

書碑傳上冊

堯典 至 益稷

此是禹貢

尚書埤傳序

六經之學非訓詁不明然有訓詁不能無異同有異同不能無踳駁他經皆然尚書為甚蓋尚書者帝王之心法治法所總而萃也後世大典章大政事儒者朝堂集議多引尚書之文為斷義解一訛貽害非尠如誤解用牲於郊牛二而世遂有主合祭天地及南郊北郊之說者矣誤解九族與罪人以族遂有旁及母族妻族而坐之者矣誤解桐宮居憂復子明辟而世遂以放君負扆直伊周之事矣誤解金作贖刑始以黃金易黃鐵解臣妾逋逃始以婦女從軍

矣誤以洪範五行 庶徵福極而介甫反之遂謂
天變不足畏矣誤以 辟為致辟居東為東征而公
孫碩膚之美不白矣誤解弱水在條支崑崙即河源
及書序成王伐東夸而漢武之窮兵西北隋唐之越
海征遼東皆不足戒矣嗟乎傳書豈易言哉百篇之
文火於秦殘於漢馬融鄭玄王肅之徒開闢草昧甚
為簡畧古文孔傳晚出書義稍顯孔穎達為之疏雖
正二劉焯焯之失未愜學者之心求其條貫羣言闡明
奧指信無逾于仲默集傳者但其意主於撥棄注疏
故名物制度之屬不能無訛筆力視紫陽易詩二傳

亦多不逮識者不能無憾焉考明初令甲本宗注疏
蔡傳附之後又以蔡傳未精命儒臣劉三吾等博采
諸說參互考訂名書傳會選頒諸學宮其後大全行
而此書遂廢又其後制科專取蔡氏而大全亦度高
閣白首窮經仍訛踵陋讀禹貢者河渠遷改眩若追
風陳洪範者九數相乘迷如辨霧此以攻經生章句
猶隔重山况望其酌古準今坐而論作而行卓然稱
有用之儒哉余竊用歎此埤傳之所由作也記曰
疏通知遠而不誣書 也夫推之時務而有宜有不
宜不可謂通試之 而或驗或不驗不可謂遠

列朝經筵進講必
尚書誠以三五以來崇功廣
業咸出其中非徒古
記言記事之體余之輯是書
也主詁義而兼及史宥臚羣疑而斷以臆說務求為
通今適用之學庶幾孔室之金石絲竹不盡至於銷
沈磨滅云爾若以仲默之書羣然尸祝不應輒有異
辭則余且撝舌而退夫仲默作傳已不盡同紫陽之
說何獨疑于生仲默之後者哉

康熙癸丑正月哉生魄松陵朱鶴齡長孺甫書

尚書埤傳凡例

經文不全解故不全載昔趙子常汾說春秋有杜氏
補注一書專取杜注之闕畧舛譌者訂正之予此書
實倣其體學者先讀蔡傳然後參觀此書斯本末畢
見矣

漢唐二孔氏去古未遠名物度数之學多得其真蔡
氏訓釋義理誠迴出注疏之上然稽古却踈又一事
而前後異解往往有之今備加剖析取注疏為主參
以諸儒之說其二孔一誤已經朱蔡改定者不更述
焉

書以道政事故先

書多援後代事為左證予竊

取其意於諸家叅論

今之說多從采摭至禹貢一

篇賦稅漕渠田功水利所載特詳

書解自注疏而外有蘇文忠軾書傳黃宣憲度書說

呂成公祖謙書說他如王介甫安石林少穎之奇葉少蘊夢得

鄭漁仲樵吳才老棫晁以道說之程泰之大昌吳斗南仁休

蔡季通元定諸家之說皆為朱子所稱蔡傳諸既行說家

盡廢又如章俊卿如愚黃東發震王伯厚應麟吳幼清澄

金吉甫履祥鄒晉昭季友王魯齋栢近代如王恭簡樵鄭

端簡曉袁坤儀黃諸家皆能發明古義為仲默功臣

余蒐緝雖勤僅存梗概學者當求全本讀之先儒之說已引

入蔡傳者今不重出

唐宋以來諸名家文集中其論說有與書義相證發者多節鈔之以備觀覽

仲默所解天文歷律得之家傳其粹義精言又多得

之朱子今人盡讀蔡傳蔡傳實未易讀也今於其難

解處特詮釋一二

書句難點朱子嘗言之矣今俗師斷句多不古諸說

中有更正者附載焉

書經考異 經文主監

堯典曰若稽古毛晃增韻曰與粵同古文尚書作欽

明文思安安王應麟曰尚書考靈曜作晏鄭氏注

安馮衍顯志寬與容覆謂之晏第五倫疏體晏鄭氏注

思唐虞之晏晏格于上下假有格音古頌切按克明

俊德俊大也音峻按韻會後祖峻切峻平章百姓平

記辨後漢書班固引協和萬邦欽若昊天象日

國避諱黎民於變時雍宅嶠夷欽若昊天象日

古字宅順象若數法宅嶠夷蔡邕石經朱子曰

名宅嶠夷史記欽若安此維與宅皆音鐸是也又釋

度通嶠夷史記欽若安此維與宅皆音鐸是也又釋

作禹鏡之經正為
鐵字蓋嶼誤而為
道日出便以殷仲春
程東作史記作便字
平秩南訛史記作便字
曰柳谷虞翻謂當為
裴松之謂翻言為然
寶石負圖即其地也
文非字形相近故漢
納日平秩西成入史
隩其民燠作鳥獸毼
六旬有暮說文作毼
元誤作正開允釐百
肩子朱啓明朱開明
朱開明避諱驩堯

寅賓出日平秩東作
史記作中鳥獸孳尾
史記作敬
史記作中鳥獸孳尾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史記作敬

惟刑之恤哉今文惟刑之恤哉今文惟刑之恤哉今文

子作州史竄三苗于危竄孟子讓于稷契暨皋陶孟

說古文作僂泉咎繇與稷民阻飢廣曰今文漢書作祖始

也索隱曰古文作近未食孔氏云五品不遜後漢書

阻難也阻祖聲相近未知誰得五品不遜後漢書

作寇賊姦宄作史記五流有宅度下同惟明克允

史記作疇若予工訓若史記下同作教胄子胄史記八音克

諧諧說文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說史記作畏忌讒

衆黜陟幽明黜史記天禹謨帝德廣運呂氏春秋引

之德廣運乃神高惟影響始加多此影古文寶三載敬

誘注此逸書也惟影響始加多此影古文寶三載敬

包改古文從今文時所易也洪始加多此影敬

他字有與古文異者多此類敬

唐改俾勿壞左傳降水傲予降孟子乃德懋說文

今文下故曰降水今集傳為長予懋乃德懋說文

蓋因孟子易之義實從降為長予懋乃德

懋字古皋陶謨叙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

在茲史記遠在已禹拜昌言昌史記巧言令色孔

士史記載采采始事事亂而敬剛而塞

塞說文作實彰厥有常書後漢夙夜浚明有家史記

夜翊日嚴祇敬六德祇振翕受敷施敷史記撫于

五辰古尚書撫字無教逸欲有邦漢書王嘉封事

靜徐廣曰流共工于幽洲孟

謚靜也孟子

讓于稷契暨皋陶孟

廣曰今文漢書作祖始

惟明克允

胄子胄史記八音克

說史記

呂氏春秋引

惟影響

敬

敬

敬

敬

敬

敬

敬

敬

敬

敬

敬

敬

民明威麟曰古文反

贊贊衰哉史記贊贊

同易一書法惟曰若之曰皆當不與古日異耳益

穰播奏庶艱食鮮食根生之食釋名艱根謂

米黼黻絺繡黼黻林艾軒云黼黻皆從火

而後見耳希與黼謂黼黻皆從火謂之希冕陸

德明云希與黼謂黼黻皆從火謂之希冕陸

同蓋有由來也作會繪會繪古字通

始滑索隱曰古文尚書作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漢

或作忽黃潘曰采與在滑與忽音相近與采始忽又

治七與在詠與忽文相近與采始忽又與

字解欽四鄰者天子必敬有四輔前曰疑後曰丞左曰

輔右捷以記之捷說文

曰弼功明敷同日奏罔功善惡則無功娶于塗山

納以言明敷同日奏罔功善惡則無功娶于塗山

試以功明敷同日奏罔功善惡則無功娶于塗山

作予娶弼成五服必切輔信也

禽獸來食聲韶九成曰箭韶箭以竿擊人也

說苑作鸛鸛韶九成曰箭韶箭以竿擊人也

切又音簫辨詳埋傳為勅天之命作陟

哉小也徐曰今從月非切禹貢隨山刊木刊史記

同至于岳陽岳陽覃懷底績致功島夷皮服島

衛既從大陸既作諱下惟兗州會漢書

記漢書作鳥獸濟尺記同說文維下同充史記作沈

灘沮會同灘作史草惟絲草漢書作十有

三載乃同年載乃漢書西作厥筐織文厥筐漢書作其下

同達于河作通下漢書漢書濰淄其道惟釋文同筐漢書或作

惟菑其史記作既海濱廣斥漢書濰下同田斥史一漢書厥

筐縻絲書作會漢淮沂其又又治史蒙羽其藝記藝史

書作藝大野既豬史野漢書作泰厥土赤埴墳同

草木漸包釋文試鄭本又作徐鄭王皆讀如熾羽畎

夏翟翟漢書蠙珠暨魚釋文云蠙本或作苞同達

于河釋文尚書作荷韻會引新安王氏說以為應從

詳非也辨陽鳥攸居書攸史記下皆同篠簞既敷篠史記

同敷作箭布下瑤琨篠簞釋文云瑤本均平鄭云盛筋器也公

于江海均讀曰公馬本均平鄭云盛筋器也公

史記作沱潛既道郭璞云潛古今字既史皆同雲

甚中作沱潛既道郭璞云潛古今字既史皆同雲

土夢作又史記作雲土夢為治索隱日夢一作曹鄒

經倒古本始改正宗作蒙漢書雲夢二字連沈括日石

時得古本始改正宗作蒙漢書雲夢二字連沈括日石

砥砮丹礪漢書九江納錫大龜納錫史記逾于洛逾

書皆作踰洛史記漢柴波既豬史記尚書作柴波今

文作榮播是水播溢之義導荷澤被孟豬導史記

漆泉締紵紵史記纖纒紵史記岷嶓既藝岷史記

左傳爾雅記漢書孟者史作明都漢書禮作盟諸厥貢

汶漢書作嶠後皆
同說文又作嶠
來漢書傾作逾于沔
終南惇物惇史記
三苗丕敘丕敘作序
昆崙析支後漢書作
砥下同記作至于陪尾
津孟史記漢至于大伾
漾史記漢為滄浪之水
池北會于滙石經及監
久矣當作北會于滙
有理但經文不可輕改

青黎土青驪其西傾因桓是
史記作澧水攸同
下同作澧水攸同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史記作澧水攸同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青黎土青驪其西傾因桓是

史記作澧水攸同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汶漢書作嶠後皆

同說文又作嶠

來漢書傾作逾于沔

終南惇物惇史記

三苗丕敘丕敘作序

昆崙析支後漢書作

砥下同記作至于陪尾

津孟史記漢至于大伾

漾史記漢為滄浪之水

池北會于滙石經及監

久矣當作北會于滙

有理但經文不可輕改

納結穎前漢書作內

王莽封王應麟曰書傳

勅絕其命鄒季友曰說

蓋篆文刀力相似而傳

記因前辨是也愚按今

民可近不可下也而語

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

冀方今失其行亂闕石

其西傾因桓是

澧水攸同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汶漢書作嶠後皆

同說文又作嶠

來漢書傾作逾于沔

終南惇物惇史記

三苗丕敘丕敘作序

昆崙析支後漢書作

砥下同記作至于陪尾

津孟史記漢至于大伾

漾史記漢為滄浪之水

池北會于滙石經及監

久矣當作北會于滙

有理但經文不可輕改

納結穎前漢書作內

王莽封王應麟曰書傳

勅絕其命鄒季友曰說

蓋篆文刀力相似而傳

記因前辨是也愚按今

民可近不可下也而語

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

冀方今失其行亂闕石

其西傾因桓是

澧水攸同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野漢書作壑

左傳祁奚不及時者殺無赦及荀子仲虺之誥史記

引作暮勳音壘說六局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

荀子作歸或作器同狄怨南面而征北狄怨又云湯始征自葛載以下

同後予后予孟子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

荀子引仲歸曰諸侯能自得師者王得友覆昏暴釋

者霸得疑者存自為謀而莫已若者亡或作暴本

湯誥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昭論語敢

皇皇不敢赦帝有與之戮力說文作戮戮爾有善朕弗敢

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論語帝臣

帝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

方論語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無以爾萬

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漢書惟太甲元年十有

旦冬至伊尹祠于先王漢書伊尹祠于先王誕資有

先王于方明方曰方明牧方明者謂冬至越第祀

飾以六玉如神之有主儀禮有之繪以六色造攻自

鳴條朕哉自亳朕載自亳哉從諫弗弗先

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荀子引書云從諫而不

明為下太甲辟不辟禮記作厥旁求俊彥本或作俊

無越厥命釋文云越茲乃不義自作孽不

可逭逭孟子后來無罰孟子作后視乃厥祖集傳本

咸有一德厥德匪常本皆作匪常賢材集傳作才按才材七世

亦作靡常非是集傳賢材並見說文有別材

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怪萬夫之長 **盤庚** 釋文云盤本又作盤庚之誥 若顛木之有

由蓋古文者也而後人為因自之通稱已讀若舍徐

鉉曰孔安國注尚書以由為用用柝語不通柝又作

葛切五不昏作勞釋文云爾雅昏皆訓彊故兩存越其

罔有黍稷本又作粵相時儉民廉切利口也息邦之

臧惟汝眾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國語引臧則維

予一眾國之有逸罰維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

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 **說**

命 亮陰三祀 禮記作諒闇注讀為梁

梁闇漢志作涼陰鄒季友曰亮音與梁同陰音與庵

同按庵字與鶴同音後漢書方有之故鄭氏以鶴為

音今當易之旁求于天下 說文引商書使百工說築

以便流俗 **傳巖之野** 作險 **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

用汝作霖雨 若天旱用水作霖雨 **若藥不瞑眩**

文作眊 **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禮引兌命爵無及黷

莫甸切 **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禮記是謂不敬

事煩則亂 **惟學遜志務時敏** 遜志禮記 **高宗彤日惟**

先格王 作假後同 **惟天監下民** 天監下 **天既孚**

命正厥德 漢書作付 **王司敬民罔非天庥典祀無**

豐于昵 史記王嗣敬民罔非天 **西伯戡黎** 戡爾雅注

繼史常祀無禮于弃道

豐于昵

繼史常祀無禮于弃道

作堪黎說文作既音其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作安不

虞下多 大命不摯摯說文作藝 微子今殷其淪喪若

涉大水其無津涯史記今殷其典喪 我其發出狂史

記其起往注引鄭玄云 我家耄遜于荒史記作我 天毒

降災荒殷邦史記作天篤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

牲用史記作今殷民乃 用又讐斂釋文云讐馬本

斂我舊云刻子刻論衡 泰誓孟子國語作太孔傳

晁氏曰古文作大誓與大誥同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

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

越厥志孟子天子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

越厥 離心離德左傳作亦有 取彼凶殘我伐用張孟子

則取于殘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

殺伐用張罔或無畏寧爾也非敵牧誓 牧誓林音某地名 左杖黃

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敵牧誓 牧誓林音某地名 左杖黃

鉞右秉白旄說文鉞作髦 逝矣西土之人注逝爾雅稱爾

戈注爾雅惟恭行天之罰 固引作龔 尚桓桓說文

狗胡官切 如虎如貌如熊如羆于商邦弗迓克奔史

如虎如羆如豺如螭不禦武成 旁死魄說文作霸然

貌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

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孟子東征綏厥士女匪

惟臣附于大邑周。篚本作匪說文引逸書作釗釗也

也師逾孟津亦作石經監本同釋文云本血流漂杵

文尚書血流漂櫓通作鹵一戎衣天下大定中庸一

有天下大賚于四海論善人是富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論語所重洪範春秋皆作鴻王乃言曰嗚呼漢書乃

民食喪祭洪範春秋皆作鴻王乃言曰嗚呼漢書乃

同嗚呼史記於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史記陰作

定下惟民相和其居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史記陰作

皆同道下惟民相和其居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史記陰作

事敬漢書進也羞協用五紀曰讀曰叶和也古用三

德又漢書進也羞協用五紀曰讀曰叶和也古用三

六極人用從作又治下同威用六極馬融曰天所以畏

文作明作哲史記作智漢書作哲則讀為哲鄒季友
睿哲之列反字與晰同下當從日從口非復同陳
曰源曰哲反字與晰同下當從日從口非復同陳
啓源曰哲反字與晰同下當從日從口非復同陳
而慈訓敬則慈用敷錫厥庶民作其下皆同厥不協
字之義稍殊慈用敷錫厥庶民作其下皆同厥不協
于極不懼于咎不協不懼大傳無虐瑩獨侮大傳
記作母侮鰥寡以下無字于其無好德史記作好于無
皆作母侮鰥寡以下無字于其無好德史記作好于無
偏無陂玄史記以此句韻讀不協鄒季友曰陂古泰卦无平不
陂釋文陂字頗音遂改須頗為必改字也顧陂二字
皆從皮古字頗音遂改須頗為必改字也顧陂二字
曰宋宣和六年詔洪範復為頗監本未嘗復舊然
况以古音引此正作頗而文有頗字皆音之語
周官注音求之頗為協○吳棫曰古義頗字皆音之語
義以叶俄音唐明皇以義字今音為偏無頗遵王之
改頗為陂以從今音而古音遂湮滅矣

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應麟曰春秋有作或王

之法曰無或作利從王之指無或無偏無黨說苑作

作惡從王之路蓋述洪範而失之無偏無黨不偏不

黨是彛是訓作彛史記于帝其訓下是訓同順彊弗友

剛克弗史記變友柔克隱史記內當為變沈潛剛克左

引商書曰沈漸剛克史記亦曰兩曰霽曰蒙曰驛曰

克尚書記作驛音蒙王應麟曰霽曰禮太卜注引洪範

曰兩曰塗曰圍者色澤光明古詩正義洪範卜兆有五曰

引書圍注云圍者色澤光明古詩正義洪範卜兆有五曰

下地氣不上也圍升雲升有半無也霽一作霽又作蒙

今文霽作驛曰貞曰悔荒說內切行忒史記五者來備

謂之五麟曰史記謂之五事來備後漢書荀爽庶草蕃廡

說文作繁無後漢書班固引作蕃蕪鄒季友曰古文

蕃廡之廡但作無音武而尚書今文加作以別之廡

人既以無為有無之無而義則非矣說文廣以別之廡

乃堂下無室之名音同而義則非矣說文廣以別之廡

書作蕃無也當從說文為人省兩時暘若漢書暘作

燠若史記燠恒雨若常史恒作豫論史記漢書

舒曰蒙書史作霧漢書王省惟歲省史俊民用章俊史

同旅釋文不見古文妄為此說也疏惟德其物傳其

繫金滕王有疾不豫羊說文切喜也植璧秉珪孔疏

古置字謂置璧三王之坐也愚按商頌是有丕子之

責于天隗史記不作負索隱引鄭之立責本不讀負乃并是

吉并論衡引筮又解我之弗辟釋文云馬鄭本讀

盡弁以啓金滕之書史記開金滕朝服**大誥**天降割于我

家釋文云割害民獻有十夫大誥云民儀有十夫本此

天棐忱辭曰棐朱子云合受物之匪忱漢書作謀。陳啓源

以非諧聲亦訓器後借為非義用而訓器之匪字從此而

竹為筐棐從木輔也輔即弓檠故從木遂通用為輔

蓋非匪皆器可通用也至入貢棐之輔匪之為匪則

不可通也朱子因師古注謂棐忱之棐亦合作匪

之**康誥**克明德慎罰大學作克明德俊德弘于天荀

覆引書作弘天畏棐忱注爾雅威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

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荀子作義刑義

惟曰未殺越人于貨啓不畏死罔弗憻孟子啓作凡

弗敬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

以懌敬忌一人以懌**酒誥**淫泆于非彝釋文云泆本

佚盡執拘以歸于周虎拘說文切搗也**梓材**至于屬婦屬

文作惟其塗丹雘說文何切搗也**梓材**至于屬婦屬

作**召誥**則無遺壽考漢書考老無王乃初服嗚呼若生

子論衡作今王初服**洛誥**越三日丁巳越說文頌朕

不暇布頌說文切分也公無困哉哉漢書**多士**馬釋文云

義同愚謂此即大淫泆有辭釋文云過也予惟率

肆矜爾率肆論衡爾不啻不有爾土徐本云啻**無逸**

嚴恭寅畏嚴寅史記作敬治民祇懼作振舊勞

嚴恭寅畏嚴寅史記作敬治民祇懼作振舊勞

嚴恭寅畏嚴寅史記作敬治民祇懼作振舊勞

嚴恭寅畏嚴寅史記作敬治民祇懼作振舊勞

于外爰暨小人外史為記久勞于乃或亮陰三年不言

其惟不言言乃雍言言乃謹禮記亦作謹嘉靖殷

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于小大無怨肆高宗之

享國五十有九年王應麟曰石經作肆高宗之享國

壽愚按高宗即位百年者本紀無考魯世家引無逸

云五十五年此曰百年者恐是併生年數之猶呂刑

云穆王身能保惠于庶民施小民保文王不敢盤于

遊田盤後漢書郵無或胥壽張為幻壽爾雅作俯韻

子陳風誰俯美程君奭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

上下遏佚前人光漢書作嗣事子孫大不天難謀乃

其墜命漢書作天應非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

禮記作在昔上帝周田迪見冒釋文云冒馬本

之命囚蔡叔于郭鄰號黃度曰郭鄰逸書作號蔡仲

用愚按周公羊傳虞虢作虞郭左傳注號亦作郭又按

今本逸周書郭鄰作郭凌黃氏云逸書作號豈傳本

有異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敬終終以慎始而多方

同耶敬終終以慎始而多方

勸于帝之迪釋文云迪馬本因甲于內亂甲孔傳作

人甲與夾通用鄭玄王肅皆解作狎愚按衛風能不

我甲韓詩作狎毛傳亦解作狎此甲字當與彼同

洪舒于民舒古文作茶薛肇明曰大為民茶毒也愚

音舒禮玉藻天子史記通茶建元侯表荆茶是懲茶

斷目必茶皆音舒謂舒徐也古二字通用叨憤日

欽若擊說文戾也爾罔不克臬馬釋文云臬爾尚不忌

于凶德說文尚切立政其在受德啓說文

作而罔有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釋文云王應麟曰後
擇言在躬封事作天齊子人假我雖休勿休惟敬五
漢書楊賜桓君章句即歐陽尚書劉愷引作詳刑
一日賜通桓君章句即歐陽尚書劉愷引作詳刑
刑休祇事不怠勿告爾祥刑注後漢書劉愷引作詳刑
也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何敬非其罪惟鈞其罪惟鈞
非與惟來釋文云來馬本求作其罪惟鈞
宜與惟來釋文云來馬本求作其罪惟鈞
簡孚有衆無簡不聽具嚴天威有稽簡信有衆惟訊
天墨辟疑赦其罰百錢徐史記墨作黥無簡不疑共嚴
威錐六鈞也周其罰惟倍當史記作蓰五倍灑徐廣曰
禮謂錐為鈞也周其罰惟倍當史記作蓰五倍灑徐廣曰
疑赦作刑周禮作別史記作臄漢書
刑適重上服刑後漢書劉愷引作重上刑罰世輕世重
刑適重上服刑後漢書劉愷引作重上刑罰世輕世重

書應劭引作哀矜折獄漢書作哀矜折獄報以庶尤
時輕時重尤說文
尤說文尤說文
文侯之命昭升于上作升史記敷聞在下敷後
作罔或者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漢書罔克者修
傳罔或者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漢書罔克者修
捍我于艱捍我于艱
地誓衆因行獮田之禮善赦乃甲冑乃
也築地名即魯費邑之禮善赦乃甲冑乃
獲釋文云杜時乃糗糧糗糧乃甲冑乃
遂史記秦誓若弗云來周必讀秦誓本義始知今云
作遂史記秦誓若弗云來周必讀秦誓本義始知今云
字乃負之者文愚按漢韋賢傳引文苑英華賦多用
書雖則負之者文愚按漢韋賢傳引文苑英華賦多用
截截善編言截截善編言
斷斷猗斷斷猗
是能容之是能容之
若有一介臣若有一介臣
是能容之是能容之
亦亦

職有利哉

亦職大學

冒疾以惡之

作冒大學

違之俾不

達

達大學
作通

吳才老王伯厚皆有考異今因其本而廣之所引
皆兩漢以前之書史記多刪改經文間有謬誤故
不全錄

尚書埤傳首卷

今文古文

唐孔氏曰按伏生今文歐陽和叔夏侯勝夏侯建三家所傳及蔡邕所勒石經是也孔氏古文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所傳是也劉歆賈逵馬融等並傳孔學云十六篇逸與安國不同者良由孔注之後其書散逸不行庸生賈馬等惟傳孔學經文三十三篇鄭玄與三家同題曰古文尚書而經字多異安國作傳值巫蠱不行諸儒知孔本五十八篇亦畧見百篇之序遂有張霸者偽作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

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罔命二十四篇又以伏生之二十八篇復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及泰誓共為三十四篇以求合於孔氏五十八篇之數劉向別錄班固藝文志後漢儒林傳所稱古文尚書者實張霸偽書也

朱子曰孔安國序言伏生失其本經口以傳授漢書乃言初亦壁藏而後亡數十篇其說與孔不同蓋傳聞異辭爾至於篇數亦復不同者伏生本但有堯典臯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

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方多士立政無逸君奭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凡二十八篇後人加泰誓一篇偽泰誓故為二十九

篇也

章如愚曰史記及儒林傳皆云伏生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泰誓非伏生所得而云二十九篇

者司馬遷在武帝時見偽泰誓出附入伏生書內遂誌而言之其實偽泰誓得之民間不與伏生所傳同

也其古文二十五篇者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罔命復出者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凡五篇其百篇之序合為一篇共五十九篇即今所行

五十八篇而以序冠首者也為四十六卷者孔疏以為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也同卷者太甲盤庚說命泰誓皆三篇共序減八卷又大禹謨臯陶謨益稷康誥酒誥梓材亦各三篇共序又減四卷通前減十二卷以五十八卷減十二卷故但為四十六卷也漢儒謂伏生之書為今文孔安國之書為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為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之然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為紀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故訓誥誓命有難易之不

同此為近之然伏生背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考定於蝌斗古書錯亂磨滅之餘乃專得其所易此又有不可曉者至於諸序之語或頗與經不合如康誥酒誥梓材之類而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獨諸序之本不先經則賴安國之序以見

馬端臨曰漢儒林傳言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唐藝文志有今文尚書十三卷注言玄宗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然則漢之所謂古文者蝌斗書今文者隸書也唐之所謂古文者隸書今文者

世所通用之俗字也。隸書秦漢間通行，至唐則久變為俗書矣。何尚書猶存古文乎？蓋安國所得孔壁書，雖為之傳，未得立於學宮。東京以後，名儒亦未嘗傳習。至隋唐，方顯人往往以僻書與傳視之，繕寫傳授者少。故所存者尚是安國所定之隸書，未嘗改從俗字也。噫！百篇之書，遭秦火而亡，其半所存五十八篇，此二十五篇者，書雖傳而字復不諧於俗人罕習之。蓋出自孔壁之後，又晦昧數百年，而學者始得以家傳人誦也。晁說之曰：唐明皇改古文從今文，陸氏釋文猶存一二呂微仲得古本於宋次道王至仲家，以較釋文，雖小有異同，大體相類。田應麟曰：按國史藝文志，唐孝明寫以今字藏其舊本，開寶五

年別定今文音義，咸平二年孫奭請摹印古文音義，與新定釋文並行。今亦不傳。馬端臨曰：陸德明所釋乃古文尚書，與唐明皇所定今文時異。宋開寶中，令陳鄂刪定其文，改從顏達書。今注疏所載者，非原本也。

陳第曰：孔安國古文二十五篇，至東晉始顯。唐孔氏疏之始，大行於世，未有議其為偽者。宋吳才老始曰：安國所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聱牙，至有不可讀者。朱考亭因之曰：安國書至東晉時方出，前此諸儒皆未見可疑之甚。吳草廬澄又因之曰：二十五篇采輯補綴，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秦漢以前之文。噫！三子言出，疑古文者紛

然矣愚竊以為過也今文自殷盤周誥外若堯典臯
謨甘誓湯誓高宗彤日西伯戡黎牧誓洪範無逸顧
命何嘗不文從字順乎况書之顯晦亦自有時春秋
有左公穀三家左最後立詩有齊魯毛韓四家毛最
後顯傳禮者五家小戴最後出卒之左傳毛詩小戴
皆孤行至今未嘗以前人未見遂疑為偽也左傳國
語論語孟子禮記呂氏春秋諸書所引二十五篇彬
彬具在今謂作古文者采綴古文字句為之是倒置本末
反以枝葉為根幹也愚嘗考前漢民間得泰誓三篇
有白魚入於王舟火復於王屋流為烏諸語董仲舒

對策司馬遷本紀皆引用之矣馬融書序曰泰誓後
得按其文皆淺露吾見書傳多矣引泰誓而不在泰
誓者甚多孔穎達曰今泰誓所無者古文泰誓皆有
則古文為真復何疑乎愚又考孔子刪書百篇遭秦
火伏生壁而藏之亡數十篇及孔安國得古文尚書
多二十餘篇是安國所得即伏生所亡也校之百篇
尚存其半豈非斯文大幸歟後儒乃以今文真也古
文偽也不過謂其文章爾雅訓詞坦明耳今以觀左
國禮記諸書傳所引二十五篇者多至八九章少亦
三四章皆爾雅坦明無艱深險澀語豈所引者皆偽

乎夫為諸書所稱引者既皆爾雅坦明而諸書所未稱引者必欲其艱深險澀是一篇而二體也豈虞夏商周之本經乎

愚按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曰古文尚書與逸禮左傳藏於祕府伏而未出孝成帝愍學殘文闕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以此三事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脫編抑而未施據此則成帝時古文已出特以脫簡未立學官耳何得云偽後漢紀章帝建初八年十二尚書安帝延光二年正月選三舍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尚書毛詩穀梁春秋各一人賈逵傳肅宗好文尚書達教為帝言古文與經傳爾雅訓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為三卷帝善

之東觀漢記杜林從張竦受學博洽多聞於西州吳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以授衛宏古文遂傳於世草廬既辨古文為偽矣而其所撰三禮考注凡釐正周禮六官之舛錯者一以周官邦治邦教邦禮等語為據夫周官非古文歟草廬於此尚未有定見而後儒趙子常歸熙甫輩皆祖述其說何歟

刪次

唐孔氏曰鄭康成作書論依尚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四篇斷遠取近言可以為世法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斷自唐虞以下者孔君無明

說書緯以為帝嚳以上朴畧難傳唐虞以來炳煥可數

程子曰五帝之書既皆常道又去其三蓋上古雖已有文字而制立法度為治有跡有史官以識其事則自堯始耳

朱子曰孔安國書序孔子贊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邱按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周公所錄必非偽妄而春秋時三墳五典八索九邱之書猶有存者若果全備孔子亦不應悉刪去之或其簡編脫落不可通曉或是孔子所見止是唐虞以下不可知

耳

書序

朱子曰書序疑非孔子所作然相傳已久今亦未敢輕議

林之奇曰書序乃歷代史官轉相授受以書為之總目者謂為孔子所作則未必然

蔡氏曰書序決非孔子所作孔安國雖說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而未嘗以為孔子所作至劉歆班固始以為孔子

鄒季友曰某曾大父魯卿從學朱子因論書小序曾

大父曰魯之先君當諱其名乃費誓書曰伯禽春秋書秦伯任好卒秦誓乃書秦穆公皆非聖人筆削之例朱子曰然史記盡引今文書二十八篇及偽泰誓一篇並不引孔壁所增諸篇是太史公未見孔壁書明矣然却多引小序雖亡篇之序亦有之意西漢時自有百篇之序故太史公見之造偽書者亦見之非專出於孔壁也

孔傳

葉夢得曰書五十八篇出於伏生者初二十八篇出於魯共王所壞孔子宅壁中者增多二十五篇伏生

書後傳歐陽歙魯恭王壁中書孔安國為之傳漢興諸儒傳經次第各有從來伏生當文帝時年已老口授晁錯頗雜齊魯言或不能盡辨他經專門每輒教家惟書一傳氏安國無所授獨以隸書易蝌斗自以其意為訓解不及列於學宮故自漢迄西晉言書惟祖歐陽氏安國訓解晚出皇甫謐家所謂二十五篇者雖當時揚雄杜預之徒皆不及見劉向以魯壁中書校伏生本酒誥亡簡一召誥亡簡二字之不同者尤多

漢書藝文志劉向以中古文枝歐陽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書非一代

者脫亦二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

之言也其文字各隨其世不一體其授受異同若此
大抵簡質淵慤不可遽通自安國學行歐陽氏遂廢
今世所見惟伏生大傳首尾不倫言不雅馴至以天
地人四時為七政謂金縢作於周公沒後何可盡據
其流為劉向五行傳夏侯氏災異之說失孔子本意
益遠隋志云濟南伏生之傳惟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而又多乖戾吳氏曰馬融鄭康成之
學悉本安國自以為博考經傳采摭羣言其所發明
信為有功余又讀春秋傳記禮孟子荀子間與今文
異同孟子載湯誥造攻自牧宮不言鳴條春秋傳述
五子之歌衍率彼天常一句證康誥父子兄弟罪不

相及左傳白季引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
不共不相及也又苑無忌引康誥云父子兄弟
罪不及今文乃無有苟若卿引仲虺曰諸侯能自得師
者王得友者霸引康誥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懾其謬
妄有如此者禮記以申勸寧王之德為由觀文王以
庶言同無則繹字其乖牾有如此者微孔氏則何所
取正余以是知求六經殘闕之餘於千載淆亂之後
豈不甚難而不可忽哉

陳氏曰考儒林傳孔安國以古文授都尉朝朝傳膠
東庸譚譚傳清河胡常常傳徐敖敖傳王璜及塗惲
惲傳河南桑欽至東桑都則賈逵作訓馬融鄭玄作傳

注而達父徽嘗受其書於塗暉達傳父業雖曰遠有源流然而兩漢名儒皆未嘗實見孔氏古文也豈惟兩漢魏晉猶然凡杜征南以前所注經傳有援大禹謨五子之歌肩征諸篇皆曰逸書其援泰誓則云今泰誓無此文蓋伏生書亡泰誓泰誓後出武帝末民間有獻者別錄云武帝末得於壁內獻之所載白魚火鳥之祥實偽書也然則馬鄭所解豈真古文哉故孔穎達謂賈馬輩惟傳孔學二十三篇即伏生書也亦未得為孔學矣穎達又云王肅此曹魏人字子雍注書始似竊見孔傳故於亂其紀綱以為夏太康時王應麟曰王肅注尚書其言多是孔傳疑肅見

古文匿之皇甫謐得古文尚書於外弟梁柳作帝王而不言也世紀往往載之蓋自太保鄭冲冲授蘇愉愉授梁柳柳授臧曹曹授梅蹟蹟奏上其書時已亡舜典一篇至齊明帝時姚方興得於大航頭獻之事未施行方興以罪戮隋開皇搜索遺典始得其篇夫孔注歷漢末無傳晉初猶得存者雖不列學官而散在民間故也

馬廷鸞曰據書序所言則古文尚書其經已送之王官藏之中祕其傳則遭巫蠱而不復上聞藏之私家以其未立學官是以經隱而傳不行於世劉歆遺太常書所謂藏於祕府伏而未發者也中祕書非世儒所

所見宜乎趙岐韋昭杜預諸注所引古文書皆指為逸書也

愚按今文尚書今見於史記注者與古文時異如舜讓於德弗嗣之作不怡在治忽以出納五言之作采政忽滎波既豬之作滎播考其文義俱古文為優據孔安國尚書序云於壁中得蝌斗書以所聞伏生者是正文義定其可知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則是參勘彼此舍短取長孔氏之於書厥功大矣其所為傳雖未必皆當而辭旨簡質非魏晉間人所能辦安得以其後出而過疑之哉安國之書雖遞有傳授而

漢儒異師相攻甚於仇敵當馬融鄭玄趙岐注書之時安肯出以相示則諸儒之未見古人經傳無足怪者不獨以藏於中祕之故也安國訓皇極為大中而漢書載谷永疏有明王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語疑其書當時已出故永得見之特未大顯於時爾

時世

葉夢得曰書自立政而上非臯陶伊尹周公傳說之辭則仲虺祖乙箕子召公後世以為聖賢不可及者也其君相與往來告戒論說則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是以其文峻而旨遠自立政而下其君則成王康王

穆王平王其臣則伯禽君陳君牙至於秦穆公其辭則一時太史之所為也視前為有間矣是以其文亦平易明白意不過其所言孔子取之特以其有合於吾道焉爾

程實之曰讀尚書當識唐虞三代氣象唐虞君臣交相儆戒夏商以後則多臣戒君耳禹臯戒君儆於未然辭亦不費夏商以後則事形而後正救之如太甲高宗彤日旅獒等篇且反覆詳至不憚辭費矣啓與有扈戰於甘野以天子之尊統六師與一強諸侯對敵前此未有也湯之伐桀自湯誓湯誥外未嘗數桀

之惡且有慚德焉武之伐紂則有泰誓牧誓武成凡五篇惟恐紂惡不白已心不明略無慚意矣伊尹諫太甲不從而放之前此未有也伊使無尹之志其去鸞拳幾何然太甲天資力量遠過成王太甲悔過尹遂可以告歸周公則疑謗交起雖風雷彰德之餘宅中圖大之後不敢去國且切切挽召公以共濟用力何其艱也堯以天下位授舜舜以天位授禹此豈細事而天下帖然無異詞盤庚以圯於耿而遷國本欲安利萬民乃臣民譁然至勤訓諭三篇僅而克濟然盤庚猶可也周之區處殷民自大誥以後畢命以前藥石

之飲食之更三紀之久君臣共以為國家至重至大之事幸而訖於無虞視堯舜區處苗頑又何一甚暇一甚勞也精一允執無俟皇極之煩言欽恤惟明何至呂刑之騰說降是則魯秦二誓見取於經而王跡熄霸圖興矣時變有汙隆風俗有厚薄讀其書所以貴於論其世也

文體

陳壽曰咎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

唐孔氏曰孔君書序云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

此六者之外尚有征貢歌範四者并之則有十孔不言者不但舉其機約亦以征歌貢範非君出言之名六者可以兼之

林之奇曰禹貢寶典之體

朱子曰古史之體可見者書與春秋而已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書則每事別記以具事之首尾意者當時史官既以編年記事至於事之大者則又采合而別記之若二典所記上下百有餘年而武成金縢諸篇其所紀載或更歲月或歷數年其間豈無異事蓋必已具於編年之史而今不復見矣

葉夢得曰尚書文訓誥多艱澀而誓命多平易蓋訓

誥多是紀錄當時號令於衆之本語故其間多有方言及古語在當時則人所易曉而於今世則反為難知誓命則是當時史官所撰際括潤色麤有體制故在今日亦不難曉耳

董鼎曰尚書得於煨燼斷爛之餘百篇僅存其半而宏綱實用無所不該故六經莫古於書易雖始自伏羲然有卦未有辭辭始於文王耳六經莫備於書他經各主一事而作易主卜筮即洪範之稽疑也禮主節文即虞夏之五禮也詩主咏歌即后夔教也樂也教也周禮設官即周官六卿率屬之事也春秋褒貶即臯

陶命德討罪之權也五經各主帝王政事之一端書則備紀帝王政事之全體

王應麟曰文心雕龍言書標七觀按孔子云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洪範可以觀度禹貢可以觀事臯陶謨可以觀治堯典可以觀美見大傳

尚書埤傳卷之一

吳江 朱鶴齡長孺 輯

宣城 沈壽民眉生

崑山 顧炎武寧人 訂

虞典書

堯典

按典謨五篇皆以曰若稽古發端蓋出于一人之手恐難獨分堯典為虞史所作堯典篇末言舉舜事伏生本又以舜典合為一篇宜後人稱虞書也唐虞夏雖曰異代實相去不遠而典謨

載堯舜禹臯陶事皆曰稽古其為夏啓以後史
臣所作明矣然亦必唐虞之時自有紀載夏史
但修纂成篇耳春秋傳多稱夏書原所作也

曰放勳

放古倣字**孔傳**言堯能放上世之功**蘇傳**放法也
堯有可法之大功曰放勳**愚按**放本訓倣效堯之
大功為萬世聖人立極所謂堯有可法之大功也
蔡作推而放之四海之放乃林少穎之說

克明俊德 九族 百姓

孔傳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鄭玄**云俊德賢才兼

人者**愚按**蔡傳俊大也蓋本大學義解書然堯之
大德上章已詳之矣九經尊賢先于親親則孔鄭
之說未嘗不通明即明揚之明俊德即俊又在官
九德咸事豈必謂堯之放勳原本于德而復以此
語隲括之乎大學所引三書皆斷章取義其易俊
為峻音近而義則不同說文云俊材過千人也徧
考字書俊無訓大者惟詩之駿命駿惠訓大仲默
之意蓋以俊可與駿通然非本義也若俊可訓大
大學引書何必易俊為峻乎

九族**孔傳**高祖至玄孫之親**蔡傳**兼五服異姓言

愚按喪服小記云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鄭氏注上

親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高祖以孫親玄孫九也上殺下殺

旁殺而親畢矣以此證之從古注是

百姓**孔傳**百官族姓**蔡傳**畿內民庶也**愚按**上古

未有姓有德則賜之左傳所謂天子建德因生以

賜之姓也經傳百姓或為百官或為萬民此從古

注無害如武成萬姓悅服則斷言民也

乃命羲和 歷象日月星辰 敬授人時

孔傳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疏**

曰楚語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神人雜擾顓頊受

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

其後三苗復九黎之惡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

者使復典之以至于夏商據此文則自堯及商無

他姓也吕刑先重後黎此先羲後和揚子法言云

羲近重和近黎是羲承重而和承黎也羲和雖別

為氏族而出自重黎故吕刑以重黎言之**又曰**馬

融鄭玄皆以此命羲和者命為天地之官下之分

命申命分四時之職周官之六卿倣是傳言此舉

其目下別序之則惟命四人無六官也**金履祥曰**

朱子曰羲和即是下四子或云有羲伯和伯共六

人未以是按尚書大傳舜巡四岳祀泰山霍山奏

羲伯之樂華山宏山宏山當作恒山奏和伯之樂其方與

時與二氏所掌者合則羲伯和伯當有其人蓋四

子分職必有二伯以總之不然歷法無所統矣愚

按有仲叔則必有伯可知但考聖賢羣輔錄自羲

和死後分置八伯羲仲羲叔之後為羲伯和仲和

叔之後為和伯則仁山所引未足據耳黃度曰羲和封國不

可考今絳州稷山縣有羲和墓○王氏曰昔少昊氏命官鳳鳥氏

司歷玄鳥氏司分伯趙氏司至青鳥氏司啓丹鳥

氏司閉位五鳩五雉五扈之上古聖人重歷教如

此堯世命官步占曰欽曰敬最為詳嚴及夏羲和

合為一其職已略至周太史掌歲年以下大夫為

之馮相氏掌日月星辰以中士為之則其官益輕

至漢而司馬遷以為星歷之官近于卜祝主上所

俳優畜之則愈益輕矣蓋初統造始推測天度非

上哲不能及成法已具有司守之亦可步占所以

始重終輕其勢然也

孔疏傳云星四方中星總謂二十八宿也日月所

會與四方中星俱是二十八宿舉其人目所見為星論其日月所會為辰其實一也愚謂作歷觀象

恐緯星亦在內但以經星為主耳○**黃氏曰**天體

圓地體方天包地地依天天體周圍三百六十五

度四分度之一陳植木鍾集云四分其徑一百二

十一度四分度之三凡一度為百分四分度之一

即百分中二十五分也四分度之三即百分中七

十五分也天左旋東出地上西入地下晝夜行三

百六十六度四分度之一緣日東行一度故天左

日復出于東方也地體徑二十四度其厚半之勢傾東南

其西北之高不過一度邵雍謂水火土石合而為

地今所謂二十四度者乃土石之體耳土石之外

水接于天皆為地體地之徑亦得一百二十一度

四分度之三也兩極南北上下樞是也北高而南

下自地上觀之北極出地上三十五度有餘南極

入地下亦三十五度有餘兩極之中皆去九十一

度三分度之一謂之赤道橫絡天腹以紀二十八

宿相距之度大抵兩極正居南北之中是為天心

中氣存焉晝夜循環斡旋天運自東而西左旋分為

四時寒暑所以平陰陽所以和也日體徑一度半

自西而東右旋一日行一度一歲一周天所行之路

謂之黃道與赤道相交半出其外半入其內冬至

之日黃道出赤道外二十四度去北極最遠辰出
申入故時寒晝短而夜長夏至之日黃道入赤道
內二十四度去北極最近寅出戌入故時暑晝長
而夜短春分秋分黃道與赤道相交當兩極之中
卯出酉入故時和而晝夜均焉月體徑一度半一
日行十三度百分度之三十七或問朱子曰行一
奇如何却是遲曰歷家二十九日有餘一周天所
是將他退的度数算 行之路謂之白道與黃道相交半出其外半入其
內出入不過六度如黃道出入赤道二十四度也
日陽精猶火月陰精猶水火則有光水則含影故

月光生于日之所照魄生于日之所不照當日則
光明就日則光盡與日同度謂之朔月行潛于日
滿一週三謂之弦分天體為四分謂初八日及二
一遠日三分謂之暹三暹日一暹日一分謂之
半明半魄如弓張弦上弦昏見故光在西下弦旦
見故光也 衡分天中謂之望謂十五日出東東西相望光入西
在東也 魄光盡體伏謂之晦謂三十日月行近于月行
生也 白道與黃道正交之處在朔則日食在望則月食
日食者月體掩日光也月食者月入暗虛不受日
光也暗虛者日正對照處○暗虛此張衡之說
謂對日之冲其大如日日光不照謂之暗虛
暗虛逢月則月食今歷家望月行黃道則直暗
虛矣音虛有表裏淺深故月食有南北多寡 經

星三垣二十八舍中外官星是也計二百八十三
官一千五百六十五星其星不動三垣紫微太微
天市垣也二十八舍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為蒼
龍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為靈龜西方奎婁胃昂
畢嘴參為白虎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為朱雀中
外官星在朝象官如三台諸侯九卿騎官羽林之
類是也在野象物如雞狗狼魚龜鼈之類是也在
人象事如離宮閣道華蓋^五之車之類是也經星則
隨天運轉而聽命于七政七政之行至其所居之
次或有進退不常變異失序則災祥之應如影響

焉緯星五行之精木曰歲星火曰熒惑土曰填星
金曰太白水曰辰星并日月謂之七政天行速七
政行遲遲為速所帶故與天俱東出西入也十二
辰乃十二月斗綱所指之地也斗綱所指之辰即
一月元氣所在謂之月建斗有七星第一星曰魁
第五星曰衡第七星曰杓此三星謂之斗綱如建
寅之月昏則杓指寅夜半衡指寅平旦魁指寅他
月放此十二次乃日月所會之處日月一歲十二
會故有十二次建子名玄枵建丑名星紀建寅名
析木建卯名大火建辰名壽星建巳名鶉尾建午

名鶉火建未名鶉首建申名實沈建酉名大梁建戌名降婁建亥名娵訾十二分野即辰次所臨之地也凡日月之交食星辰之變異以所臨分野占之

孔疏書大傳云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穀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斂天子南面而視四方星之中知人緩急故曰敬授人時

分命申命

袁黃曰此時歷尚未成推測考驗候正以作歷也古說

此如近世元時造歷考驗凡二十七所南盡朱崖北盡鐵勒測候調當總報該司因而作歷分職頒布非謂春歷但頒東方夏歷但頒南方只為春生之氣惟東方得其真夏長之氣惟南方得其真故名就其方而考之如日出于卯理宜候之于東日沒于西理宜候之于西日中之景在南理宜候之于夏北方無日故不書

宅嵎夷 星鳥

鄒季友曰宅蔡邕石經作度鄭氏周禮注引書度西曰柳谷朱子語錄云古字宅度通用宅嵎夷之

類想只是四方度其日景以作歷耳嶠夷薛肇明云今登州之地孔疏鳥南方朱鳥七宿者在天成象星作鳥形曲禮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雀即鳥也武謂龜甲捍禦是天文有龍虎龜鳥之形也四方皆有七宿各成一形南方之宿象鳥故言鳥謂朱雀七宿也金履祥曰午上有鸛鳥星在星鳥未為鸛首已為鸛首是也此言星鳥總舉七宿夏言星火獨指房心虛昴又舉一宿文不同者互相通也張氏曰南言星鳥則東方蒼龍北方玄武西方白虎可知東言大火則南之鸛火西之大梁北之玄武可知

知西言虛北言昴則東之房南之星可知皆互推之也朱子曰中星或以象言或以次言或以星言者蓋星適當昏中則以星田言如星虛昴星是也星不當中而適當其次者則以次言如星火是也次不當中而適介于兩次之間者則以象言如星鳥是也鄭伯熊曰二十八宿環列四方隨天而轉天形北傾故北極居天之中而常在天北二十八宿常半隱半見日東行歷二十八宿故隱見各有時必于南方考之仲春之月星火在東星鳥在南星昴在西星虛在北至仲夏則轉鳥而西矣火轉而南

虛轉而東昂轉而北仲秋則火轉而西虛轉而南
昂轉而東鳥轉而北至仲冬則虛轉而西昂轉而
南鳥轉而東火轉而北來歲仲春則鳥復轉而南
矣循環無窮此堯典考中星以正四時甚簡而明
異乎月令之星舉月本也陳氏曰堯典惟舉四仲
初昏之中星月令則十二月備舉之堯典中星舉
四象十二次月令專舉二十八宿且患井斗度濶
而別舉弧建以審之王應麟曰弧與建星非二十
八宿而昏明舉之者由弧星
近井建星近斗堯典惟求之初昏月令則并求之
此出月令正義且而必考日行所在以見中星去日遠近之度焉

方回曰堯典言分至之中月令言昏旦之中堯典
以時為主月令以月為主故詳畧不同然其見于
南方則一也王應麟曰星始見于辰終伏于戌自
辰至戌正于午中于未堯典舉四時之正以午為
中月令舉十二時之中以未為中就火星論之以
午為正故堯典言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以未為中
故月令言季夏昏火中至申為流故詩曰七月流
火以辰為見以戌為伏故傳曰火見于辰火伏而
蟄者畢諸星亦然詩定之方中亦以十月中于未
也朱子曰堯時昏旦星中于午月令差于未漢書
以來又差今比堯時似差及四分之一古時冬

至日在牽牛

○歐陽修曰事在天下其易差者莫

如歷夫所以差者由天周有餘日周不足也天日

之差恒于中星驗之黃度曰中星正則天運可求

分至定則日行可準歷象之法備于此矣

南交 敬致 星火

鄭氏曰南交下不言曰明都三字磨滅孔疏即幽

足以見明非磨滅也孔說是

林之奇曰周禮冬夏致日左傳居鄉以底日漢天

文志云日有黃道一曰光道黃道北至東井去北

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夏至日行東井近極故

晷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一尺五寸八分冬至

至于牽牛遠極故晷長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一

丈三尺一寸四分晷景長^者所以知日之南北也春

秋分日至婁角去極中而晷中立八尺之表而晷

景長七尺三寸六分此日去極遠近之差晷景長

短之制也

王應麟曰刻之長短由日出之蚤晚景之長短由日行之南北此出方氏禮記

解朱子曰致日考日中之景如周禮土圭之法今

人都不曉土圭鄭康成解亦誤圭只是量表景底

尺長一尺五寸以玉為之夏至立表視表景長短

以玉圭量之若表景恰長一尺五寸此便是地之

中本朝岳臺是地之中

王應麟曰唐律歷志測景在浚儀岳臺今祥符縣西

九里有岳臺

已自差許多問地何故有差曰想是天運

有差地隨天轉而差天運之差如古今昏旦之星

之不同是也問何故以八尺為表曰此須用句股

法算之南北無定中必以日中為中北極則萬古

不易

孔疏蒼龍七宿房在其中但房心連體心統其名

左傳言火中火見詩稱七月流火皆指房心為火

故傳云火蒼龍之中星**金履祥**曰心宿有三星其

中一星名曰大火

宅西

蔡傳西謂西極之地**愚按**嶠夷南交朔方皆有定

所西未詳何地蘇傳引徐廣云今天水之西縣也

三方皆以極邊言之天水恐太近

曰幽都 朔易

袁黃曰**蔡傳**日行至是則淪于地中非也若論夜

則春夏秋之日皆在地中不獨冬也若論晝則冬

之日何嘗不在天乎冬至日行南陸去北為遠故

曰幽都耳郝敬曰天體北高南下夏至日行北陸

短冬至日行南陸近地偏側故日短而其表景長

呂祖謙曰北方終其陰而後始其陽故曰朔方既承今歲之終又慮來歲之始故曰朔易始而終終而始此天地生生不窮之道

附考蔡傳歲差之度鄒季友曰按隋劉焯取晉虞喜

宋何承天二家中數以七十五年差一度焯之後唐一行以八十三年差一度宋紀元歷以七十八年差一度蔡伯靜以六十年差一度又或以五十九年差一度至元中司天監王恂以七十二年差一度或謂近之然天運不齊日月星辰皆動物行度度徐無常若立定法以逐之逐而亦必有差反

不如隨時占候修改以與天合之簡切也方回謂至元十

八年辛巳冬至日在箕九度昏室中仲春日在奎考之書則冬之時也仲夏在東井則書之春也仲秋在角則書之夏也仲冬在斗則書之秋也月令與書異蓋天經三十年小變百年中變五百年大變故曰神農伏羲之歷不可用于堯舜之時堯舜之歷不可用于夏商之世朱子曰蔡季通言非是天運無定乃其行度如此其行之差處亦是常度但後之造歷者為數窄狹不足以包之耳

有六旬有六日 閏月 允釐百工

附考蔡傳天左旋日月麗天亦左旋愚按朱子毛詩

日月之交傳云天左旋于地日月皆右行于天論語或問亦云經星隨天左轉日月五緯右轉晚年

乃主橫渠之說橫渠說謂右行者歷家所言耳歷

家以進數難算只以退數算之進數謂順天而左退數謂逆天而右

故謂之右行且曰日行遲月行速 **許謙曰**堯命

羲和居四方考天象推舉分至四中星而知日之

所在又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而知月之所行典

文簡古存其大法推步之術未詳西漢天文志始

曰日東行月西轉而周髀家有日月實東行而牽

西沒之說其論天轉如磨者則非論日月右行者

則是自是志天文者轉相祖述以為定論言日月

則五星可知矣唐一行鑄渾天儀激水注輪一晝

夜天西旋一周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

度之七晦朔望遲速有準然則二十八宿附天

西循而為經七政錯行而為緯其說得之文公詩

傳亦猶是也蔡仲默傳堯典則曰天體周圍三百

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一日一周而過

一度日月麗天亦左旋日則一日繞地一周而在

天為不及一度月則猶遲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

度之七積二十九日復有餘分而與日會合氣盈

朔虛而閏生典謨之傳已經文公是正其說可謂

明矣然愚以古說較之其可疑者有七天體左旋

七政右逆則七政皆附著天體遲速惟順其性而西行則為天所牽耳然有所倚著各得循序若七政與天同西行恐錯亂紛雜泛然無統一也日君道也月臣道也從東行則合朔後月先行既望則月在日後及在合朔是月之從日為臣從君為順若西行則月在日前至望後再合朔必日行月後是君就臣為逆二也大而一歲陰陽升降小而一月日月合朔此正天地萬物之心陰陽得于此會合以造就萬物^類者也以一歲之運盛陰閉塞之時而生猶不息正以日月之合繼助元氣之偏也

然凡進者陽道也退者陰道也死道也日月東行則月之進從日之進西行則月之退又符于日之退三也日月雖皆進行比天行不及則如退日月五星無殊金水在太陽前後率歲一周天為最速次火次木惟土積厚重之氣入天體最深故比五星形最小行最遲而二十八載一周天若七政皆西行則向謂遲者今反速向謂速者今反遲四也星雖陽精然亦日之餘也以日之陽次于天且一日不及一度星之陽不及日遠甚而木十餘日土二十餘日始不及天一度是土之速反

過于日遠矣五也五星以退留遲疾伏疾遲留
退五段推步姑以歲星言之大約退十三日而留
二十三日而遲疾伏共行二百六十餘日而復留
而復退是行常三倍于退而退四倍于留之日然
行乃其常退其變也若西行則行為退退為行是
五星進日何少而退日何多六也星家步星伏行
最急疾行次急遲行為緩留則不行退則留而西
此皆以星附著天體而言也若七政隨天西行則
天自天星自星不可附著天體且附著則為東行
矣然則星家所謂遲疾伏皆為最緩而不及天所

為留則不可言留乃行而與天同健一日皆能過
太陽一度至于所謂退乃更速過于天之運矣七
也由此言之則古法比蔡傳為密謹筆之以俟知

者

口高皇御製文集曰

蔡傳日月隨天左旋今仰

一宿為主使太陰居列宿之西一丈許盡一夜則
過東則其右旋矣蓋列宿附天次舍而不動者太陰
日月退日非退也○陳普曰天行日進而日謂
為右旋以背而為面也董鼎曰日月麗乎天宜皆
隨天而行也而曰天左旋是其體二星宿之何哉
子之天無體也而曰天左旋是其體二星宿之何哉
動而日月是謂之經星猶機絲之有經而定而不
以成造化之功也故自天度而考其次舍則日月
升西及繞地而左旋自天度而考其次舍則日月

五星次以漸而東為逆天而右轉蓋由其行不及天而次舍日以遞然舍雖退而行未嘗不進也退雖逆而進未嘗不順也于天雖逆而右行于地則未嘗不順也左于旋天也以上主右旋之說今附錄

考附○考附蔡傳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鄒季友

曰而一得六謂以九百四十分為一日則得六日

而尚有不盡如下數也舊本或無一字

吳亨壽曰歲無定日閏有定法暮者一歲之足日

也歲者一歲之省日也閏者補三歲之省日湊為

三歲之足日也黃度曰秦用顓頊歷置閏在歲後

四時不差遂朱子曰暮三百有六旬六日而今一

歲三百五十四日者積朔空餘分以為閏朔空者

六小月也餘分者五日四分日之一也又曰天有

四時分為二十四氣一月二氣皆朔氣在前中氣

在後朔氣有入前月法中氣無入前月法朔氣而

為年中氣而為歲中朔不齊正之以閏閏無中氣

之間所以袁黃曰蔡傳天體至圓一段皆依當

時歷法十九年氣朔分齊為一章惟唐宋諸歷為

然今授時歷已有餘分不能皆齊堯時之歷亦不

齊今歷家推陽九百六限算所以不準者正為章

節會元之數不同耳

王樵曰聖人治即人事一時修舉九官之

治身養和所職互相備也馬端臨謂自唐以前之官所治者天事以後之官所治者民事太皞勾芒數聖人者生則知四時之事沒則為四時之神成周六官繫以天地四時蓋于民事之中猶寓以治天事之意後世不知裁成輔相之道始略于天事爾

四岳 繇哉 異哉 九載績用弗成

左傳許太岳之胤也杜預注太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樓鑰**曰春秋時申呂齊許皆四岳之後**愚按**國語太子晉曰工之從孫四岳**韋昭注**工共工也古諸侯黃帝之後

姜姓堯時共工與此異

佐禹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鍾水豐物

皇天嘉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

韋昭注姜四岳之先炎帝姓也炎帝

世衰其後變易至四岳帝復賜祖姓

氏曰有呂謂其能為禹股肱心

膂以養物豐民人也據此文則四岳舉舜之後又佐禹治水有功禹之自序止言暨益暨稷而不及四岳何與堯舜求禪命官皆咨四岳當時職任甚重其賢當不下臯益諸人而止以官稱其名竟莫可考

史記索隱

漢書律歷志謂顓頊五代而生繇按太

史公以繇為顓頊子繇仕堯舜朝代系殊懸舜為

顓頊六代孫則繇必非顓頊之子班氏近得其實
顧大韶曰家語五帝德篇太史公採為本紀謂黃
帝生二子一曰玄囂是為帝嚳高辛氏之祖二曰
昌意是為顓頊高陽氏之父帝嚳生堯及稷契顓
頊生鯀生禹黃帝至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夫
三皇五帝之事若存若亡詩書之傳所不載間可
推尋必于左氏內外傳求之左傳郊子之言曰炎
帝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黃帝以雲紀故為雲
師而雲名少昊氏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為鳥師而
鳥名自顓頊以來乃紀于近由此言之少昊在黃

帝之後顓頊之前明矣今本紀五帝不數少昊而
直曰黃帝崩其孫昌意之子顓頊立則將置少昊
氏于何地乎生民以來一治一亂國語少昊氏之
衰也九黎亂德顓頊乃命重黎絕地天通顓頊氏
之衰也共工氏霸九州帝嚳伐之而序正星辰皆
其子孫失德衰敗而異姓代興若黃帝之後即少
昊少昊之後即顓頊顓頊之後即帝嚳數百年常
治不亂則九黎共工安所廁足于其間乎左氏所
云高辛氏有才子帝鴻氏有不才子皆言其苗裔
耳非必指其身也而讀者不察以繇為顓頊之親

子稷契俱帝嚳之親子于是竹書紀年謂鯀一百九十歲而誅推其受命之年治水之年蓋已一百八十一矣世必無一百八十之人猶膺重任者之八十九十曰耄有罪不加刑焉亦必無一百九十而猶誅殛之者堯未舉舜之先書稱百姓昭明庶績咸熙稷契果親弟百八十年而不知堯豈若是之暗而羲和四岳諸人豈蔽賢若是哉本紀以稷契皆帝嚳子已未可信以鯀為顓頊子斯斷斷不然禮記疏引春秋序命歷曰炎帝號大庭氏傳八世合五百二十歲次黃帝曰軒轅氏傳十世一千五百二

十歲次少昊曰金天氏傳八世五百歲次顓頊即

高陽氏傳二十世左傳疏引此三百五十歲次帝

嚳即高辛氏傳十世左傳疏云四百歲鄭康成嘗

據之以紕本紀緯書雖不可信此說近之愚按左

傳子產謂鯀化黃能以入羽淵實為夏郊三代舉

之魯語及祭法皆云夏后氏郊鯀而宗禹夫禹受

天下于舜猶舜受天下于堯也舜不郊瞽瞍而禹

獨郊鯀焉此必無之事韋昭曰魯語有虞氏郊堯

而宗舜祭法又云有虞氏郊嚳而宗堯蓋舜在時

則宗堯舜崩而子孫宗舜故郊堯耳則謂鯀之得

郊當亦如是禹能修鯀之功夏之子孫因禹而追
鯀于義無害若當禹之身而直以其父配天則何
以處夫殛之羽山者也

異孔傳訓已也退也**疏**曰云**異聲**近已故為已也**說**

文音異訓舉也**蔡傳**已廢而復強舉蓋兼取二義

袁黃曰當從說文訓舉列子囚纍桎何以異哉即
以舉釋之何不可曰舉哉便見不得已之意

金履祥曰周漢以來多稱堯有九年之水今考自
洪水方割即舉鯀俾入九載無成而後舉舜舜舉
禹禹八年于外而後成功前後幾二十年曰九年

者以鯀九載言之耳洪水蓋如後世歲有河決之
患鯀多為隄防以障之而患日甚然必待九載始
易之何也九載之間非盡無功但無成耳禹之不
諫其父何也禹必常諫鯀必不從舜之知禹亦以
此也

七十載 否德 蒸蒸乂 釐降二女于媯汭 嬪
于虞

孔傳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為天子在位七十年則
時年八十六**疏**云編檢書傳無堯即位之年孔氏
必當有據

考附
切
蔡傳否不通謂與不字通用也古不字本俯九

曾氏曰烝如烝之浮浮之蒸烝盛德上達化而熟之使不自知也

袁黃曰釐降之釐與允釐之釐不同不宜同訓為治蔡云治裝陋矣詩既醉篇釐爾士女孔傳云釐予也此當依詩詁無疑○**孔疏**列女傳云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舜即位娥皇為后女英為妃鄭氏注禮記乃云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此鄭所自說未有書傳云然**愚按**檀弓云舜崩于蒼梧之野

蓋三妃未之從也疏引帝王世紀云長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三妃癸比生二女宵明燭光癸比他書未聞當以二女為正○**金履祥曰**史記稱黃帝曾孫嚳嚳之子堯則堯是黃帝玄孫又稱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歷窮蟬敬康句望嬌牛以至瞽瞍而生舜則舜是黃帝八世孫堯舜俱出于黃帝則二女之妻不亦瀆姓無別已乎世系之傳史記之失考也昔歐陽修謂司馬遷漢史其紀漢之初已不知高祖之世系父曰太公而猶不知其名母曰劉媪而猶不知其氏而其下紀五帝之

世母妻嫡庶子孫名氏一無所遺耳目所及尚如此則二千餘年所傳聞者其詳果足信乎或曰世本也非遷所自言也抑世本果出于三代之時乎以世本為三代之書猶以爾為雅周公之書也故朱子謂世本出于附會假托不可憑據今以叙舜之次推之其不可憑也審矣曰然則舜果何出乎考之于虞書曰虞舜曰嬪于虞是虞者有國之稱也參之國語史伯之言曰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夏禹能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商契

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棄能播殖穀疏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為王公侯伯夫以虞幕竝契稷而言則幕為始封有虞之君而舜所自出以王天下者也愚按左傳云陳顓頊之族也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是幕乃顓頊之後無疑史本紀不載幕名未知去舜幾世然幕既祖顓頊而顓頊乃黃帝之孫帝嚳之父也謂舜與堯非同出黃帝可乎祭法云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世本固未可信祭本法亦不可信乎意者上古質野禮制未備雖所出同而姓各別者豈得通婚姻

夏商以後始嚴矣

疏本孔

○**孔疏**

媯汭在河東虞鄉

縣歷山西西流至蒲坂縣南入于河舜居其旁周

武王賜陳胡公姓為媯為舜居媯水故也**金履祥**

曰舜生于姚墟因生為姚姓居于媯汭後世復因

居為媯姓非舜有二姓也諸馮媯汭皆在今河中

府河東縣孟子以為東夷之人蓋對文王岐周而

言自河中至岐周千餘里也說者指齊之歷山濮

之雷澤為舜側微畊漁之地特因孟子之言而附

會之耳

史記正義

括地志故虞城在陝州河北縣東北五

十里虞山之上酈道元注水經云幹橋東北有虞城

堯以女嬪于虞之地也

尚書埤傳卷之二

吳江 朱鶴齡長孺 輯

新城 王士禎貽上

長洲 汪琬茗文 訂

舜典

按伏生經文無篇首曰若稽古以下二十八字

東晉梅賾上古文孔傳亦無之今此二十八字

乃蕭齊姚方興得之大航頭者其傳又云王肅

范甯所補則此二十八字誠可疑 **陳振孔**曰

孟子引二十有八載放勳徂落之曰堯典則

知古無舜典篇名也

允塞

袁黃曰易曰有孚盈缶缶至虛而吾之誠信足以滿之正是塞義

慎徽五典 大麓

袁黃曰徽孔傳訓美蔡因之按字書三糾繩為徽又琴節曰徽淮南子鼓琴循經謂之徽五臣曰調也三糾繩亦有調義不調則緩急不均故須慎之下之克從者從其所調也 左傳播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孔傳用之蔡傳則用孟

子

大麓自應據史記蔡傳堯使舜入山林是用史本紀語孔傳大錄萬幾之政蓋因錄鹿音同而誤耳

集韻麓古作麓通作鹿

王氏曰大麓太山之麓也後世封禪

之說傳會于此**黃度曰**闕駟十三州志麓林之大者其後秦置鉅鹿郡堯將禪舜合諸侯羣臣百姓納之大麓風雨不迷致之以昭華之玉此出緯書難盡據而與史記相符

舜讓于德弗嗣

孔傳辭讓于德不堪不能嗣帝位**愚按**即此蔡傳

所引或說也若作讓于有德之人泛言則不成為讓有所指則為何人乎 **王樵**曰舜讓于德勿嗣之下無再命之辭而即繼以受終文祖疑有關文仁山金氏以論語補之曰帝曰咨汝舜天之歷數在爾躬不允其讓也允執其中授以治天下之道也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戒之也然後舜以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如此文義方完

正月上日

正月上日與月正元日皆謂建寅之月 **王肅**云惟殷周改正易民視聽自夏而上皆以建寅為正

在璿璣玉衡 七政

孔疏馬融云渾天儀可旋轉故曰璿衡衡簫所以視星宿也蔡邕云玉衡長八尺孔徑一寸下端望之以視星宿蓋璿璣以象天而衡望之轉璣窺衡則知星宿 **王應麟**曰張文饒云堯之歷象蓋天

法也舜之璣衡渾天儀也信都芳云渾天覆觀以

靈憲為文蓋天仰觀以周髀為法 **唐孔氏**曰髀股

法始于庖羲周人志之故劉智謂黃帝為蓋天顓

頊造渾儀春秋緯文曜鉤謂帝堯時羲和立渾儀而韓顯符渾儀法要序以為伏羲立渾儀未詳所

出

袁黃曰堯典曰日月星辰比止及七政者經星麗

天不動十二辰無遲速順逆之殆殊故畧之附考

傳六合儀刻十二辰八干四隅鄒季友曰八干謂

壬癸甲乙丙丁庚辛四隅謂艮巽坤乾

肆類于上帝 禋于六宗

孔疏經言祭天不及地與社稷必皆祭之但史文

略耳**王樵曰**類依郊祀為之鄭氏春官肆師注本

尚書夏侯歐陽之說近儒有云類合也合祭天地

也妄解經文以證其說固不足闢但天地之分祭

合祭為歷代不決之疑有不容不辨者禮曰享帝

于郊祀社于國又曰郊所以明天地道社所以神地

道又曰郊社所以祀上帝可見古者天地之祭只

有郊社而已安得南郊之外復有北郊以祭地乎

郊自郊社自社又安得天地合祀于南郊乎皇天

上帝至尊無對今主分者崇北郊以抗天主合者

則謂人道若考妣然皆非禮也王莽詣事元后傳

會昊天有成命之詩始合祀天地同牢而食其瀆

褻不經甚矣此豈可據耶此主胡五峯之說予有辨詳毛詩通義

上帝孔傳云告天及五帝**愚按**此據周禮之文家

語季康子問五帝孔子曰天有五行金木水火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然昊天上帝一而已豈有五哉五行之神助天理物安得與上帝並稱漢人篤信讖緯故有五方五色帝及五人帝之說至宋儒始黜之

鄒季友曰六宗漢晉諸儒之說最繁雜伏生馬融以天地四

時為六宗劉歆謂水火雷風川澤賈逵謂日月星河海岳鄭玄謂星辰司中司命風伯雨師晉司馬彪以六宗不應獨立表駁之幽州秀才張髦上疏謂祀文祖之廟六宗者三昭三穆也十一家皆非見後漢書注惟王肅同孔傳孔傳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根據祭法故蔡傳從之泰昭

壇名相近當從王肅作祖迎往者祖送之來者迎

迓之也幽宗雩宗之宗讀如字鄭氏讀作崇非孔叢

子載宰我問答與孔傳同

蘇傳古者郊天必及天地間尊神考之祭法其泰

壇祭天即此類上帝也祭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即此禮六宗也四坎壇祭四方與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即此望山川徧羣神也祭法所序舜典之章句義疏也

輯五瑞

陳第曰五瑞及五禮三帛二生之類漢儒悉以周

制當之雖其意不遠而其事無稽當于釋義之中
寓存疑之意五瑞則曰若周禮公執桓圭侯執信
圭等之類五禮則曰若周禮吉凶軍賓嘉

歲二月 柴望 律度量衡 五玉 五禮 五器

藝祖

王樵曰蔡傳當巡守之年二月也巡守當何年意
必攝位之次年也孔傳以二月為瑞班之明月非
是觀經文加歲字于二月之上則更端之辭非蒙
上月而言且既月方日覲羣后安暇便巡守哉

鄒季友曰朱子語錄云注家以至于岱宗柴望為

句某謂當以柴望秩于山川為句如柴望大告武

城今按上章有望于山川之語則柴字自為句尤

妥說文引書亦柴字絕句按後漢書純引書曰歲

柴亦柴字為句柴言祭天望言祭山川武成以二字該二
祭則又當二字自為句也

林之奇曰律之十二又生于歷之十二班固曰推

歷成律故同律度量衡必先協時月正日也**金履**

祥曰十二律以配十二月蓋日月會于十二次而

右轉聖人制六呂律陰以象之斗柄運于十二辰而

左旋聖人制六律律陽以象之故陽律左旋以合陰

陰律右轉以合陽而天地四方陰陽之聲出焉史
遷序律書所謂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
歷更相治間不容忽者也

方回曰古律用竹又用玉漢末以銅為之呂亦稱同故有六律六同之說元間大呂二間夾鍾是也**又**曰井田六尺為步秦孝公初為賦平斗桶權衡丈尺行之改周制也今其分寸不可考漢大率依秦律歷志所書秬黍之法乃是王莽時劉歆之說**王應麟**曰皇祐新樂序云古者黃鍾為萬事根本故度量權衡皆起于黃鍾至晉隋間黍黍為尺而以製律容受卒不能

合及平陳得古樂遂用之唐興因其聲以制樂其器雖無法而其聲猶不失古王朴始用尺定律而器與聲皆失之太祖患其聲高特減一律至是又減半律然太常樂比唐之聲猶高五律比今燕樂高三律失在于以尺而生律也司馬公謂胡李之律生于尺房庶之律生于量皆難以定是非蔡季通謂律度量衡言蓋有序若以尺寸求之是律生于度若以黍黍為之是律生于量皆非也故自為律以吹之而得其聲

附考蔡傳十龠為合**鄒季友**

曰合音閤蔡西山燕樂本原嘉量篇云合龠為合

注云兩龠也又云十合為升注云二十龠也蔡氏家學相承不應有異况合龠為合乃漢律歷志本文龠即管也黃鍾之律管容秬黍一千二百謂之一龠合者并也取并合兩龠之義以為名也宋皇祐間造新樂阮逸胡瑗嘗駁今文十龠為合之誤沙隨程氏三器圖義亦嘗辨之云漢書合龠為合俗人誤以上合字為十字也此篇集傳經朱子訂定不應有誤必傳寫之訛耳

五玉孔傳五等諸侯執其玉疏云即五瑞也蔡傳因之鄒季友曰按周禮小行人注五等諸侯享天

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皆有庭實圭以馬璋以皮之類也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據此則瑞自瑞玉自玉五瑞乃天子所頒以錫命諸侯者諸侯執之以見五玉乃諸侯所奉以進獻天子者朝享則實之在庭周禮典瑞注云瑞符信也故天子冒而還之凡言贄則受之而已若五玉即五瑞則是以天子錫命之圭璧與三帛二生一死俱為贄矣注家承誤已久故詳辨之

孔疏周禮大宗伯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固邦國以

嘉禮親萬民之昏姻此篇類于上帝吉也如喪考妣凶也羣后四朝賓也禹謨徂征三苗軍也堯典釐降二女嘉也五禮之事並見于經知與後世不異也

五器[注疏]謂以玉作五器即上五玉[蔡傳]以五玉

三帛二生一死贄九字作錯簡本吳才而云五器

即五禮之器也本朱子說如吉禮之器為簠簋軍旅之

器為干戈之類此解不易但復云周禮六器六贄即舜之遺法也此句當刪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禽作六贄以等諸侯此豈足

該五禮之器乎

藝祖[孔傳]以為文祖之廟藝即文也[疏]云此時舜

始攝位未自立廟故知告堯之文祖也[愚按]經文

止言祖不及禘蔡引傳王制雖本注疏亦可刪

[孔疏]南之如岱西之如初北之如西見四時之禮

皆同互文以明耳不巡中岳者蓋近京師者有事

必聞不慮枉滯且諸侯分配四方無屬中岳故不

須巡之也文中子曰舜一歲巡五岳國不費而民

不勞無他道也兵衛少而徵求寡也[朱子曰]古之

天子一歲不能遍及五岳則到一方境上會諸侯

亦可同禮有此禮

五載一巡守 四朝 明試以功

王樵曰孔子曰舜臨民以五堯臨民以十二言堯時十二載一巡守也則五載之制乃舜所定其後成周復十二年一巡守堯上古事簡周世文天子不能頻出也舜五載勤民也

四朝孔傳會朝于方岳之下凡四處禮記疏引鄭玄云四方諸侯分四年來朝京師蔡傳引之蓋仿周禮為說

蘇軾曰觀文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材

必觀積勞之效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

肇十有二州 濬川

孔疏周禮職方氏有幽并而無徐梁周立州名必因于古知舜時當有幽并職方幽并山川于禹貢皆冀州之域知分冀為之也爾雅釋地九州之名無梁青而有幽營孫炎以爾雅之文與職方禹貢並不同疑是殷制則營州亦有所因知舜時亦有營州之地齊即營州之地知分青為之也**劉寔**曰冀州北接沙漠其地于九州為最大分冀為幽并以此

二州捍北狄使不得內接畿甸所以壯京師之翼
衛御外夷之侵陵也

鄒季友曰

孔傳分青州為營

州蔡得亦用其說按遼東與冀州接壤西至青州
隔越巨海道里殊遠若以屬青則非所謂高山大

川以為限之意蓋幽并營三州皆分冀州之地耳

顧炎武曰

幽在今桑乾河以北至山後諸州并在

今石嶺關以北至豐勝二州營在今遼東大寧並
有塞外之地其山川皆不

王樵曰

分州置牧意在

聯屬侯服董正治功也地太廣則有所不及此冀
青之所以分也

又曰

爾雅有徐幽營而無青梁并

青入于

梁入于

冀也

此殷制也職方有

青幽并而無徐梁營蓋周又分冀為并而併營于
幽復禹之青而省徐入青也

呂祖謙曰禹治水嘗濬川今水平復濬安不忘危

也川不言十二水無大小皆濬之也

陳雅言曰山

之表識無待于致詳水之疏導則不容以或畧

象以典刑 流宥五刑 金作贖刑 怙終賊刑

漢刑志曰世之說者以為治古無肉刑有象刑墨

黥之屬屣赭衣而不純是不然矣所謂象刑惟

明者言象天道而作刑安有屣赭衣者哉

程大

昌曰漢文帝除肉刑詔云有虞氏畫衣冠具章服

而民不犯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景黃帝策賢良亦然白虎通曰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衣赭犯髡者刑漢志改為髡師古注髡去膝骨頭以墨蒙其鬢而畫之犯宮者履扉犯大辟者布衣無領蓋謂別異服以愧辱之而不至于用刑此遠古而訛傳也經曰怙終賊刑刑故無小何嘗置刑不用哉况象刑之次降而下之方有流鞭撲撻若謂象刑止于受辱則是正麗五刑者反可以異服當刑而惡未入刑者乃真流之流鞭撲撻焉何其不倫也然則象刑謂何是必圖寫用刑景象以明示民

使知愧畏而不犯也嘗觀周禮布刑象之法有執木鐸以警衆者有屬民而誨者又有書五禁于門閭諭刑罪于邦國者上下相承極其詳複正恐不知者之誤觸耳由此言之則藉形象以圖示其可愧可畏正聖人忠厚之意也魍魎魍魎人固不願與相直然天地間不能無聖人範金肖物鑄鼎以示之則山行草茛者知畏而預為之避此畫象而期不犯之意與鑄鼎象物之意不正同哉愚謂愚刑見于太甲劓殄見于盤庚劓刑則于康誥可證五刑自古而有帝王不能廢苗民特淫虐用之耳

丁謚謂曰刑興蚩尤之代而堯舜以流放代之其
意是矣其說則非也

流宥上肅謂在八政之列八議者周禮議親謀故
議賢議能議功議貴議勤議賓是也朱子曰流宥
五刑如流放竄殛加之四凶者今以舜命臯陶之
辭考之士官所掌惟象流二法鞭撲以下隨事施
行不領于士官其曰惟明克允則或刑或宥惟其
當而已又豈一于宥而無刑哉今必曰堯舜之世
有宥而無刑則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誅也
是聖人之心不忍于元惡大憝而反忍于銜冤負

痛之良民也其必不然矣夫刑雖非可恃以為治
然以刑弼教禁民為非則傷肌膚以懲惡亦王政
之一端也今徒流之法既不足以止穿窬淫放之
姦而其過于重者則又有不當死而死苟采陳羣
之議一以宮刑之辟當之則雖殘其肢體仍全其
軀命且絕其為亂之本而使後無以肆焉豈不上
合先王之意而下適當世之宜哉或者謂四凶之
罪不輕于少正卯乃舜不誅而流之以是為輕刑
之證不知共兜朋黨鯀功不成其罪本不至死三
苗雖若可誅而蠻夷之國聖人本以荒忽不常待

之則寔正得其宜非故為是以輕之也若少正
卯之事則經典不載獨荀况言之五亦安能輕信
其言遂援以為斷乎愚按朱子此論大全亦引之
然肉刑可行于古而不可行其後者末世獄繁吏
濁施之一不當則徒傷肌體而惡無所懲呂正獻
公之言至矣

孔疏傳以金為黃金呂刑傳又為黃鐵蓋古之金
銀銅鐵總號為金也考工記攻金之工築氏為削
冶氏為殺矢鳧氏為鐘栗氏為量段氏為鑄桃氏
為劔其所為者皆銅鐵是銅鐵俱名為金則鐵名

亦包銅矣此傳黃金呂刑黃鐵皆是今之銅也古
之贖罪者皆用銅漢始改用黃金但少其斤兩令
與銅相敵愚按周禮聽訟入束矢鈞金注亦以金
為銅

陳啓源曰舊注賊殺也怙終之罪亦有差等安得
槩殺之乎路史解云恃其詐力遂惡不悛賊害於
人三者罪必刑而不赦也文法與左傳引夏書昏
墨賊殺相似此說可從

幽州 崇山 四罪咸服

括地志故龔城在檀州燕樂縣界故老傳云舜流

共工幽州居此城

孔疏禹貢無崇山不知其處蓋在衡山嶺之南**采子**

曰或云在澧州慈利縣

程子曰四凶皆可用堯之時聖人在上皆以其才

任大位而不敢露其不善之跡堯非不知其不善

也罪狀尚伏聖人亦不得而誅之及堯舉舜于匹

夫之中而禪以位于是四人者始懷憤怨不平之

心而顯其惡故舜得以因其跡而誅竄之也**蘇軾**

曰天下之所謂權豪貴顯而難令者此乃聖人之

所借以徇天下也舜誅四凶而天下服何也此四

族者天下之大族也夫惟聖人為能擊天下之大

族以服小民之心故其刑罰至于措而不用

林之奇曰舜誅四凶當在洪水未平之前朝巡肇

州當在禹平水土之後史因言舜之恤刑遂舉四

凶繫之于下耳世徒見四凶得罪不在堯世遂謂

堯不能去不知舜之去四凶乃歷試之時實受堯

命如禹居攝時亦受命征苗也史本紀舜歸而言于帝請幽共工于

幽陵云

百姓至八音

百姓注流言百官**朱子**曰百官如喪考妣此是本

分四禮記八音以禮論之則為過也為天子服三年之喪只是圻內諸侯之國則不然禮為君為父俱服斬衰君謂天子諸侯及大夫之有地者大夫之邑以大夫為君大夫以諸侯為君諸侯以天子為君各為其君服斬衰諸侯之大夫却為天子服齊衰三月禮無二斬故也民則畿內者為天子齊衰三月畿外無服封建之時諸侯各君其國天子與親賢共天下不私其尊親于已也故畿外無服三載當從孔傳屬下為句陸德明釋文八音金鐘也石磬也絲琴瑟也竹箎笛也匏笙也土塤

也革鼓也木祝敵也

格于文祖

孔傳喪畢之明年告廟即政鄒季友曰按孟子言堯崩三年喪畢舜避堯之子天下歸之而後踐天子位孔傳本此蔡傳云不知何所據豈偶未之思歟**王樵曰**舜服堯喪畢已格于文祖告即位恐無避于南河之事蓋舜雖不敢辭天子之重理亦未忍居虞宮逼堯子是之曰避耳若曰躬解幾務直于南河則無是理也**又曰**按攝位受終于文祖巡守歸各于藝祖即位格于文祖此舜代堯守宗廟

社稷之主之明文也堯祔于廟舜以大義主其祭祀與臣工共盡享格之義此不易之禮也然則如非族何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舜與堯雖非族也非非類也聖人之德也君臣之契也禪受之統也類莫如堯與舜也廟號神宗自官天下視之萬世之宗也堯之祀非舜主之而誰也然則于瞽瞍如何曰其生也以天下養其死也自為虞氏之祖故曰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此于堯以天下相傳之義固不相妨也禹之于鯀亦然矣然則丹朱不祀堯乎曰朱子謂堯廟當立于丹朱之國修其

禮物作賓王家愚謂此商周革命之禮非舜禹禪承之禮也以經考之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此非舜祭于廟而丹朱與有事之明徵乎祖考下繫虞賓則考者堯也若謂舜祭其祖考而丹朱在位是與殷之子孫侯服駿奔于周廟者同也其必不然矣

詢于四岳

王樵曰周官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百揆總百成官周冢宰之任也四岳總方岳之事成周二伯一壬也

王制天子千里之內以為御千里之外設方伯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

伯八州伯各有其屬屬于天子之周二伯處外
老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以分錢天下唐虞四岳處內以總領天下十二牧又分領諸所以外無偏重之勢**愚按**周二伯亦
在京師觀周召二公主陝東陝西可見方麓以為
處外非也

能邇 博德允元 難壬人

朱子語錄能邇之能是奈何得他使之帖服**愚按**
能之為言耐也古文能字與耐字通見禮運及漢
書荀子云若馭樸馬未調若養赤子若食餒餓
人因其懼因其憂因其喜因其怒曲得所謂焉此

能之之說也

德元之人以樸畧為治以醇閱為功以樸略為治
故治立而跡不見以醇閱為功故功成而人不知
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吏可以齊衆武健之才
可以集事忠厚近于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
以彼而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刀筆吏
不可為公卿而房杜無赫赫之績知此者可以言
用人矣

孔傳難拒任佞也**愚按**古文任與壬同故訓佞孫
炎云似可任之佞也此義長朱子語錄云難平聲

任如宗言不可輕易任人也此未定之說故仲默不取

伯禹作司空 稷契暨臯陶

孔疏國語有崇伯鯀堯殛之羽于羽山賈逵云崇國

名伯爵也禹代鯀為崇伯入為天子司空以其伯

爵故曰伯爵**黃度**曰禹賜姓姁國于有夏即今潁

昌陽翟縣是州今鈞豈自崇徒封歟

史記索隱譙周云稷契生堯代舜始舉之乃帝嚳

之胄非子也**愚按**此據左傳史克語疑本紀非實

然古人年歲多期頤以上舜乃受終申命非真堯

不能用有待于舜也史克之言容有過辭傳云舜舉八愷

使主后土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史記索隱曰禹為司空司空主土則禹在八愷之中契為司徒

司徒敷教則契在八元之列**又按**史克所序高陽氏才子有庭

堅而楚人滅六蓼滅文仲云臯陶庭堅不犯忽諸

杜預注庭堅即臯陶字則臯陶在十六族無疑矣

或以陶臯刑官故其後不甚長然后夔典樂之官

也娶玄妻生子伯封一傳而羿滅之左傳見此又何

說

播時百穀

金履祥曰易大傳神農氏斲木為耜揉木為耒以

教天下見耕稼之制其來已久書曰播厥百穀詩曰誕降嘉種貽我來牟則百穀之備自稷始也趙過曰后稷始畝古畝字趙過行代田畝蓋古法田則墾苗之修自稷始也晉董史曰辰以成善后稷是相則農時之節自稷始也后稷之所以為天下烈也愚按國語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蓋播穀非始于后稷也特洪水之後樹藝不明稷復教之故天賜以來舜耳國語殺勤百穀而山死書昭注死于黑水之山毛詩傳云

蠻夷猾夏

汝作士

三就

三居

明允

董鼎曰或言虞時兵刑之官合為一禮樂分為二成周禮樂之官合為一兵刑分為二故此蠻夷猾夏亦以命臯陶然經只言王刑五流未嘗言兵也後征苗之兵禹實掌之未嘗用臯陶則兵刑非兼掌矣**王樵**曰上古無大夷狄亦無大征伐故外以蠻夷委州牧內以委刑官其云猾夏不過如漢人所言行盜侵驅之類耳故制以士師而有餘大刑甲兵蓋未嘗用也兵藏于田賦徒衆掌于司徒戎器出于工戎馬出于虞則兵無專官自無廢事至成周時世變日滋戎狄勢盛內則強諸侯時時有

之故初夏商即滅國五十成王即位又踐奄伐淮
夷事浸多矣周召二公每以詰戎兵張皇六師為
言蓋時實宜然非周德衰于唐虞故詳于政而畧
于化也 **黃度**曰唐虞三代之時中國皆有戎狄
雜處左傳周封魯衛疆以周索封唐疆以戎索以
禹貢職方參攷之唐虞所都冀州正戎索之地也
帝都所在而甸侯二服半為戎區何也鴻荒以來
天下崇山巨嶂陵原險阻之處草木蒙翳狐狸所
居豺狼所嗥戎狄生長其間攘剔驅除實賴其力
裂土胙國固當與共之而其地不可盡井牧戎狄

之飲食衣服又不與華同故因其所有與其所能
使奉職貢其侵畧中國也則以士師治之否則與
之相安于無事蓋當時事宜如此雖其人鷙悍難
馴而堯舜盛德天覆禮樂文明咸服于聖人之化
焉若曰狼子野心遺患肘腋始別異之遂屏攘之
又至于翦除之如淮南厲王賈捐之虞詡范曄之
所慮此後世之事不可以論帝王之聖也

孫奕示兒編爾雅夫察也周禮士師注士察也主
察獄訟之事孔安國曰士理官也理蓋獄官欲得
曲直之理故謂之理其謂之士者則欲致其察也

魯語刑五而已無有隱者大刑用甲兵次刑斧鉞
中刑刀鋸其次鑕窄薄刑鞭撲以威民故大者陳
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愚按**此所說五刑與三刑
不同然以經解經當從呂刑無疑也原野市朝是
孔傳所據朝與市二所故分之為異耳馬鄭王三
家謂三就者原野也市朝也甸師氏也甸師見周
禮但唐虞時未聞有此官
三居**蔡傳**引孔氏以為未見所據**愚謂**大罪四裔
如四凶是也在五服之外次則處之荒服又次則
處之要服蔡與流是也此豈非的證

陳氏曰易言用刑者如噬嗑如賁如旅其象皆取
于離用刑在明可知矣不明不足以盡人心不足
不足以當人罪

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 益哉

張氏曰聖人以萬物為一體故曰予草木鳥獸先
王之世山澤為之厲禁獮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與
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之類皆若之之事故鳥獸咸
若所以為夏后鹿濯魚物所以為文王然至于鳥
獸繁育則有益之烈而焚焉有周公之驅而遠焉
蓋若之為言順也居于山澤順也交于中國非順

也豈徒以長養為順哉

金履祥曰伯益即伯翳也秦聲以入為去故謂翳益為翳也字有四聲古多轉用如益之為翳契之為高臯之為咎君牙之為君雅是也此古聲之通用也有同音而異文者如陶之為繇垂之為倕鯨之為鮪虺之為儻紂之為受罔之為羿是也此古字之通用也太史公見書與孟子之言益也則五帝本紀從益見秦紀之為翳也則秦本紀從翳蓋疑而未決也疑而未決故于陳杞世家之末又言垂益夔龍不知所封則遂謬矣何不合二書而思之

乎夫秦記不燒太史公所據以紀秦事者也秦紀所謂佐禹治水豈非書所謂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者乎所謂馴服鳥獸豈非書所謂益作朕虞若予上下草木鳥獸者乎其字同其聲同而獨以二書字異乃析一人而兩之可謂誤矣唐虞功臣獨四岳不名耳而姜姓則見于書傳甚明也其餘未有無名者夫豈別有伯翳其功如此而名反不見于書乎夫以伯翳不得為伯益則高不得為契咎繇不得為臯陶倕不得為垂鯨不得為繇他如仲儻不得為仲虺紂不得為受羿不得為罔君雅

不得為君牙乎史記本紀世家及總序之謬如此者多不獨序益為然也重黎二人而合為一則楚有二祖也四岳為齊世家之祖而總序齊人伯夷之後則齊又二祖也此其前後必出于談遷二手故其乖刺如此而羅氏路史因之真以益翳為兩人又以栢翳為臯陶之子則嬴卽李三姓無辨矣且楚人滅六蓼之時秦方盛于西徐延于東趙基于晉使栢翳果臯陶之子臧文仲安得云臯陶不祀乎又以益為高陽氏才子隕猷至夏啓時二百餘歲矣夫堯老而舜攝舜耄期而薦禹豈有禹且老

而薦二百餘歲之人益以為身後之計乎皆非事實不可以不辨愚按鄭語云嬴伯翳之後也韋昭注伯翳舜虞官少皞之後伯益也吉甫之說本此

典朕三禮 伯夷

黃度曰典禮在命工虞之後文武小雅終魚麗而其序曰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蓋事序如此

孔傳伯夷姜姓**王應麟曰**按鄭語史伯曰姜伯夷之後也伯夷能禮于神以佐堯者也注謂炎帝之後四岳之族大戴禮誥志篇虞史伯夷曰明孟也

幽幼也

史記歷書引之不云伯夷

命汝典樂

詩言志

律和聲

按易曰先王作樂崇德以薦上帝配祖考樂記曰夔始制樂以賞諸侯蓋治定功成樂以象之變之命夔所以必在禹臯稷契諸人之後也然繼此則有諛說殄行之懼孔子之舞韶樂而戒佞人其亦取義于書乎

朱子曰或謂詩本為樂而作故學者必以聲求之今考之虞書則詩之作本為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詠以律和聲則樂乃為詩而作非詩為樂而作也三代之時

禮樂用于朝廷下達于閭巷學者諷誦其言以求其言志以其聲執其器舞蹈其節以涵養其心則聲樂之所助于詩者為多然猶曰興于詩成于樂其求之固有序矣是以聖賢言詩主于聲者少而發其義者多仲尼之思無邪孟子之以意逆志誠以詩之所以作本乎其志之所存然則志者詩之本聲樂者其末也得其志而不得其聲者有矣未有不得其志而能通其聲者也就使得之止鐘鼓之鏗鏘而已况古樂散亡其遺聲又無從而考乎**顧炎武曰**古人以樂從詩後人以詩從樂古人必先

有詩而後以樂和之舜之命夔曰詩言志歌詠言聲依永律和聲是以登歌在上而堂上堂下之樂應之此之謂以樂從詩古之詩大抵出于中原諸國其人有先王之風諷誦之教其心和其詞不侈音節往往合于自然之律楚詞以降即已不必盡諧下及魏晉羌戎雜處方音遞變南北各殊故文人之作多不可協之音于是不得不以律呂正人聲而謂之以詩從樂

漢書武帝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畧論律呂以合八音是以詩從樂也後代樂章皆然

又曰詩三百篇皆可被之八音而為樂自漢以下乃以其所賦五言之屬為徒

詩而其協于音者則謂之樂府宋以下則其所謂樂府者亦但擬其詞而與徒詩無別矣于是乎詩之于樂判然為二不特樂亡而詩亦亡

陳師凱曰黃鍾為宮則某為商某為角及三分損

益隔八相生今為說以明之陽律生陰呂曰下生

三分長而損一陰呂生陽律曰上生三分長而益

一陽律左旋隔八位而相生黃鍾為第一宮其長

九寸隔八下生林鍾為徵三分損一其長六寸林

鍾隔八上生太簇為商三分益一其長八寸惟此

二律長皆全寸而無餘分餘律則餘分參差矣太

簇下生南呂為羽南呂上生姑洗為角林鍾為第
二宮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以下皆倣此
以至仲呂為第十二宮上生黃鍾為徵下生林鍾
為商上生太簇為羽下生南呂為角十二宮各有
五聲此六十聲宮徵商羽角徵羽角隔八相生之序也由
宮聲之濁而長以漸而清且短之序則為宮商角
徵羽假令黃鍾為宮則相去一律而太簇為商又
相去一律而姑洗為角又相去一律而林鍾為徵
又相去一律而南呂為羽羽距黃鍾之宮又相去
二律焉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

故徵羽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稍下為變徵羽宮
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于宮為變宮所以齊五聲

之不及也

五行是土金木水火土

朱子曰黃鍾之管

最長九應鍾之管最短

四寸半

長者聲濁短者聲清

十二律旋相為宮宮為君商為臣樂中最忌臣凌

君故有四清聲聲清者減正律之半如應鍾為宮

其聲最短而清或蕤賓為商則商聲高如宮聲是

為臣凌君不可用遂用蕤賓減半律為商聲以應

之如方響鐵有十六片乃是十二律外添四清聲

也又曰半律通典謂之子聲此是古法但後人失

之而惟存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四律有四清聲即半聲是也變宮變徵始見于國語注後漢志乃十二律之本聲自宮而下六變七變而得之者非清聲也如黃鍾為宮則第六變得應鍾為變宮第七變得蕤賓為變徵如林鍾為宮則第六變得蕤賓為變宮第七變得大呂為變徵是也凡十二律皆有二變一律之內通前五聲合為七均祖孝孫王朴之樂皆同所有以八十四調者每律各添二聲而得之也正聲是全律之聲如黃鍾九寸是也子聲是半律之聲如應鍾四寸半是也宮與羽角與徵相去獨遠故**邵寶**曰古者律和聲以于其間製變宮變徵二聲

竹為之和以天也王朴絃柱以準律朴謂十二律管互吹難得其真乃依京房為律準以九尺之絃十三依管長短分寸設柱用七聲為均變宮變徵樂成而和見五代是以絲和聲也今用之近乎人矣語云絲不如竹古今之樂其所以異在此

陳埴曰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弟以樂德教之曰中和祇庸孝友以樂語教之曰興道諷誦言語又以樂舞教之以律同聲音大合樂此正后夔之職直温以下所謂樂德也詩言志以下所謂樂語也八音克諧無相奪倫所謂大合樂也出納朕命惟允

黃度曰帝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又曰工以納言時而賜之龍與夔聯職其事通于樂也 **按**蔡傳分命令政教敷奏復述以配出納新安陳氏師疑于朕命難通謂此欲其審君命之當否當者出之否者納之必允當而止如後世批敕審復之官此說有理但益稷篇云出納五言又云工以納言則言固多達之于上者矣天下之言皆屬君身故納亦曰朕命耳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分北三苗

北從二人相背即古背字

陳大猷曰人情太寬則肆太嚴則拘故考績于三

載時加警敕以作其怠黜陟于九載期之久遠以要其成不肆不拘所以為善成周冢宰歲終受會詔廢置三載計治行誅賞世變不同故也 **陳雅言**曰聖人立法必要其所終稽其所弊使徒考績于三載而不俟之九載之黜陟則失之太嚴遲鈍者或不得以自見矣使徒黜陟于三考而不先以三載之考績則失之太寬玩法者或得以自縱矣 **王安石**曰唐虞以三考黜陟幽明而其所命之官或終身于一職然則其所謂陟者特爵服之加而已 **司馬光**曰治道莫先于用人而知人聖賢所難

也求之毀譽則愛惡競進而善惡混淆考之功狀則巧詐橫生而真偽相冒要其本在于至公至明而已矣苟為不公不明則後世考課之法適人為曲私欺罔之資也或曰考績之法唐虞所為京房劉邵述而修之耳烏可廢哉曰唐虞之官其居位也久其受任也專其責成也遠故鯨之治水九載績用弗成然後治其罪禹之治水九州攸同四隩既宅然後賞其功非若京房劉邵之法校其米鹽之課責其旦夕之效也事固有名同而實異者不可不察也考績非可行于唐虞而不可行于漢魏

由京房劉邵不得其本而奔趨其末也

金履祥曰有苗始末說者不一愚嘗考其實典謨

所稱前曰三苗後曰有苗曰苗民書有異詞則事

有不同矣當堯之時窺^窺三苗于三危罪其渠魁也

當舜之時分北三苗則削其地分其民別其部落

離其黨類于以黜陟亦以消其勢也至其後徂征

之時止曰有苗曰苗民而不復曰三苗蓋已竄之

後既分之餘所存者特其一種耳**愚按**三苗丕敘

亦在堯時以其竄于三危者言也以後徂征來格

分北則皆其舊都也先儒謂始特竄其君不滅其

國猶立其後孔疏云禹繼鯀為崇復不從化乃徂
征而分北之

五十載陟方乃死

按舜服堯喪注疏不數五十年載內三年之喪二十
五月而畢其一年即在三十在位之數故云舜年
六十二而為天子壽一百十二歲邵子皇極經世
紀舜丙辰即位至薦禹十七載崩通生年為一百
十歲朱子中庸註舜年百有十歲是與邵子同也
吳澄曰舜以喪畢之明年踐位而此五十載即始
自堯崩之明年何也堯崩而天下無君舜雖未為

天子紀年則當屬之舜故始自堯崩之明年為舜
元年如漢王至五年方并項氏得天下然秦亡而
天下無君則即以入關之年紀為漢始之年也○

孔傳舜升道南方巡守死于蒼梧之野而葬焉韓
退之駁之云地勢東南下不得言陟方陟升也謂

升天也**愚按**尚書中陟字有訓升者陟丕釐陟禹
跡是也有訓升遐者禮陟配天惟新陟王是也升
遐可訓陟而不可訓陟方若方乃死乃死為句又不成

文今謂陟方者升行方岳陟禹之跡方行天下此
明證也

家語舜陟方岳死于蒼梧之野而葬焉
思吳都賦梁岷豈有陟方之館行宮之基

歟以陟方對行宮孔氏雖誤解南巡特沿禮記之
正主方岳之說誤其意猶為近之孟子曰舜卒于鳴條鳴條湯伐
桀處孔傳云地在安邑之西史記正義引括地志
云高涯原在蒲州安邑縣北南阪口即古鳴條陌
一名鳴條岡今在解州安邑縣北二十里舜都蒲
坂去安邑甚近合以陟方之文舜于此必因省方
問俗而出祭法所謂舜勤民事而野死也舜雖薦
禹身為天子如故唐虞之制五載一巡守安知不
因禹周巡四岳時特出近郊廉問民隱而竟沒于
其地耶蓋古者天子車轍所至即可以陟方言之

因其沒不于深宮遂謂之野死書亦曰陟方乃死
所以別于徂落之文也再考竹書紀年舜三十二
年命夏后總師陟方岳三十五年命夏后征有苗
四十九年帝居鳴條五十年陟汲書出于戰國時
非可深信鳴條一語與孟子正合蔡傳兼引蒼梧
鳴條二說考之尚未詳

黃度曰舜禫與堯禫微

有不同者舜之世禹雖攝位大政令猶自舜出觀

征苗可見

金履祥曰堯之命舜曰陟帝位舜之命禹曰總朕師終陟帝位其命有異其

攝亦其時或以巡省方岳而崩故舜典有陟方之
文愚按文叔之言與余合方麓亦云舜崩于行是

實但蒼梧難信耳温公詩虞帝既倦勤薦禹為天子豈有復南巡迢迢渡湘水前賢固已疑之或以禹葬會稽證蒼梧之事不知禹雖薦益于天相也非攝也巡守之事禹固自為之矣安得以例舜耶

附考

蔡傳

雲徂乎方按揚子法言注云方四方也

蔡氏引此以解陟方未當

尚書埤傳卷之三

吳江 朱鶴齡長孺 輯

吳縣 宋寶穎既庭

同邑 計 東甫草 訂

大禹謨

章如愚曰

堯舜考其行大禹臯陶考其言尊卑

不同故典謨名異禹君天下而云謨者舜時未為君也

克艱厥后

陳大猷曰

忽其艱則玩畏其難則沮徒以為艱而

艱

不克盡其艱則畏而沮與忽而玩者均耳故禹不徒曰艱而必曰克

做戒無虞 任賢勿貳去邪勿疑 疑謀勿成百志

惟熙

王應麟曰潔齋解云治安之日即危亂之萌如漢宣帝時匈奴來朝渭上是時元后生成帝新都篡漢已兆於此興衰倚伏果可畏哉

司馬光曰大禹謨有云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人主莫患乎使賢者為之又與不肖者規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景之枉也惑孰大焉凡忠直之臣行其

道於國家必與天下之奸邪為怨敵非好與之怨也不與之為怨則君不尊國不治名不立也以一人之身日與天下之奸邪為敵更進迭毀於君前而君不能決兼聽而兩可如是則忠直之臣雖欲無危不可得也明王知其然審求天下之大賢而急用之專信之至親不能奪至貴不能爭大諛不能間然後得以竭其心而展其才人主端拱無為而光宅四海身享榮名用此道也

王樵曰書傳熙字例訓廣蔡傳光輝明白等語當刪廣之對疑何也岐于理則疑合于理則廣中實

不安而自詭於可成冥冥決事以之取敗者多矣
梁武帝欲納侯景意猶未決嘗獨言我國家如金
甌無一傷缺今忽受景地詎是事宜脫致紛紜悔
之何及此正疑謀也武帝不勝貪心成于朱异之
佞詞遂有臺城之禍

水火金木土穀惟修 九敘惟歌 至九歌

孫奕示兒編五行一也大禹謨所序與洪範不同
何也曰聖經之言各有攸主禹謨所主者養民之
政故以五行之相克言之克下為財故也洪範之
所主者自然之數故以五行之生數言之舉生數

則成數可知矣

鄒季友曰經以五行并穀為六府則五行當指物

而言不當言氣也**孔疏**云府者藏財之處六物者

民之所資也立言之序與洪範異者便文耳意亦

謂六物皆民所用無所重輕不專取相克之義**蔡**

傳云五行相克而生穀似主重穀之意然四序順

布百穀用成豈必五氣相克而後生穀哉余氏舒

亦云六府當以五材言洪範潤下作鹹等皆言材

耳**按**蔡傳既言相克下文又云相助者假如火

盛則金衰若水洩火之勢則金得補矣餘倣此

附考 **蔡傳** 什器 **按** 史記索隱什器什數也蓋人家常

用之器非一故以什為數猶今云什物也

孔疏 晉郤缺引此經言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

九歌如水能灌溉火能烹飪金能斷割木能興作

土能生殖穀能養育見之謠詠各述其功猶漢魏

以來樂府歌調 **禮記疏** 歌出于人而還感人如兩

出于山而還兩山火出于木而還燔木 **朱子曰** 九

歌今亡其詞不可稽考以理觀之恐是君臣相戒

如賡歌之類 **王應麟曰** 書大傳帝十有六載廟

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注云四章皆歌

禹之功所謂九敘惟歌九德之歌于此猶可考 **金**

履祥曰 九功之歌舊矣禹言于帝比音而樂之以

勸于民使之不倦至是而歌之于廟也其後禹有

天下蓋嘗用之後世守之以為禹樂離騷所謂啓

九辨與九歌是也周禮九德之歌九韶之舞以享

人鬼蓋兼用之 **虞** 夏之樂而說者以九歌為韶樂誤

矣 **朱子曰** 九歌禹樂也所謂九德之歌也九韶舜

六詩意其詞詳 **張氏曰** 戒用休如周官大比興

賢能明其有功者屬其治地者之類董用威如周

官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穀粟與鄉八刑

糾萬民之類勸以九歌如周官州正趨其家事里
宰趨其耕耨籥章吹豳雅豳頌之類

臯陶邁種德 惟帝念功

蘇傳種德如農之種殖衆人之種德也近朝播而
暮獲報亦狹矣臯之種德也遠栽培之深厚滋養
之豐裕及其充溢不已自沛然如雨露之降民被
其潤澤而懷之也

禹盛推臯陶之功其後不薦臯陶于天而薦益何
也考夏本紀則禹受禪之後臯陶尋卒矣路史云
臯陶年一百六歲未知出何書

刑期于無刑

林之奇曰出教則入刑出刑則入教民皆趨教而
刑為無用此聖人之本心也蓋百官以無曠為能
惟士不然必使民皆不犯官若虛設然始為能其
官爾

不矜不伐

呂祖謙曰才立已便有物與我對對則必爭矜伐
者爭之對也不矜不伐無我也無我則無對無對
則無爭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黃度曰人心應緣接物者也易流故危道心虛寂難名者也無跡故微**朱子**曰人心如卒徒道心如將道心為主則人心亦化而為道心矣**愚按**虞書言心不言性商書言性不言情然橫渠云心統性情道心即性也人心即情也精一執中則約情之偏而合乎性之本然也可愛非君可畏非民

孔疏百姓無主非散則亂故民以君為命君尊民畏之嫌其不愛故言愛也民賤君忽之嫌其不畏故言畏也

昆命于元龜

王十朋曰命龜令龜也古人以兄昆為兄兄為父後故訓昆為後與後昆之後同

神宗

吳棫曰祭法必有所據舜受堯之天下今以授禹其宗堯何疑唐孔氏以為舜始祖之廟非也**王樵**曰神宗為堯斷然不易文祖神宗其祖有功宗乃德之所自始歟湯稱烈祖太甲為太宗太戊為中宗武丁為高宗即文祖神宗之意也周人謚法已權輿于此

苗民 歷山 干羽

孫覺曰指其君長則曰有苗兼其君民言則曰苗民以種類言則曰三苗

史記正義括地志云蒲州河東縣雷首山一名中條山亦名歷山亦名首陽山此山西起雷首東至吳坂凡十二名隨州縣分之歷山尚有舜井

孔傳舞文舞于賓主階間抑武事**疏**云釋文干扞

也楯為人也 蔽扞 燾翳也舞者執以自蔽翳 據器有武有文俱用

以為舞而不用於敵故教為文也

臯陶謨

林之奇曰此篇首尾皆大禹言其實陳于帝前史記曰帝朝舜禹臯陶相與語帝前是也

臯陶曰都 惇敘九族 庶明勵翼

陳氏曰善之在己猶在人也故自言而先曰都不為矜善之在人猶在己也故聞言而拜不為諂

陳師凱曰程子家人傳曰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惇者篤恩義敘者正倫理二者盡齊家之道王肅曰以衆賢明為砥礪為羽翼**愚按**古厲勵礪

三字通用

知人則哲 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蘇軾曰古之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苟非知人之明則循規矩蹈繩墨以求寡過二者皆審于自知而安于材分者也道可以講習而知德可以勉強而能惟知人之明不可學必出於天資後世如蕭何之識韓信此豈有法而可傳哉以孔明之賢猶失之于馬謖而孔明亦自審終身不敢用魏延可以見知人之難也

真德秀曰孔壬注疏以為其佞王荆公訓包藏禍心蓋以壬為妊娠之妊而胡氏非之以為荆公為此訓將以腹腓罪人乎今復有祖其說者不若從

舊為長

蔡傳從荆公說

黃度曰孔傳巧言靜言庸違令色

象恭滔天指謂共工驩苗之惡易見共工之惡難知巧佞每能使人溺也故不著其名而表其狀然四罪共工流獨輕于放竄殛行法據其事立言窮其情象恭必求自益其心雖甚無狀而其跡多隱伏聖人行法終不以其所不可見者深文坐之至于立言為世訓則嘗推其所未為而知其所必至故堯謂之滔天禹以為孔壬也

曰易曰開

國承家小人勿用書曰惇德允元而難任人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任人孔壬于小人之中又分別

言之有以異乎曰君子小人天下之總名也小人之中有壬人焉鍾陰柔之氣乘雲霧之運謹身曲意以媚人主使人主入之而化去之而思如膏油之相入滑澤浸漬而不可解釋故禹畏之而正名之曰孔壬孔壬者大而甚之之辭也帝曰靜言庸違禹解之曰巧言帝曰象恭滔天禹解之曰令色巧言之姦著于庸違象恭之惡極于滔天而其在人主之左右也脂韋婉孌便佞轉側若鸚鵡之能言若雋永之適口人主豈能知而遠之哉禹深畏之比于騶兠有苗而其屏而遠之也其效至于黎

民又安蠻夷率服蓋聖人之視壬人如此其重而知人安民諄諄以其難相告戒其畏而思去之如此其不易也孔子論為邦曰遠佞人鄭詹至魯曰佞人來矣公羊子曰甚佞也甚佞之云其即書畏孔壬之義乎然則君子之與壬人何以辨曰其色可觀也其言可聽也觀其色齋莊溫栗者君子也便媚側媚者小人也聽其言洋洋秩秩有倫有脊者君子也緝緝幡幡無壇無宇者小人也周勃木強少文高帝曰安劉氏者必勃李勉曰盧杞奸邪天下皆知惟陛下獨不知所以為奸邪也此精于

辨君子小人者也

亦行有九德至采采愿而恭亂而敬剛而塞

陸九淵曰臯陶論知人之道謂必先言其人之有是德然後乃言曰某人有所事蓋德則根乎其中達乎其氣不可偽為若事則有才智之小人可偽為之故行有九德必言其人有德乃以載采采言之然後人不可得而度也**陳雅**言曰君子取人不可徒徇其名而不究其實徒徇其名而不究其實則虛譽隆而實德病矣論人之德先言行而後言德者蓋由行而後見其德也稱人之事先言事而

後言德者蓋因事而始有以驗其德也

按亦者旁及之詞蔡氏訓作總未詳何本西山真氏云知人誠非易事然亦不過以德求之而已此較自然行注疏讀下孟反

孔疏愿者遲鈍外失于儀故言恭以表貌治者輕物內失于心故稱敬以顯情**蘇傳**橫流而濟曰亂故才過人可以濟大難者曰亂亂臣十人是也才過人者患在于夸傲

孔疏剛與強相似剛是性強是志當官而行無所避忌剛也執已所是不為眾撓強也**蘇傳**剛者

或色厲而內荏故以實為貴冀缺以陽處父剛而不實知其不免○**陳龍正**曰臯陶知人之法立名九德洪範說三德周公說夏臣迪知忱恂亦以在九德之行為其切實精當故羣聖遞傳述之蔡氏解作盛德自然程子以為此唐虞論學之密也大約寬柔愿擾是陰是沈潛下四者即剛克之法亂直簡剛強是陽是高明下五者即柔克之法上以此造士下以此自成有此變化矯揉便成正直陽數□勝故陽五而陰四也

日宣三德至亮采有邦 翁受敷施 撫于五辰

方孝孺曰聖人之取人德不求其全而取其不違乎道材不求其備而貴乎能致其精唐虞以九德待士而有三德者亦俾為大夫有六德者亦俾為邦君聖人豈不欲得全德之人而用之哉以為求人太全則天下無全材不若因德命官之為無失也臯陶未必能達禮益稷未必能知樂臯陶益稷所為之事伯夷后夔宜亦有所未能然而數子為之各稱其位而成名于後世以其精而不以其備也

孔疏天子任人為職故言合受而用之其實天子

亦備九德故能任用三德六德也

胡旦曰仲春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所以撫木辰也季夏出火季秋納火所以撫火辰也司空以時相坂隰所以撫土辰也冬為徒杠春達溝渠所以撫水辰也**又曰**春盛德在木布德施惠所以順木辰夏盛德在火勞民勸農所以順火辰秋盛德在金冬盛德在水禁暴誅慢謹蓋藏斂積聚所以順金水之辰土寄旺四時四時順土在其中矣

萬幾

姚舜牧曰易曰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

見者也疏曰幾是離無入有在無之際故云動之微也蓋人心初動本無不善之幾慎此幾以往其應必主于吉故又曰惟幾也能成天下之務不慎此幾而向于逸欲則禍患萌焉此萬幾正易知幾之幾也解者泥蔡傳却訓為禍患之幾不惟書義不明易義亦晦矣

天秩有禮 和衷哉 五服

五禮注疏作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非是蔡傳本朱子極明黃文叔以為即吉凶軍賓嘉此說亦有理五典五禮俱見舜典篇不必異說

衷即降衷之衷古與中通左傳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于是有動作威儀禮義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此章敘與秩禮即禮義威儀之謂也合于衷者有五服能者養福之謂也悖于禮者有五刑不能取禍之謂也康公之言與臯陶相發

附考蔡傳自九章至一章按周官司服公服衮冕而

下九章如王之服馬廷鸞曰公有降龍無升龍以別天子侯伯服鷩

冕而下七章如公之服子男服毳冕而下五章如

侯伯之服狐服希音同冕而下三章如子男之服

卿大夫服玄冕而下一章如孤之服凡五等然此只周制耳唐虞之制未必皆同

天明畏

朱子曰天明畏林氏說作好惡是天之所明如明明揚側陋之明上明字天之所畏如董之用威威用

六極之威

益稷

四載 畎澮 奏艱食鮮食

孔疏

輶音春與橈音絕毳為一標音雷與柎音菊橋音曉輦音菊

為一古篆變形字體改易說者不同未知孰是陳

第曰輶夏本紀作橈張守節曰橈形如船而短小

兩頭微起人曲一脚泥上擡進擡與擡同楊子擡

捫土而用拾泥土之物今杭州温州海邊有之求路也擡謂冥行者

夏本紀作橈韋昭曰梲木器也如今舉牀以舉以

行按二說是也輶標皆可載人故曰載如溲注云

橈以板置泥上橈以鐵施履下夫板鐵之類既不

可謂之載足之所踐又豈可謂之乘乎

考工記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

伐廣尺深尺謂之畝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

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

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

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乎川蓋畝極小

而澮極大故蔡云舉小大以包其餘也**王應麟曰**

禹盡力乎溝洫濬畝澮距川遂人五溝五涂之制

因于古也以水佐耕者豐稻人掌之以水佐守者

固司險掌之自鄉遂之法弛鄭子駟為田洫而喪

田者為以怨子產作封洫而輿人以為謗晉欲使

齊盡東其畝戎車是利甚而兩周爭東西之流至

商鞅決裂阡陌呂政開通溝防古制蕩然矣古者

內為田廬外為溝洫在易之師寓兵于農伏險于

順取上坎下坤之象溝洫之成自禹至周非一人之力溝洫之壞自周衰至秦非一日之積先儒謂井田壞而戎馬入中土如入無人之境悲夫

鄒季友曰經言鮮食則曰奏言艱食鮮食則曰播奏蓋謂播種艱難故以百穀為艱食也蔡云民尚艱食則與上句語法不協馬氏曰根生之食亦謂百穀也較勝疏云益奏鮮食刊木所獲鳥獸也稷奏鮮食決水所得魚鱉也**愚按**釋名云艱根也如物根根生之物蓋百穀菜蔬皆在內鄭玄專主菜蔬非孔傳難得之食固長馬義亦可備一說

安汝止 惟幾

安止兼動靜言**朱子曰**衆人之動流于動而無靜衆人之靜淪于靜而無動此周子所謂物則不通者也聖人全乎天理其動也靜之理未嘗亡其靜也動之機未嘗息此周子所謂神妙百物者也然必曰主靜云者以相資之勢言之動有資于靜而靜無資于動如乾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不翕聚則不能發越**真德秀曰**先儒謂心者人之北辰趙岐孟子辰惟居其所故能為二十八宿之綱維心惟安所止故能為萬事之樞紐

周子曰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

臣哉鄰哉

張綱曰臣以分言鄰以情言一於分則離一於情則褻

日月至五色 在治忽以出納五言

孔傳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山龍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天子諸侯下至黼黻大夫粉米兼服藻火是上得兼下也士不得服粉米大夫不得服黼黻是下不得僭

也上**疏云**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

畫者為繪刺者為繡此繡與繪各有六衣用繪裳

用繡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為旂旗日月合宿之辰非有形容可畫

故傳以日月星為三辰此星辰與他處異穆天子傳稱天子葵盛姬畫日月七星蓋畫北斗也謂

龍為袞宗彝為毳或損益上下更其等差**又云**衣

章日月尊而在上裳章黼黻尊而在下衣在上為

陽陽統于上故所尊在先裳在下為陰陰統于下

故所重在後虞世基袞冕奏准尚書于左右膊上為日月各一當後領下為星辰又山

龍九物各重**鄒季友曰**宗彝上尊也盛鬱鬯

曰彝周禮宗廟彝器有虎彝雉魯必彝畫虎雉于

彝故蔡傳以宗彝為虎雉也孔傳止言宗廟彝爾尊虎雉用鄭說

雅注雉似獼猴而大黃黑色尾長數尺似獼尾末

有岐鼻露向上兩即自懸于樹以尾塞鼻或以兩

指蔡云取其孝指宗廟祭器而言非謂虎雉也周

禮司尊彝疏云禘祫用虎彝雉彝又司服疏云虎

取其嚴猛雉取其智有羅端良曰風雲雷雨亦天

象也而有難於象者故借四物表見之風以虎雲

以龍雷以雉雷動雉始鳴兩以雉也

考表工記白與黑謂之黼釋器斧謂之黻孫炎云黼文如斧形蓋半

白半黑似斧刃白而身黑也又考工記黑與青謂

之黻孔傳黻為兩已相背謂刺繡為兩已字相背

以青黑線繡也楊旭曰古黼黻作卽卽象斧

取其斷鉅象兩弓相背取其辨集傳兩弓相背俗

訛作已讀為戊已之已非是弓不成字無音可讀

鄭氏讀為黼諸矢切爾雅黼秩音也郭璞曰

今人呼縫紵為黼說文云箴縷所紵衣從甫聿省

象刺文也考工記五采備謂之繡鄭玄曰性曰

采施曰色陳大猷曰五采五種華采之物藍丹砂

粉墨之類是也施于繒帛為青黃赤白黑五色黃度曰日月星辰雲氣乾之施化也乾陽物也陽

輕清故畫于衣虎雉藻火白米品物流行坤之效法也坤陰物也黼黻色白黑兼青亦陰也陰重濁故繡于裳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謂此也○**林之奇**曰周禮無十二章之文說者謂周登三辰于旂不過據左氏三辰旂旗語孔疏云日月星為三辰辰即時也三者皆示人時節左氏謂旂有三辰何嘗謂衣無三辰耶豈有王者象三辰之明歷代皆飾于衣周人獨飾于旂者郊特牲曰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鄭氏注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夫被袞以象天周制實然何魯之足云豈有周制止

九章魯乃加以十二章之禮乎

孔疏韶樂盡善盡美有理無忽并言忽者韶樂自美耳樂采人歌為曲若其怠忽則音辭亦有焉故常使聽察之也**朱子語錄**五言東萊釋為君臣民事物之言君臣民事物是五聲所屬如樂記所云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宮屬君最大羽屬物最小若商放緩便是宮聲琴家最取廣陵操以某觀之其聲最不和平有臣凌君之意出納五言只是審音知政之說**葉夢得**曰五言即

五聲詩言志歌詠言聲依永律和聲雖言也播于律之所和則為五聲雖聲也本于詩之所諷則為五言陳大猷曰采詩而納之於上如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與工以納言是也出詩而播之樂章如閔睢用之鄉人用之邦國與時而賜之是也

欽四鄰

孔疏匹近之臣普謂近君之臣耳無常人也鄭玄以四近為左輔右弼前疑後承按鄭說本曰既責禹以弼違又欲其欽四鄰謂所與同列之近臣當敬之使同心而弼我也陳大猷曰四隣諸

侯各有其職而舜悉以責禹者禹百揆無所不統也於此可觀君道亦可觀相道矣王炎曰無面從于上不諂欽四鄰于下不瀆新安陳氏謂蔡解欽

可通故錄之

侯以明之 書用識哉 工以納言

附考

蔡傳廣與崇方按周禮注崇高也方等也高廣

等謂侯中也易氏大射解云天子射虎侯其道九十弓虎侯之中廣一丈八尺三分其廣以其一為之鵠則鵠方六尺諸侯射熊侯七十弓卿大夫射麋侯五十弓其鵠以其弓之數降殺之凡侯天子

以三諸侯以二卿大夫以一

呂祖謙曰書以識兼記善惡如周制書孝弟睦婣有學者書其善也左傳斐豹欲除丹書書其惡也侯捷行于一時書識示于久遠

黃度曰工在周為太師納言時颺類若陳詩之事
吳澄曰射侯以禮教也納言以樂教也於此見帝舜為君為師之道**王樵**曰蔡傳謂工以納言即龍之所典而命伯禹總之蓋付其言于龍使不得行其諛以害政付其人于禹使有以革其諛而為忠也

俞哉 明庶以功

袁黃曰俞者然其言也哉者語助辭唐虞之際君臣相與豈有口然而心不然者哉况威加頑諛始終是並生之意禹如何而不然之耶禹果不然之而舜又曰臯陶方施象刑則是禹為無益之言而舜為悞諫之主矣詳禹之言只是勸勉並無不然之意亦未嘗說不用威而用德不知從何處生來

孔疏敷納明庶與舜典異者彼是施于諸侯其人見為國君故令奏言試功此謂方始擢用故言納言庶納者受取之庶謂在羣衆

王十朋曰諸侯以

黜陟為重故言試黎獻以多得為盛故言庶

丹朱 娶于塗山 十二師 五長 方施象刑惟

明

史記正義帝王紀云堯娶散宜氏女曰女皇生丹

朱范汪荊州記云丹水縣在丹川堯子朱之所封

也括地志云丹朱故城在鄧州內鄉縣西南百三

十里羅景綸曰堯不以天下與丹朱而與舜世皆

謂聖人至公之心知愛天下而不知愛其子余謂

帝堯此舉固以愛天下尤以愛丹朱也若使傲虐

之資輕居臣民之上則毒逋四海不有南巢之放

將來牧野之誅尚得謂愛之乎堯舜之于子亦貽

之以安耳

左傳禹會諸侯于塗山杜預注在壽春東北在今

府懷遠縣**愚按**寰宇記云古當塗國在今濠州西一百

十七里漢為縣屬九江郡晉屬淮南郡在壽春東

北輿地記謂即禹所娶塗山氏國也世紀云塗山

氏合婚于台桑之埜在鍾離西七十里即當塗縣

而華陽國志又云禹娶塗山今江州塗山今重慶

禹廟銘存焉山有禹王祠塗后村元人賈元亦云

禹生汶川生于蜀則娶于蜀宜也然塗山國自應

以當塗為是當塗之山于天下稍向中故禹娶妻會諸侯皆在于此况禹封陽翟去當塗亦不甚遠

史記索隱按系本塗山氏名女媧連山易曰攸女路史云禹年三十娶于塗山氏曰趨是為攸女死葬陽城

十二師孔傳作師旅之師謂一州用三萬人功九

州二十七萬庸以為此治水時徒眾其鑿甚矣疏

云九州立十二人為諸侯師以佐牧蓋本鄭康成

之說蔡傳從之

按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此

建五長畧如彼文耳孔傳云五國立一人為方伯

謂之五長其說又與王制不合姑從蔡傳可也

邵寶曰臯陶之象刑非必用于苗也惟明于天下

而可以風動乎苗理有固然矣苗雖頑獨非人哉

德以化天下無間于苗刑以示天下亦無間于苗

此帝舜之所以為大也

搏拊 祖考虞賓 祝嘏 笙鏞 簫韶九成

鄒季友曰蔡傳搏至拊循二訓皆從說文按釋文

云搏者指廣搏以擊之也拊與撫同廣韻云彈也

按也以此釋搏拊似優于說文更輕而擊重搏重

而拊輕取其聲之高下大小也又孔傳云搏拊以

韋為之實以糠所以節樂樂記治亂以相泣云相
即拊也裝之以糠糠一名相因以名焉形如鼓尚
書大傳云帝王升歌清廟以韋為鼓即搏拊也以
搏拊為樂器經典釋文蓋漢儒鑿說耳

金履祥曰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

宗堯此小戴收國語之言而失之者曾語有虞氏

顓頊郊堯而宗舜國語論禘郊宗祖皆以其有功于民者

祀之祀初舜不論其世也故注者謂虞以上尚德夏以

下親親戴氏祭法易其前後故讀者不覺朱子固

嘗言之矣無已則決之于書乎書稱舜格于文祖

即受終于堯之祖也稱禹受命于神宗即舜宗堯

之廟也其禘黃帝其郊嚳即宗堯之意耳是以有

虞子孫猶郊堯而宗舜以天下相傳則有天下之

大統焉有虞氏受堯之天下則宗堯宗堯則禘郊

堯之宗廟祖計堯以前亦或有然者也況國語固云

禘郊宗祖與報為五則禮固有並行而不相悖者

後世有為之說者曰祖考來格虞賓在位此有虞

氏祭顓報幕以至瞽瞍之祖考也胡氏大意國語所謂

祖顓頊與有虞氏報焉者也禘黃帝郊嚳宗堯書

所謂文祖神宗舜受堯之天下故宗堯之宗而祖

堯之祖也

路史大意

大傳所謂帝入唐郊以丹朱為尸

者也祖顓頊報幕以至瞽瞍者一家之私親也禘郊宗堯者天下之公義也朕韶之為樂正以紹堯而得名則祖考來格者即文祖神宗之謂而虞賓在位者安知非丹朱之在尸位乎況禘郊宗祖報五者各有所尊自不相厭與虞賓之位亦不相妨也故曰以天下相傳則有天下之大統焉至商周以征伐革命始與古異矣又曰舜處其子均于商而禹復封之虞古史謂舜宗祀堯至舜之子孫則更郊堯而宗舜此據國語韋昭之說也舜郊嚳宗

堯則禹固當郊堯而宗舜矣而乃以堯舜之祀歸之舜之子孫顧自郊鯀焉何也曰此夏之末造也夫三聖以天下為公則皆承其祖三王之子孫以天下為家則各祖其祖舜之宗堯禹之宗舜一也舜之郊嚳與禹之郊堯亦一也其郊鯀也則夏之末造也祀夏配天其諸始于少康乎于是郊堯宗舜則屬之虞思之國矣孔子曰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蓋商周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則杞郊禹矣杞而郊禹則虞郊舜而唐郊堯者天子之事守也

三禮考注

考周禮弦歌用之堂上鼓鼗塤簫用之

堂下祝嘏則堂上堂下皆用之以為作止之節

樵曰合止是每一奏之合止至今猶然蓋金聲玉

振則是特鐘特磬全樂首尾用之中間不用中間

奏者是編鐘編磬特鐘此所謂鏞也特磬此鳴球

也

附考

蔡傳背上有二十七鉏鉞刻以籟

音之

按刻字為句籟音爾雅云所以鼓故者櫟當作

輶也施簧管端簧管中金葉也頌磬頌鐘儀禮

注音容言成功曰頌也頌古與容通

林之奇曰饗禮云升歌清廟示德也下管象舞示

事也燕禮云升歌清廟下管新宮蓋堂上之樂以

歌為主堂下之樂以管為主其實相合以成

陳師凱曰郊特牲云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以

證此章無不合夏擊搏拊以詠歌詩章是歌者在

上也管鼗等與堂上之樂更迭間作是匏竹在下

也奏石絲以詠歌之時則堂下之樂不作奏匏竹

之時則堂上之樂不作今時樂亦然

按韻書箭有二音音簫者舜樂名也音朔者為舞竿蔡傳兼取

二義而以箭韶為舜樂總名又云簫古文作箭今

文作簫故先儒誤以簫管釋之其云先儒者孔安

國也安國所傳正古文尚書壁之^中之藏夫豈未見

而乃訓為簫管之簫乎又左傳是舞韶箭此從古

文作箭韶亦不類當考何楷曰荀子鳳皇于飛其

鳴將將其翼若干其音若簫有鳳有鳳樂帝之心

舊說鳳鳴若簫故帝舜之世作簫以象之及簫韶

九成而鳳皇來儀然則簫韶正當作簫管之簫而

蔡氏以為誤何耶陳暘曰舜樂以簫為主故曰簫

我磬韶九成商樂以磬為主故曰依

許謙曰樂有四節曰升歌曰笙入曰間歌曰合樂

升歌者工升自西階歌某詩是也笙入者工以笙

入于堂下奏某詩是也間歌者堂上歌某詩堂下

笙某詩一歌一笙相間而作也合樂者堂上堂下

之音並作也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間歌三終合樂

三終通之為十二而謂九成者升歌笙入共為三

成也書言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蓋詠時擊磬

撫琴瑟也此是說升歌三下管鼗鼓笙鏞以間蓋

間時奏笙堂下而隨之管鼗鼓鏞也此是說間歌

三成三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此是說合樂三成

元首明哉至隳哉

范祖禹曰夫君以知人為明臣以任職為良君知

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肖者不得苟容于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叢脞

矣臣不任君之事則隳矣

孔疏云君無大畧則不能任賢功不見知則臣

皆懈

此萬事所以隳也當舜之時禹為一相總百

官自稷契以下分職以聽焉君人者如天運

于上

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萬物生矣君不可以不逸也所治者大所司者要也臣不可以不勞也所治者寡所職者詳也不明之君務察而多疑故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為則雖聖智亦日力不足矣故其臣下事無大小皆歸之君政有得

失不任其患賢者不得行其志而持祿之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

司馬光曰臯陶之歌

言君明則能擇臣臣良則能治事也王者之職在于量才任人賞功罰罪而已苟能謹擇公卿牧伯而屬任之則其餘不待擇而精矣謹擇公卿牧伯之賢愚善惡而進退誅賞之則其餘不待進退誅賞而治矣然則王者所擇之人不為多所察之事不為煩此治事之要也

尚書埤傳卷之四

吳江 朱鶴齡長孺 輯

富平 李因篤天生

崑山 徐乾學原一 訂

夏書

禹貢

孔疏當時水土既治史即錄此篇其初必在虞書之內蓋夏史抽入夏書或仲尼始退其第

禹敷土 奠高山大川

馬端臨曰堯時禹別九州舜攝位分十二州禹後

又復為九左傳稱有夏貢金九牧鑄九鼎以象九州此可證也商但言九圍九有周秦兩漢分割不同自晉以後為州彌多所統彌狹且建治之地亦不一所姑以揚州言之漢以來或治歷陽或治壽春或治曲阿或治建業而唐始治廣陵南北分裂務為廣大僑置諸州以會稽為東陽京口為南徐廣陵為南充歷陽為南豫歷城為南冀襄陽為南雍魯郡在禹跡為徐州而漢則豫州所領陳留在禹跡為豫州而晉則兗州所領離析磔裂循名失實而禹貢之九州不復可考矣

鄭樵曰郡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所以禹貢分州必以山川定界使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不能移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不能遷是故禹貢為萬世不易之書後之史家主于州縣州縣移易其書遂廢

冀州

方回曰堯都冀州兼幽并營州地極廣不如是不足為帝畿重內輕外以內制外之良法也漢高祖定都關中西巴蜀北隴西上郡北地不以封諸侯王其王者皆在函谷武關之東以關西制關東猶

之堯舜禹以一河北冀州制河東數十百侯服也
顧炎武曰周禮職方河內曰冀州史記正義云古
帝王之都多在河東河北故呼河北為河內河南
為河外又云河從龍門南至華陰東至衛州東北
入海曲繞冀州故言河內蓋自大河以北總稱河
內而非若今之但以懷州為河內也**愚按**堯治平
陽舜治蒲坂禹治安邑三都相去二百里漢書言
河東平易饒鹽鐵曹操亦因河東資實平關中朱
子則以平陽蒲坂其地磽瘠朴陋非堯舜不能都
此據後世而論耳幽冀在雁門碣石之間于易東

北為艮萬山峙北萬水朝東後世言建都者形勢
之雄無加于此

治梁及岐

王應麟曰梁岐二山若從注疏則雍州之山距冀
州甚遠壺口太原不相涉晁以道用水經注以為
呂梁狐岐蔡傳從之**愚按**雍州梁岐在河西此在
河東梁山之見于經者不一奕奕梁山韓侯受命
今韓侯縣之梁山也太王踰梁山今扶風縣之梁
山也春秋成五年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杜預注
在馮翊夏陽此即韓城梁山春秋時屬秦晉之界

晉為霸主故得望而祭之傳所謂晉望是也蔡傳引以證此之呂梁山未合

岳陽

按霍太山今為中鎮此岳陽謂霍山之南其地所包者廣蔡傳專指岳陽縣言之非是**又按**汾水入河在龍門口故山海經水經俱作西注于河蔡傳云東入疑亦非

覃懷 衡漳

附考**蔡傳**涑水出乎其西**愚按**水經拒馬河即涑水在今大同保定去懷慶甚遠疑當作沁水今沁水

源出沁水州流岳陽縣界穿太行達濟源經武陟入黃河正在懷慶之西也注既以淇水出乎其東東西並言則不當遠取涑水明矣

曾肇曰地形東西為橫南北為從河自大伾北流漳水東注之則河從而漳橫矣 **附考****蔡傳**河徒矜

磔音伶**按**漢書有滎陽漕渠如淳曰矜磔溪口是也

白壤

附考**蔡傳**五物九等**按**周禮注五物五地之物也謂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九等謂駢剛赤緹音蹄墳

壤渴其列澤鹹瀉勃壤埴壚強其兩槩呼覽輕燹

音也駢剛土赤而剛強緹絳色也墳潤解也渴澤

故水處燹輕脆也用牛用羊用麋鹿等謂煮其骨

汁以漬種

厥賦 厥田

冀州惟言賦不言貢篚畿內之地物之所有皆屬

于王也周官以九貢制邦國之用于諸侯王畿則

九賦斂賦財亦此意按穀米兵牛之賦常賦也周禮之九賦又不在常賦之數

楊慎曰劉勰云井牧始于黃帝左傳所謂井衍沃

牧臯隰也井即助法牧即貢法孟子云五十而貢

考夏小正三農服于公田由此觀之雖夏亦助也

井田黃帝良法不應自禹而應廢當時任土作貢

或衍沃則井之臯隰則牧之未可知也

賦出于田而九州之田與賦不並等者何哉冀豫

衍沃之區荆揚魚鹽之海他物所出利倍于田所

以田輕而賦重也青齊土狹民瘠雍梁地險患多

土田之外雜出不厚所以田重而賦輕也至夏商

周取民皆什一而授田多寡不同羅泌謂禹時沈

菑未遠人功未盡修可耕之地尚少故家授五十

沿歷商周人力寢廣疆土益辟是故商七十而周

則百其言固然要以古之百畝非今之百畝也周制六尺為步步百為畝自秦至今皆二百四十步為一畝周尺當宋尺八寸四分當今營造尺八寸織造尺六寸四分則周人百畝為今二十二畝有奇耳夏田視周之半亦以尺度代更非田有多寡也夏十二寸為尺周八寸為尺蔡邕獨斷云夏十寸為尺殷九寸為尺周八寸為尺若亦以六尺為步百步為畝則夏之五十畝當今田二十四畝有奇視周田畧等矣夫務廣地者荒數口之家治田五十畝必至鹵莽多至百畝必至蕪棄聖王之厚民也躬教之稼敬授之時

使之繁碩穎粟少田之入當多田之收故田野治而民用足夏五十殷七十周百畝正限制之使不得廣種而鮮收也且井田之制世業世祿相傳已久溝塗經界為力甚難三代革命若皆一一更張不太煩擾乎度其時不過更易尺度以為一代之典曰五十曰七十曰百止易其名數不易其封殖亦畧舉成數言之耳輯章俊卿諸家說鄭介夫曰古天下之田無不屬官先王使貧富強弱無以相過各有其田得以自耕故天下無甚貧甚富之民至成周時其法大備畫地為井八鳩五規二牧九夫以

等其高下溝洫畝澮川涂畛徑以立其隄防疆井

既定無得侵奪商鞅開阡陌開者廢乃有豪強兼

并之患然未明以田與民也官不得治民乃自占

為業耳迄于漢亡兵燹之餘人稀土曠天下之田

既不在官又不終在民但隨力所能至而耕之元

魏行均田稍近古唐因而損益之為法雖善然令

民得買其口分永業始有券信日漸一日公田盡

變為私田而井田永不可復矣蘇轍曰唐制授民

取之于官斂民財有租庸調皆計之于口其後變

為兩稅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

為差田之在民其漸由此貿易之際不復可知貧

者急于授田則稅多而田少富者利于避役則稅

少而田多徭俸馬端臨曰隨田之在民者稅之而

一興稅役皆弊不復問其多寡始于商鞅隨民之有田者稅之而

不復視其丁中始于楊炎井田之良法壞于鞅租

庸調之良法壞于炎二人之事本君子所羞稱而

後之為國者莫不一遵其法一或變之則反致于

煩擾無稽國與民俱病則以古今異宜故也又曰

禹貢甸服有米粟之輸餘四服俱無之東萊謂王

畿之外八州皆以田賦當供者市易貢物故不輸

粟然則土貢即稅租也諸侯食其稅于國則稅名

為漢唐以來任土作貢著之令甲猶曰當其租入

然季世苛賦往往租自租而貢自貢矣 **邱濬曰**三

代貢助徹只是視田而賦之未有戶口之賦 賦口錢

貢禹謂始自武帝鄭玄注周禮九賦以為計口夫取民錢如漢之口算人百二十魏鶴山深非之

定稅以丁稽考為難定稅以畝檢覈為易兩稅以

資產為宗未必全非也但立法之初謂兩稅外毫

無稅率兵興廢廣不能不于稅外別有徵求國初

稽口定制以天下之墾田定天下之賦稅因其地

宜為等則夏稅秋糧歲有定額惟逐戶編為里甲

十年一輪差其法一定而可守 今世為賦者二夏

楊炎之兩稅為役者三曰里布曰均徭曰雜泛而又有銀與力之不同蓋用宋人差雇之法

大陸既作

徐常吉曰蔡氏引李吉甫杜佑以邢趙深三州為

大陸按導河北過洛水至于大陸漢志冀州信都

有洛水夫既過冀州信都則已越邢趙而之北矣

又安得求大陸于二州之境耶繼之曰又北播為

九河九河既在滄景間則大陸當求之于冀之下

滄之上以深州當之可耳隋改趙之昭慶為大陸

縣安知非屬傅會 **茅瑞徵曰**記此于田賦後可

得聖王經畫畿之深意是時京師既無輓漕歲入

不過千里使野多曠土何以佐經費又賦額頗廣

何忍厲民取盈如覃懷大陸一帶彌望沃野皆堪耕作而洪水初退之時因之樹藝其收必倍故記之以見力穡為天下倡所以實京師而壯根本也連言衡漳恒衛者大河之旁其地最苦崩齧橫決得一二支水疏引穿鑿渠以便灌溉尤于耕作為易也

夾右碣石入于河

韓邦奇曰東海至永平府南發出一洋東西百餘里河從此洋之西自北注之此洋正逆河也碣石正在右轉屈之間碣石在海洋北洋濶五百餘里

高峙其右由海入河望之如在右掖此史臣曲寫其由海入河之形而非謂河之自碣石入海也程泰之大昌雖有辨而亦糾結于諸家之說其他勦

說雷同又不足道矣此與朱蔡說不同然極有理

鄭曉曰王畿不制貢碣石與島夷連書此即島夷

入貢之道也本黃文叔說**愚**謂帝王之治夷貊限山絕

海視若鱗介三代之時北狄憑陵而肅慎入貢楛柎亦以隔在遼海之外內地夷險無由習知其制

之亦易也後世三韓來助梟騎漢高祖始資其力矣

鮮卑易種遼西晉武帝始弛其防矣資其力則彼之

求難厭弛其防則我之情易得久而俟隙乘便禍
亂遂深乃知島夷制貢紆道海曲既使就我戎索
又不使狎我井疆其慮豈不至深遠乎

濟河惟兗州

司馬光曰兗州境包今之河朔漢兗州界在今河

陽非禹貢舊境矣也**章如愚曰**三代以前黃河自宋

衛州之黎陽縣境折而北流故北京今大名府及河北

東路諸州在河之東即古兗州之域秦漢以還河

決而東下故兗州之域隔在河北而河東之名乃

移在并州

自洋南遠望如在海中實未嘗淪入于海也

韋昭曰碣

石舊在河口海濱後水溢漸淪入海遂去岸五百里**袁黃曰**碣石在今撫寧

縣西南海中離岸三十里蓋古滄州與平州相對

自滄州望之則離岸五百里自平州言之止三十

里耳北方貢賦之來在五百里之海內行舟則碣

石正在其右蔡傳離岸五百里應止緣滄州志而

未考其實遂謂九河皆淪于海豈知其見在乎又

引程氏說謂遼濡滹易之水皆中高不與河通亦

誤濡易滹沱之水去今帝都近縱使入河亦不由

行遼水又在塞外安得由之**徐常吉曰**孔穎達疑

渤海北距驪城

即今撫寧縣

五百餘里河入海處遠在

驪城碣石之南其言近似而未得其要今觀禹貢所云至于碣石入于海自言導山而未嘗言導水導河但言同為逆河入于海而初不言碣石後世相沿以為河自碣石入海者誤也河自在渤海靜海之間入海想在今衛河入海之處今京師以東地靜海一帶為下轉而之北為永平昌黎則地勢漸高陵谷易遷而地形不改向時之地當亦不與于今則河水決無由驪城入海之理也夫所謂夾右碣石入于河者海水漫天入河之道難認碣石

九河

呂祖謙曰禹不惜數百里地疏為九河以分其勢善治水者不與水爭地也

安九河故道孔疏謂

徒駭最北鬲津最南皆在滄瀛景德之間朱子孟

子注分簡絜為二蓋本爾雅蔡傳合之為一

從輿地記

云其一即河之經流吳氏程謂南皮縣明有簡河何嘗合絜為一旦徒駭乃河之本道九者之外安得更有經流乎

韓邦奇曰

古河今止長垣開州

清豐畧見其跡然未必禹時故道也永平府碣石山在海東南之灣永平謂之南海此洋東西長南

北狹古河從此入海今河徙而洋存又曰據山東通志馬頰在商河覆釜在海豐鈎盤在德平鬲津在樂陵徒駭在齊河皆濟南府屬今真定府東三百里方是濟南北境真定去濟南東西六百餘里古河自泲水直趨北至大陸皆真定地又北播為九河固永平河間地也不應河至大陸折而東反回流而南以至濟南之境滄州古志云徒駭在本州廢清池縣西北太史在南皮縣治北馬頰在景州東光縣界胡蘇在滄州慶雲縣西南簡絜在南皮縣城外鈎盤在獻縣東南鬲津在慶雲縣其地

相去不遠當是九河故道古志得之土人可徵也徐常吉曰今衛河入海之道地形最下禹時九河當入海于此凡海水易溢之處古皆有捍塘今淮安嘉興皆然獨滄瀛一帶為沮洳萑葦之場則北海之未易溢可知也王橫漢人假令自堯至漢海溢浸數百里則自漢至今滄瀛之地桑田當盡為海矣蔡九峯據之遂謂九河入海于碣石方九河未沒海之時從今海岸東北更五百里平地天水勢就下滄瀛之地既已濱海何不遂注之于海乃更引之向北斜行經五百里七何為耶若如所云

澠沮

是引河以就碣石初非即碣石以證河其誤明矣

按爾雅釋名澠反入反入者河決出復還入也王

晦叔炎云澠出曹州兗州府志澠河在曹州東南

二十五里惟沮無考水經注濮陽城西南十五里

有沮邱城豈城以水得名歟元域志濮州有沮溝

古河濟支流當在曹濮之間自河遷濟伏今皆塞

為平地諸家多引汲睢為言二水皆經流豫徐與

充無干況經文之沮本子余切睢水之睢乃許規

切音雖漢高彭城之敗睢水為之不流音義既殊

津途互別蔡傳引曾氏說疑睢水即沮水失考故

耳

厥賦貞

金履祥曰貞字本下下字也古篆文凡重字者或

于上字下添二充賦下下篆從下下或誤作正正

通作貞**朱震**曰貞者隨所卜而後定之名也充地

最卑狹水患難平盈虛未卜故必作十有三載歷

歷試之史記太陰正義云太陰歲在子旱明歲美

至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

惡蓋歷十二辰而豐儉可定始可得其大同之法

也按說文貞卜問也周語有貞于陽卜此說本此了凡取之

浮于濟

愚謂近謂

說

濟南入于河

漂各從其便夫所謂南入河者以南溢之滎言也滎澤在豫州若兗州之貢必假道于豫則入豫之南河矣濟水出陶邱而北即經流兗境雷澤濟之鍾也沮水濟之別也至壽碭而合汶至歷下而合樂今兗濟以北皆濟水也安在必南溢之滎為可達河耶古時濟漂通流漢以後遂不相屬孔疏云從漂入濟自濟入河與經文所次水道不合當是

從濟入漂從漂入河

鄭端簡亦云舊作二道者非是

黃度曰孟

子禹疏九河淪濟漂而注諸海史記河至大伾禹以河從來高湍悍難行平地斲二渠引河北載之高地二渠濟漂也濟通滎濮鉅野旁連菏孟為停涵游緩之勢漂行魏博淄齊間逶迤千餘里乃入海皆所以殺河暴怒然後得引而載之高地也孟康謂二渠一漂一出貝邱今東昌府清平縣西南折王莽時空世稱王莽河者非也王莽乃是漢秦間河瀆自周時河徙故瀆難憑矣**又曰**河過洛汭勢當就卑禹既疏濟然後引河而東過大伾又當就卑禹

又疏漂然後引河而北於是河行漳洺瀆合滹沱
寇易以入海所謂不逆地也附屬孫順者也鄭樵

曰史遷河渠河書所為二渠一漂一北瀆北瀆即王莽河復禹舊

跡是以二渠出于禹及考之禹貢河自龍門至于

大陸皆為一流至秦決魏郡始有二流子長之論

蓋誤指秦時所決之渠以為禹蹟也二渠說不同備存待考

愚按水經云浮水故瀆浮水一名繁瀆即澶淵東北至東武

陽縣今東昌府朝城縣東入河漂水出焉西漢末河并行

漂川其後河徙而漂不復存今故道難詳東昌志

漂河在高唐西二里一統志濟南章邱縣東北七里有漂河齊乘謂之獺河非

禹貢蓋累得其彷彿程氏謂出東武陽者乃漢河

與漂異羅泌又謂漂是濟派至東武陽縣入河皆

不知何所據而云也

海岱惟青州

鄒季友曰孔傳東北據海疏云據謂跨之也故以

海北遼東西之地為青州之域今蔡傳云東北至

海則疆域至海而止又冀州傳中引程氏云冀之

北境則遼東西右北平蓋與孔說異矣而舜典傳

中尚仍孔傳分青州為營州之語自相背戾當正

之也青州貢道自汶達濟別無海外之道而冀州

夾右碣石入河則正是遼東西貢道乃青州北境所至之海也王樵曰孔疏引漢末公孫度據遼東自號青州刺史為證中國疆界固有非至海畔而止者如朱崖在大海中自為一隅而屬於嶺南然雖越海而土俗相接又他無可附若遼東則固中國之東壤耳豈有不屬接壤之冀而遙屬隔海之青乎愚按周并營州于幽州職方氏其澤藪獫狁其浸菑時康成注皆在青州域內則周之幽州半得青州故壤又爾雅名青州曰營州馬融云舜以燕齊遼遠分燕置幽州分齊置營州亦同二孔氏

之說然以經文貢道考之誠如鄒氏所疑豈遼東屬青乃商周以後之制禹時則不然耶更考顧炎武曰

遼東西右北平不載禹貢止碣石繫之冀州疏謂青州當越海而有遼東無據于欽曰青

州東北跨海跨小海也本名渤海亦謂之渤海

別支名也自平州碣石南至登州沙門島是為渤海

海之口濶五百里西入直沽幾千里焉漢王橫乃

謂九河之地淪為小海然則唐虞之地青州跨海

者跨何海耶蔡氏書傳金氏通鑑前編皆祖橫說

又謂小海所淪青兗北境悉非全壤豈二州北境

有荒漠棄地為海所淪沒而歷代信史不之書耶

無是理也。**愚按**志稱沙門島大海以西皆為青州北今海今青州古北海濟南河間古渤海地名分而海則一孔傳所云東北據海者此是也永平府南至海岸一百六十里即此海其登萊之海在正東又非禹貢所表識

維淄

按淄水地理志云入濟水經則云入海蓋馬車瀆以下齊乘云青水泊北出為馬車瀆今高家港也乃濟水入海處淄水入海之道與濟水正同或疑淄若入濟貢道何不由之而以班志為誤特未考耳蔡傳此云入濟下

又云入海宜定從一**陳啓源**曰蔡傳漢志淄水博昌縣入濟今青州壽光縣也按漢博昌屬千乘郡在宋為博興縣若壽光本漢縣屬北海郡宋亦名壽光宋志青州見有博興壽光二縣蔡以博昌為壽光誤矣又水經注淄水至千乘琅槐入海不云壽光考通志淄水入海在壽光界蓋博興與壽光本壤接

浮于汶達于濟

按今張秋北有鹹河即大清河古濟今汶通會城是浮汶故道

山東通志 宋初都汴京東之粟歷曹濟及鄆入五

丈原在魚臺縣至京師元初開濟州新河由大清利津

諸河入海由海道至直沽既而海口沙塞復從東

阿陸輓至臨清入御河元初之漕汴河至中灤陸運至淇門復由衛河以達

京師中灤在封邱縣西南又開膠萊新河以通海

運其後開會通河自濟寧直達臨清水運四百里

然河渠淺澁舟不負重歲運不過數十萬石終元

之世海運不能廢也國初給餉遠卒海運如故永

樂都北亦嘗行之其後復浚會通河于是漕利通

而海運罷膠萊故道亦遂湮廢于慎行曰汶水由

東平北流合北濟故瀆以入于海泗水由曲阜南

流合南濟故瀆以入于海此水經故道也自元憲

宗七年宋理宗季年濟倅畢輔國始于堽城之左作斗

門遏汶流至任城今濟寧州入泗以餉宿蘄戍邊之衆

謂之引汶入濟濟水故道此堽城壩所由始也世祖至

元二十年以江淮水運不通自任城開渠達于安

山凡百五十里為一牖于奉符即堽城壩以導汶水入洸為

一牖于兗州即金口壩以遏泗水會洸合而至任城會

源開南北分流此天井閘之所由始也二十六年

用壽張尹韓仲暉言復自安山開河由壽張西北

至東昌臨清直屬御漳

凡二百五十里謂之引決

絕濟

絕者濟為漕河也

此會通河所由始也國初河

決原武會通河塞永樂九年命宋尚書禮濬其故

道過汶水全流南出汶水之西

築壩于東平戴村橫亘五里入

于南旺

南旺最為高阜而河身跨焉在汶上縣西三十里濟寧北八十里

分而為

二六分北流以達御漳

海入四分南流以接沂泗淮

此南旺所由分也

比舊河北徙幾二十里又于戴村北留坎河口溢則決之以入海

泗則塞之以濟運由是汶水不復入洸而會通河復矣

然當會通初開未受

河患安流者數十年至正統景泰以後河往往決

祥符黃陵諸口橫貫張秋運渠東流入海而運受

河患于北于是徐有貞劉大夏相繼治之此張秋

決河所由平也正德嘉靖以後往往決曹單諸口

直灌魚臺蹋場口東南入淮而運多受河患于南

于是盛應期朱衡相繼治之此夏鎮新河所由成

也總之漕在東者出入兗境十居其七而沂泗汶

洸諸水

汶之支為洸泗之合為沂

挾百八十泉之流互相輸轉

以入于運自金口堰修而泗水盡入于漕戴村堰

修而汶水盡入于漕張秋功成而河之北決塞夏

鎮功成而河之南道徙故漕之利在汶與泗其要

害在河王樵曰今漕道南自淮陰北抵海口計三

千餘里而山東之泉水通運河者不過汶泗諸流當河之未南徙也以汶泗諸流濟三千餘里而未嘗不足及河之決而入運河也不憂其氾濫則虞其淤塞雖有山東諸泉不復為運河之利何也黃河未來運道全賴諸泉故當時建閘築堰以節宣之尺寸之水盡為漕用黃河既采而運道不資于泉故泉政日弛泉流日微或為豪強所侵或為沙礫所塞譬猶人身精氣愛養則常盈耗散則隨竭無足怪也

山東轉漕全賴汶水濟運原不資于黃河說者謂引黃入漕如延盜入室正德以後黃流益盛當其漫溢濟汶諸水皆從之入海而會通輒水衝沙淤于是治運難治河益難

海岱及淮惟徐州

于慎行曰往時大河流燕齊間由岱宗之北挾濟入海今從徐方頽反出岱南挾淮入海地道所由變遷也

愚按禹時淮北為徐州淮南為揚州周淮北為青州春秋淮北為魯為齊為宋南為吳故晉欲通吳必假道宋之彭城後楚破越東侵泗上盡取吳故地而淮南北皆為楚

章如愚曰禹別九州其道里廣狹全不相侔濟河

兗淮岱徐相去不能千里荆河豫千里而羸海岱

青千里而縮荆山衡陽荆二千里東海西河冀二

千里壽春之淮潮陽之海揚相去且五千里龍門之黃河燉煌之黑水雍相去以四千里至華陽黑水梁窮數千里而未知所經是何廣狹之殊也或謂九州之內品列墳壤故道里無得而均然荆河淮濟之間兗徐豫三州境至不能當淮海一州之半使三州壤別難并揚州之大獨不可待而釐耶蓋九州之制實倣井田之法王畿居內八州環拱是同養公田之義也故區別壤境不因土宇之小大惟據民田之多寡而均之耳如荆河淮濟之間百舍坦夷萬頃一瞬而又當中原要區民力修地利盡故

徐兗豫土最狹也至淮漢以南

揚在淮南荆在漢南

函劔以

西

雍在函谷西梁在劔門西

江湖環流關嶺重複又僻在遐陬

濶踈稼政平地蓋寡闢田甚難故荆揚雍梁最遼濶也西漢去古未遠方其極盛天下戶口千二百餘萬徐兗豫當五百五十萬青冀二州當三百五十萬而荆揚雍梁四州僅當三百萬戶夫民非穀不生穀非民不殖推其戶口之數足以見田疇之多寡九州之別惟民田是均斷可識矣愚按古時封建其疆域道里之數亦當以井田為準如周公封魯孟子云方百里明堂位云七百里所謂百里

蓋指鄆鄙郊遂之地可建晦出賦者而言如後世所云食
封魯地在泰山之陽徂徠梁父諸山皆居封域濟
河環之其井甸所出罔不能越百里而加贏也若
明堂位之七百里則包邱陵阪險及附庸間田在
內王制名山大川不以封而又有間田以眡列侯
之功罪而予奪之孟子所謂慶以地讓以地者是
也然其法止可行于中原博衍之區至于交益甌
閩地皆崇山巨浸則載師所不能詳此禹服五千
之外先王半棄之而為夷貊也歟

淮沂

金履祥曰徐之水以沂名者不一出今兗州泗水
縣尼邱山過魯城南入泗者曾點浴沂之沂也今
海州沐陽縣有沂河口周禮沂沐之沂也出沂州
新泰縣今沂水縣艾山西南入泗者最大此禹貢之沂
也愚按今沂水一出沂水縣艾山合沂山之汶流
至邳入泗達淮地志出泰山蓋縣者是也一出曲
阜尼山東南六十里西流至兗城與泗合注濟寧
水經注出尼邱經雩壇者是也其沐陽之沂即艾
山派耳齊乘云沂水至沂州城東又南
分入三十六穴湖東通沐水吉甫分為
三恐非

大野

王樵曰蔡傳謂鄆州中都西南有大野陂宋鄆州

今東平州即古東原而中都即汶上也今南旺湖

實在汶上西南汶水西南縈迴一百五十里河紀云南

旺湖周百五里漕河貫乎其中西湖南廣衍倍

于東湖南而東湖北接馬踏伍莊坡湖以

及安山南接馬場坡湖以及昭陽諸湖綿亘數百

里而東原徐鄆諸邑又悉環列于左右與古今志

合是南旺湖即古大野無疑齊乘云鉅野今梁山

與泊水匯而為一自禹時大野澤既鍾清濟洙

泗而成而泗通于淮濟通于汶淮通于沂汶通于

洸而泗之上源又自大野而通于濟則是大江以

北中原諸水縱橫交織皆于大野相連而當時入

貢之路若青之浮汶兗之浮濟徐與揚之浮淮泗

亦皆與大野相關是大野在古已為貢道之要會

矣今漕運尤資之設四水櫃曰南旺在汶曰安山

在東曰馬場在濟曰昭陽在沛各建閘壩以時啓

閉而南旺分水嶺地最高所謂水脊向非南旺會

通雖開亦枯瀆耳但今者有沙淤盜佃決堤之三

患此不獨漕河失利而泰山以西夏秋水發奔注

此中汴宋末嘉祥鉅野曹濮壽張之間遂成巨浸
是以有梁山灤之亂可無慮哉

輯王方麓
諸家說

浮于淮泗達于河

按泗水入淮淮泗不與河通而云達于河者西則

由灘東則由濟蔡傳引許慎說文其說是也

疏云
徐州

北接青州既浮淮泗當浮汶入濟以達于河**按**汶
泗通流始自近代古時汶北入海泗南入淮故蔡
傳用許金吉甫言古文尚書作達于荷說文引書

亦作荷荷澤與濟通而泗水上注之自泗達荷則

達濟可知然八州之貢皆以達河為至兗州言達

于河故青不言徐州言達于河故揚不言其義實

相因安知古文不有誤耶 **蘇傳**自淮泗入河必

達于汴世傳隋煬帝始通汴入泗疑禹時無此水

道按漢書項羽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為

漢東為楚文穎注云于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

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汴泗會于楚即今官

渡是也魏武與袁紹相持于官渡乃楚漢分裂之

處蓋自秦漢以來有之安知非禹跡耶禹貢各州

之末皆記入河水道而淮泗獨不能入河帝都所

在理不應爾意其必開此道以通之其後或為鴻

溝或為官渡或為汴上下百餘里間不可必然皆

引河水而注之淮泗也故王濬伐吳杜預與之書
曰足下既摧其西藩當徑取秣陵自江入淮逾于
泗汴沂河而上振旅還都夫王濬舟師之盛千古
未有而自泗汴入河可以班師則汴水之大不減
于今亦足以見秦漢魏晉皆有此水道非隋煬創
開也自唐以前汴泗會于彭城之東北然後東南
入淮近歲汴水直達于淮不復入泗矣茅瑞徵曰
今運河亦從淮合泗而接流會通河必經于濟此
取道山東者也子瞻所指蓋自宋都河南一路言
之即水經所謂汧水為灘入泗者也韻會汧皮變
反今作汴蓋

避反字羅羊
云隋煬所易

邱濬曰漢以來漕路所謂汴船不

入者率由蔡河經泗州入淮而呂梁之險未有
以之為運道者惟謝玄淝水之役堰呂梁水利漕
蓋瀦水以漸用耳非通運也宋真宗時趙守倫建
議自京東分廣濟河自定陶至徐州入清河以達
江淮漕路又以呂梁灘磧之險而罷至本朝始用
之為運道云呂梁洪在呂梁山下
昔稱天險今削平

尚書埤傳卷之五

吳江 朱鶴齡長孺 輯

廣平 申涵光和孟

無錫 錢肅潤礎日

訂

禹貢

淮海惟揚州

按孔傳北據淮蔡傳改作至為是蓋自淮以北即屬徐州境不得言據也

杜佑曰按禹貢物產貢

篚職方山藪川浸皆不及五嶺之外又荊州南境至衡陽若五嶺之外在九州封域則以鄰接宜屬

荆州舍荆而屬揚斯不然矣茅瑞徵曰九州疆境繡錯而冀兗徐豫尤接壤難辨如鄆州以為兗曹單又以為豫兗州魯郡且入徐州夫徐州曰東原底平則鄆果專屬兗乎岱為青之鎮山則魯郡果專屬徐乎單為碭山魚臺之境又果專屬豫乎至黃州本荆也而唐十道圖以為揚陝虢近雍也而通考以為豫商州近豫也而通畧通考並以為梁宋史又以為雍若大名一府分屬冀兗此果誰為確據乎當禹時閩廣滇黔遠在荒服而揚州所紀止于彭蠡震澤則兩浙為吳越之境亦未入王會

也今以閩浙附入揚州已為影響而唐十道圖至以鄂潭衡永澧朗辰錦等州並入揚州南境而嶺南一道東南際海西極羣蠻凡七十州亦以揚州南境括之可謂殽亂禁沓靡所適從矣杜佑于古九州外別分南越一條庶幾近之愚按自晉以下歷代史皆云五嶺南至海是揚州之域洪容齋云揚州并之蓋萬里析之且百郡其延袤之廣可知經文淮海之海與青徐二州異青徐之海東海也揚州之海乃苞絡南海而言今廣南是也導黑水入于南海則南海明見經文即如通州之貢齒革

羽毛皆產炎荒安得謂五嶺之表必非方貢所及耶若彭蠡三江震澤而外禹貢無他紀者江淮諸流皆以海為歸墟則此外之被水患者少又揚州南偏悉是山谿計不勞施功故畧之耳夫聖人制服雖止于五千而會稽寶轍跡所至南交亦聲教所敷閩越之隸版圖復何疑哉但云五嶺以南俱屬揚州則不必然當分轄荆揚二州之域

彭蠡

按彭蠡蔡傳前引漢志在彭澤縣西後以為即鄱陽湖各志同金吉甫謂即漢志云湖漢九水者是也

曾彥和書解以豫章九水合于袁坤儀云彭蠡在漢湖東至彭澤入江朱子取之彭澤非鄱陽湖也鄱陽在今饒州南康之間其水出湖口入江又東北七十里而至彭澤存其說待考

三江既入

三江之說不一班固漢書以一從吳縣南東入海為南江一從蕪湖西東至陽羨東入海為中江一從毘陵北東入海為北江郭璞爾雅注以為岷江今大江浙江今錢松江今吳注國語以為松江浙江浦陽江水經一名潘水在會稽界一統志在錢塘浦陽江縣界○**史記正義**曰韋注非也

其源俱不庚仲初賦注吳都張守節正義顧夷志吳地皆

以為松江東江婁江蘇傳即據經文之中江北江

南江其說似可信乃蔡傳及黃東發金吉甫諸家

皆主松東婁之三江蓋以此三江連派震澤吞吐

百川吳越諸水皆從之洩又周禮荊州州曰江漢

揚州川曰三江可見揚州自有所謂三江而非即

江漢三江若以彭蠡為一則上文既出彭蠡不應

下又出三江矣況南江未見經文必增此以合三

江之名亦所未安故有取于庚仲初之說耳然經

云既入者入于海也必入海之道有三然後可以

當三江之目據吳都賦注則東江婁江入海注云

湖東注為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據史記

正義則惟婁江入海似三江口既分東婁二江復

合為一江而入海者正義云三江在蘇州東南三

太湖曰松江古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至

規湖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入

其分處號三江曰婁江考朱長文吳郡續圖經今松

江大黃浦入海者為東江王圻曰唐開元元年築

吳淞江長一百五十里沿江海口盡為堵截而東

江隍沒無考黃度曰范蠡伐吳自會稽沿海入

秀州澉浦即水經谷水也東江即谷水沈潛曰水

經注外吳記云一江東南行入小湖自湖東出為

谷水谷水出為澉浦以通巨海今澉浦尚存泖水南

鹽官東出為澉浦以通巨海今澉浦尚存泖水南

來注之此即古東江之跡未嘗陞沒小湖疑太倉

即今白蜆江此說典黃文叔合并錄備考

劉河入海者為婁江陳繼儒曰婁訛二江皆松江

支流入海之道未見有三也近世歸熙甫有引國

語吳之與越三江環之謂當從郭璞岷江浙江松

江然吳越春秋云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之口

五湖之中則三江自在吳地貨殖傳吳有三江五

湖之利是也所謂吳之與越三江環之本言三江

控帶吳越之境耳未可深泥自桑欽許慎輩俱云

江水至山陰合浙江故景純以浙江為三江之一

然浙江發源徽黟與岷江別派酈道元已辨之豈

足據乎沈潛曰宋淳熙中直學邊韶修崑山志言

沙即胸山沙帶謂之揚子江口由徘徊頭而北黃

魚塢謂之吳淞江口浮子門而上謂之錢塘江口

三江既入禹跡無改此說本郭璞注歸太僕祖之

然經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是江與澤相因者也

與越三江環之此為范少伯言則可謂為禹跡則

也然愚謂三江既入與震澤底定連書則此三江

者必與岷江震澤相為吐納今大江東過江陰許

浦入海班固所謂北江也永陽江在溧陽西北下

流至宜興注太湖入海班固所謂中江也吳淞江

分東婁二江入海班固所謂南江也水經云江水

自石城東出過毘陵縣北為北江其南江東北為

長瀆歷湖口

屬注即太湖

東則松江出焉江水奇分謂

之三江口

即松江東婁三江

又云中江在丹陽蕪湖縣南東

至陽羨縣入海所分三江與班志正同王荆公謂

一江自義興一江自毘陵一江自吳縣亦取班志

說吾謂禹貢職方之三江必指此無疑矣古時五

堰未築江水挾金陵宣歙諸水南東注于太湖北

江中江為太湖上流南江為太湖下流上下流皆

入海故條之底定學者特疑中江北江之名與導

水之文相亂故多主松東婁而言此亦講求水利

可耳以之解經豈定說乎三江錯書于彭蠡震澤

之間所苞絡必為廣遠而僅僅以震澤下流當之

此泥傳註而不求博通之說失也

歸有光曰

太湖入海獨吳淞江一路江顧自湖口

距海不遠有潮泥填淤反土之患湖田高腴往往

為豪姓所圍佃積占芟蘆而與水爭尺寸之利所

以松江日狹議者不循其本沿流逐末別浚浦港

以求一時之益而松江與支流無辨海道遂至陘

塞豈非治水之過與蓋自宋揚州刺史王濬以松

江滬瀆壅咽不利從武康紵谿為渠洽直達于海

穿鑿之端自此始夫以江之陘塞宜從陘塞而治

之不此之務而別求他道所以治之愈力而失之愈遠也世之論徒區區于三十六浦間有及于松江亦不過浚盤龍白鶴漚盤龍浦在松江嘉定未見能曠然修禹之跡者宜興單錡書為子瞻所稱然欲絕西來水不入太湖殊不知揚州藪澤天所以豬東南之水也今以人力遏之夫水為民患亦為民利就使太湖可涸于民豈為利哉余以治吳之水宜專力于松江松江既治太湖之水東下他水不勞餘力矣又曰松江源本洪大故別出而為東江婁江今松江既微則東江之跡滅沒不見無足怪

者故當復松江之形勢而不當求東江之古道也元末周生綱領之論實為卓越然欲求東江古道則于嫡庶之辨終有未明夫以一江洩太湖之力全則勢旺故水駛而常流力分則勢弱故水緩而易淤此禹時之江能使震澤底定而後世之江所以屢開而屢塞也歟袁黃曰吳淞古道深廣可敵千浦今黃浦通流不下劉家河而吳淞日淺蓋黃浦總會杭嘉二郡之水而又有澱山泖蕩諸水從上而灌之劉河受巴陳諸湖之水而又有夏駕新洋之水在崑山從旁而注之是以流皆清駛足以

敵潮惟吳淞受太湖之派而又有長橋石堤為之阻遏至所經龐山九里二湖又多灘漲上流微故下流塞其間又有下駕新洋掣其水以入劉湖其勢益弱一與潮遇輒壅滯不行無惑也永樂初夏蘇松上言吳淞江舊袤二百五十餘里廣一百五十餘丈前代屢浚屢塞自吳江長橋至夏駕浦約一百二十餘里雖云通流多淺狹之處自夏駕浦約上海南踰浦可一百三十餘里湖沙漲塞已成平陸若劉家港白茆江皆係大川水流迅急宜浚吳淞南北兩岸安亭等浦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使直注江海又大黃浦乃通吳淞要道今下流壅淤旁有范家浜至南踰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深濶上接黃浦以達湖泖之水此即禹貢三江入海之跡夏允彝曰吳淞迤東入海深廣與夏駕新洋南北相望屢經開浚皆為民利○以上言三江皆主蔡傳

震澤底定

王樵曰揚州之境嶺自柳柳虔虔虔北支趨敷淺原

水皆東流又自建嶺一支轉而北趨金衢為歙嶺

亘宣州而抵建康其岡脊以西之水皆西流匯為

彭蠡其岡脊以東之水南則浙江北則震澤也彭

蠡不瀦則江西江東諸州之水為揚西偏之患震

澤不定則浙西諸州之水為揚東偏之患揚雖北

邊淮而于徐已書又雖中貫江而于荆已書朝宗

獨大江之南西偏莫大于彭蠡東偏莫大于震澤

特舉二水以見揚之土田皆治又曰古者震澤之

水其西北上源則有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由宜興百瀆以下震澤其西南則有苕霅諸水由湖州七十二港以入焉所賴導之入海者止松東婁三江而已水來甚多而洩之者甚緩此東南所以多水患也自宋築五堰水陽江銀林江等堰考五堰始于漢于宜興以西溧陽之上而宣歙諸水皆西北入蕪湖固有以殺其上源之勢其後商人以簿木往來之阻給于官而壞其防昔人欲復五堰者此也五堰既廢由是荆溪多積水而百瀆陲塞無以遂其東下之勢昔人欲疏百瀆者此也宋慶曆中築長橋于吳江

岸以便舟行之牽挽而水道阻緩昔人欲闢石塘易木橋千所以分利之者此也凡此皆單鏹之說也國初因五堰舊跡立銀渚東壩禁商簿往來既可以挽東壩以西之水北會金陵以成朝宗之勢又使東壩以東之水返注蕪湖不下震澤而三吳享陸海之饒是豈徒得五堰之遺意而已哉乃東南之永利也東壩既足以當五堰之利則上源既殺下流亦減荆溪百瀆疏之可不疏亦可長橋之在吳江去之則有妨于運道存之亦未見有阻于太湖其所急者惟在吳淞江之通利也深耳說見上

葉夢得曰

孔傳以太湖為震澤非是周禮九州有澤藪有川有浸揚州澤藪為具區其浸為五湖凡言藪者皆人資以為利故曰藪以富得民而浸則但水之所鍾也今平望八斤震澤俱在吳江之間水瀰漫而極淺與太湖相接而非太湖自是入于太湖自太湖而入于海雖淺而瀰漫故積潦暴至無以洩之則溢而害田所以謂之震然蒲魚菱芡之利人所資者甚廣亦可堤而為田與太湖異所以謂之藪澤他州之澤無水暴至之患則為一名而已而具區與三江通塞為利害故二名以別之禹

貢方以既定為義是以名震澤而不名具區也

按職方具區即禹貢震澤孔氏書傳鄭氏周禮注

所云在吳南者是也但以為即五湖則不然職方

諸州皆有藪澤不應揚州水國反獨無之而與浸

同處孔疏云揚州浸澤同處論其水謂之浸指其澤謂之藪孔鄭所云吳南

者漢吳縣治之南也吳縣治之南為今吳江至嘉

興一帶禹時懷襄未平三吳一壑具區當于其地

求之若五湖即今太湖自環吳縣境之西北豈可

合之為一哉具區之源當與太湖俱來苕霅而水

草所鍾淺而易溢太湖水西來汎濫則澤水奔騰

震蕩自底定之後陂障可施沮洳數千百里民仰其利故爾雅謂之藪職方謂之澤藪而五湖則別之曰浸迨乎日久填淤生殖漸繁遂成沃壤漢世諸儒求其地而不得遂合而一之孔穎達又曲為之說豈知三代以前固有浸澤之不同哉吾意今吳越之間凡濱河而沃衍者皆古震澤地特世代荒遠川隰更移其故蹟不可詳耳抑非獨此也爾雅周禮所載諸州澤藪如陽紆獫養大陵甫田焦獲等今皆變為原陸不能定其所在蓋川浸通流今古不改數澤稀水最易澱淤歷數千年而墮沒

不可考無足怪者奚獨具區為然耶石林所云雖似駭俗考之周禮實為至當余故表而著之

厥田惟下下

金履祥曰古人尚黍稷田祿五種

漢食貨志種穀必謀五種以備

菑故雖旱潦而必有所收塗泥之土其田獨宜種怕不利他種故第為最下

卉服 織貝

孔疏葛越南方布名**愚按**文選石苞書葛越布于

朔土注葛越草布也後漢書世祖嘗敕會稽獻越

布蓋越亦葛類也

六經正誤云越即麻紆蕉蘇黃草之屬禮記大路素而越席注

草席也音活葛越之越亦當音活

又按注疏止言葛越而蔡傳兼

及木棉木棉出交廣即今斑枝花與草綿異草棉

今江南之棉花也邱文莊謂木棉至宋元間種始

傳入中國考通鑑梁武帝木棉阜帳則六朝已有

之但唐虞時外夷所貢未必即此種耳

織貝蔡傳具二說前說出鄭玄後又云今南夷木

棉衣精好者亦謂吉貝愚按吉貝之名昉于南史

不可謂禹時即以入貢且諸州篚實皆幣帛絲纊

非必盡出于各夷也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按吳夫差于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

至宋口通糧道見左傳注江淮之通自此始吳幼清澄

謂江北淮南地高于水溝通江淮止是江淮間掘

一橫溝兩端築堤壅水于中以行舟耳西端築堤今瓜儀淮

安壩江淮實未嘗通流也後隋煬帝幸江都大發

淮南諸州丁夫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江

徑三百里自是始由揚子達六合由山陽瀆入淮

今運道自瓜儀歷高郵寶應至清江浦入淮**陳傅良**曰禹貢州末係

河先儒固曰運道其于青州達濟揚州達泗荆止

于南河雍止于西河此正裴耀卿接級轉輸之法

不以江人入河不以河人入洛洛人入渭唐之粟
會于京口京口是咽喉處六朝運道不由京口自
破岡瀆入秦淮自秦淮入江破岡瀆在今句容縣
東西南一經溧水西北合自方山埭西注大江
容西南一經溧水西北合自方山埭西注大江

荆及衡陽惟荊州

孔疏此州之境過衡山衡是大山其南無復有名

山大川可以為記故言陽

九江

按九江自當據水經注疏誤以洞庭為彭蠡而謂

九江在尋陽宋胡旦始正之朱蔡之辨詳矣朱子

考定九江一曰瀟江

水經注名營水出營陽冷道縣南留山北流注湘水愚按

永州府志道州水營瀟居其二而羅含所記十五
水無瀟衡州府志云營州在唐時名瀟水則營瀟
一也實二曰湘江至長沙界入江北三曰蒸江漢
作承水出邵陵縣界至四曰瀆江出零陵都梁縣
臨承縣北東注于湘且蘭縣六曰漸江出武陵索
入五曰沅江北至益陽入江六曰辰江出武陵辰陽
七曰敘江出武陵義陵八曰辰江出武陵辰陽
曰西江出武陵充與蔡傳所敘沅潮元辰敘西澧
澧湘九水不同鄒季友曰元水漢志在武陵無陽
或作濞在沅州盧陽縣一水而五名曰巫濞无海
舞蓋濞聲之轉也漢無陽縣因此水為名愚按一統
志作濞聲之轉也漢無陽縣因此水為名愚按一統
據鄒氏說蔡傳元水當作沅城西考導江章東至于
澧過九江則是澧先入江而後九江入焉澧不當

在九江之內朱子得之但武陵零陵長沙諸郡之水入沅湘者甚多朱蔡所取恐未必悉合古道王方麓云柳江源出嶺至柳州與東江合始大北入湘江舊不列九江未知與漸敘二水大小若何今不敢更有升降也

沱潛

按孔傳以荆梁沱潛為一班固鄭玄郭璞皆以二州各有沱潛蓋源同而流別也荆州沱水蔡傳謂在枝江者非出于江而以華容今荆州府監利縣夏水當之此鄭說也漢志夏水首受江東入沔行五百里

今為長夏湖在沔陽州南四十里蔡又謂潛水未

聞王晦叔炎云隋志南郡松滋縣有泚水泚即古

潛字

集韻泚通作潛

故史記云沱泚既道今松滋分為潛

江矣考承天府志漢水自鍾祥縣北分為蘆泚湖

經潛江東南復入漢

鄭端簡云入江

此為古潛水甚明了凡

亦主此說方麓則云水難考不如缺之

黃度曰孔安國云沱潛發

梁州入荆州其言雖不詳未為失也孔穎達求之不能得而曰沱潛雖于梁州合流復于荆州分出則幾誣矣沱自永康軍導江縣分出東至眉州彭山縣入江此江別為沱人所知也漢有東西二源

而沔漾附會其說多端按經文梁州貢道浮于潛
逾于沔東為沔西為潛潛即西漢出天水南至巴
州入江凡潼益夔利水道皆由此泝流北上是固
大瀆足為一州貢道矣然沱潛合為一流以出瞿
唐至荆猶各存舊名者所以紀江漢之源委也潛
漢與江合瀆東流至夏口沔漢又出而會之江漢
合流卒入于海而自九江以上稱沱潛九江以下
稱江漢至揚州合為一江而猶稱中江北江以見
二水各瀆共流歷梁荆揚首尾三州其可合者不
可得而分也猶河既醜二渠又疏九河流注兗豫

青徐其當分者不可得而合也此禹行水大經皆
行所無事也此說主漢孔氏亦有理

雲土夢作乂

按爾雅職方以雲夢為一澤孔氏傳云雲夢之澤
在江南其中有平土邱孔穎達疏始引左傳而謂
此澤跨江南北然猶以土字兼上下言之沈存中
筆談云石經倒土夢字唐太宗時得古本始改
正蔡傳之解實本于此羅長源亦同或又以雲夢連者
為古文未知孰得其真也漢書雲夢二字連

箇籟 菁茅

孔疏筩簞竹有二名或大小異也韋昭一名聆風

徐常吉曰考工記妘胡之筩鄭氏謂胡子國在楚

旁唐志零陵貢葛筩蓋此類附考**蔡傳**苦楚廩之

按苦蓋也楚廩與牆同言以荆為牆也董安于事

見國策

蔡傳解菁茅用鄭玄說孔傳菁以為菹不可從**魏了翁**曰縮

酒只是醴有糟故縮于茅而清之周禮注酒沃于

地滲下若神飲之故謂之縮此鄭興臆說**朱子曰**

古人榨酒不以絲帛而以編茅王室祭祀之酒則

以菁茅取其香潔

浮于江沱潛漢 逾于洛

袁黃曰江沱潛漢蔡傳具二說初謂四水俱經之

後引程氏庸若各隨其便之說有理若依前說則江

漢本自相通者何必又由沱潛 逾于洛當是由

襄陽登陸北走南陽道

井河惟豫州

王炎曰周之洛邑雖云天地之中北近大河東西

長而南北狹不可以規方千里然温在今之河北

下陽在今之河東皆畿內地不以河為限也若曰

洛在河南不能規方千里則商人之都在河北涯

邦畿千里何以見于商頌哉邱濬曰三代以前洛為中國之中以今天下觀之則南北袤而東西蹙其所謂中蓋在荆襄之間愚按今之河南寶兼河北春秋天王狩河陽又以陽樊温原攢茅之田與晉考之皆周畿內地則周時東都已跨河北而有之蓋河陽當河東要會為西洛北門故隸在內服以廣外屏其後河內畀晉文而周地益狹至秦并六國必先亡周者六國叩關以洛陽為孔道周滅則橫據鞏洛東出伊闕而韓魏震南通陳許而荆楚搖扼天下之腹心斷諸侯之從約而趙代燕齊以次舉矣楚漢相距亦多于成臯廣武滎陽京索間蓋漢據關中其勢即秦之勢而楚割鴻溝以西為漢則山河之險盡去其亡豈待垓下哉

伊洛漚澗

鄒季友曰按伊水在洛南之東漚澗在洛南之西洛為大伊次之漚澗水小經言伊洛漚澗蓋自東南而西北以地形次第言之耳蔡傳謂小大相敵非也又經文此言漚澗後導水言漚澗則以洛水先會澗水後會漚水各以其次故立言有先後之殊宋輿地圖載澗水今合漚水入洛此後代陵谷

遷改非禹蹟之舊也

滎波

按波水當據爾雅水經注云洛水自上洛縣東北出為門水北逕宏農縣故城東注于河即爾雅所謂洛出為波通志門水在靈寶縣西南北流為宏農澗 **黃度**曰水經注禹塞淫水于滎陽濟為河所淫下引河通淮泗為浪蕩渠一名浚儀渠一名汴渠隋曰通濟渠然則河兩道通淮矣濟逾河為滎河被孟通泗各有名見源流相屬汴于經無名見非禹蹟也禹濬畎澮距川川皆大瀆行于兩水之間

澮澮則人皆為之也徐豫地平井畫端整凡今陰溝汭澮諸水皆無原本皆溝澮井絡互相貫輸皆當受水于荷濟者也自浪蕩通河滎澤既廢故皆受水于浪蕩耳禹治行河本以河流湍悍故釀二渠以引河而後載之高地二渠非得已也後世不識聖人之意妄鑿河為竇故不順地防水屬不理孫故其流易決蓋非獨浪蕩也其後濮水通河而酸棗決瓠水通河而瓠子決汴渠亦屢決至王景鑿山開澗十里置閘明使水更相回注紊亂渠脈而禹蹟益壞矣且所為通淮泗者以舟楫之利也荷

已通矣而何用更通菴蕩哉其曰塞淫水而鑿之者此戰國策謀之士託其名于禹而世不察也按后山汴渠記云禹時河南無濟世謂菴蕩受濟禹塞滎陽而用河者皆失之是此說所本最為得之但云河已通矣何用通菴蕩却不然禹時河水合汶入海未通淮泗漢武以後始合泗入淮詳水經注

導荷澤被孟豬

金履祥曰自荷澤至孟豬凡百四十里二水舊相

通今荷澤自分南北清河近時大河亦被孟諸并

行睢水矣 **地理志**荷澤在濟陰定陰陶縣東盟諸

即孟豬 在梁國睢陽縣今商邱縣東北 **愚按**孔傳云孟豬

在荷澤東北以今圖誌考之乃荷澤在孟豬東也

禹治二澤水不應反自東而西此疑義當闕

浮于洛達于河

唐虞三代皆以河為運道後世都汴洛者必由汴

水入河都長安者亦必由河入渭唐開元中江南

租船自河西北沂鴻溝轉河陰含嘉太原等倉宋

都汴漕道東南自淮入汴至京師陝西自三門白

波轉黃河入汴至京師陳蔡自惠民河至京師京

東自廣濟河至京師凡四路皆河汴是賴汴河舊

自滎陽縣東經開封城內東合蔡河蔡河在浚儀本名琵琶溝

是秦漢故運道隋開汴河不復由此唐杜佑復浚之宋史云蔡河貫京師閔水自尉氏入焉是為惠民名浪蕩渠東注泗水入淮近因河決蔡河湮沒無考而汴河自府西中牟縣竟入黃河矣輯考索諸書

平陽黑水惟梁州

按孔傳東據華山之陽西距黑水蔡傳易據距二字蓋以梁之東境止于華陽不得其山故言陽也華山四州之際東北曰冀東南曰豫西南曰梁西北曰雍唐十道圖山南東西道在關內道之北蓋亦以華山為界云黑水未有確指則據與據亦難定或疑梁雍二州西界各有黑水今疊溪千戶所黑水流至成都安縣入羅江鄭端簡謂即梁州黑水觀導

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則梁雍黑水豈有二乎蜀地與秦同域周職方無梁州者雍州乃王畿居中制外梁為雍阻固故并梁于雍也漢改梁曰益以土壤益廣唐遂于蜀建南都

沱潛

按梁州沱水通典在唐昌今成都府崇寧縣近志云一在

灌縣成都一在新繁成都灌縣之沱即爾雅所謂

別江于湔山今灌縣玉壘山者其鄰音仇江寰宇記一名阜

江自青城縣百丈水南流入崇慶州至新津縣入

江孔疏以為即沱江所未詳也潛水水經出巴郡

宕渠縣

今順慶府渠縣縣有渝水古潛水俗謂渠江

史記正義云源出

利州綿谷縣東龍門山大石穴下

在今保寧府昭化縣西

庾

仲雍以墊

音疊江巴郡屬

有別江出晉壽縣

今保寧府廣元

縣此即潛水考綿谷即晉壽石穴水當經綿谷出

宕渠杜甫詩綿谷元通漢亦一證也郭璞所解沱

潛惟據梁州不言荊州鄭康成以荊梁二州各有

沱潛故荊州之潛曰未聞于梁州則云漢別為潛

其穴本小禹自廣漢疏通即為西漢蓋即指綿谷

水耳然此水既從沔陽

今漢中府沔州

南流即是東漢枝

派與西漢水不相蒙地理志西漢水出嶓冢南至

巴郡江州入江潛水出巴郡宕渠符特山西南入

江不云潛即西漢鄭康成始合之為一而酈道元

孔穎達輩遂因之疑康成說不足信及考西漢水

自嶓冢而下即西南流過祁山入嘉陵道為嘉陵

水又東南流經宕渠合宕渠水

即潛水見水經注

乃知西

漢水入潛故世遂以潛即西漢耳若必求出漢入

漢者為潛則今之宕渠水與西漢水皆至合州入

大江何嘗與沔漢相為沿注哉吳幼清云凡江漢

枝流皆名沱潛不拘一處猶蜀山近江源者皆為

岷山鄭端簡亦云梁州三十六江皆是潛水此又

非定論謹識之以俟博聞

蔡蒙旅平

按水經注山上合下開沫水經其間本指蒙山言之蔡傳引之似混近說遂以蔡蒙二山都是志沫

水蓋因蔡傳而誤也

水經注沫水出蒙山南與青衣水合東入江

和夷底績

和夷無定說**水經注**引鄭玄云和上夷所居之地

和讀曰桓漢地志桓水出蜀郡蜀山水經作岷山西南

行羌中故晉地道記曰梁州南至桓水自桓水以

南為夷書所謂和夷底績也**愚按**古桓和二字誠

通用但地志所云桓水出蜀山者已不可考或云

桓水即洮水洮水又不在梁州域內寰宇記和川

路在雅州榮經縣界一統志天全招討司治南四

十里有和水此即蔡傳及晁氏所指者在蔡蒙之

西至晁氏所云巴郡魚復縣今夔州開縣夷水去和州

絕遠不應連書考漢書志越雋蘇音奇縣西北有尼

江師古注亦讀作祇尼古夷字集韻云夷古作尼

此尼江與和川近疑即禹貢之和夷而先儒從不

之引何也經文凡曰底績例主地言此必是地名

因水者蘇傳以和夷為西南夷名曾氏謂嚴道有

和州夷人居之蓋皆本康成之說

厥土青黎

董酉曰黎字孔傳訓黑以色言馬融王肅訓小疏

以性言考黎無疏訓疏者其黑之性耳蜀土疏惡

唐書高駢言築成都羅城蜀土疏惡以甃甃之

固有之以解字義實不然

蓋土性本粘賦然于其中復分五行黃者土之土也得其本然為最貴赤者火之土也為次之白者金之土也又次之青者木之土也又次之黑者水之土也為最下土本克水今反為水所勝其疏惡何疑哉

厥賦下中三錯

王樵曰按周官不易之地謂歲種之地為上田一易之地謂休一歲乃復種也為中田再易之地謂休二歲乃復種也為下田蔡傳之意謂田遇年分休不耕者多則賦從而少然豈偏冀揚豫梁四州田有一易再易而餘州皆可以歲耕者耶蓋冀州地大物繁賦既上上而又間出上中以寬之豫為中土原田既美人功亦修幾與冀埒故賦既上中而又間出上上以進之揚田下下然人稠而地力亦盡故賦高于田二等而間出又進一等此實東

南繁阜之權輿矣梁田下上似優于揚然多山而少田人功亦劣故賦之等退在下中而又以七九二等為之上下間出調劑可謂密矣舉此四州為法而餘州可見無錯者其等已定也有錯者其等難定時進退以通節之也後代卒不能易禹之等惟雍州沃野千里秦漢以來稱天府之國而禹時洪水初平風氣未開觀公劉太王初起陶復陶穴困于敵人之時則昔之雍州豈後之雍州哉人事未至聖人固不能豫進之也然田曰上上則人事氣化亦已有所待矣

厥貢璆

孔傳璆玉名**按**爾雅璆琳美玉也廣韻璆與球同集韻球或作璆蔡傳則釋為玉磬觀下文既有磬此當從古注無疑

逾于沔入于渭

按蔡傳引漢武帝時有人上書云是逾沔入渭之道漢人常用之今蜀中通貢賦水則大江陸則棧道此道無復講矣

葉夢得曰雍州言織皮崑崙析支渠搜非中國之貢明矣西傾即西戎之境疑熊羆狐狸織皮與西

傾因桓是來相屬謂四獸織皮乃西傾之戎因桓水而以此來貢也

黃文叔亦同此說

愚按

西傾山僻在雍

之西南不應梁州貢物乃紆道由之西傾因桓正記織皮所由來耳况他州貢道皆以浮字起此與

雍州西戎之貢相似當從石林說無疑

黃度曰

禹貢西戎貢織皮必紀其里道所由不獨通道九夷八蠻為中國盛德所致亦見華戎通貨自此而始周禮懷方氏致遠物亦是懋遷利導之術夫豈苟貴難得哉司馬子長曰蜀地饒危薑丹砂石銅鐵竹木之器南御滇爍爍僮西近邛笮笮馬旄牛

四塞棧道千里褒斜綰轂其口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為天下饒長安要其道梁雍從來挾戎狄為富故周人建國并梁于雍漢遂因之而關中之富居天下什之六世道之變不可不知也

黑水西河惟雍州

鄭曉曰雍州黑水是鎮夷黑水與經文導黑水不

同愚謂按

今鎮夷所在陝西行都司西城北三百里

即漢張掖地與三危山相近此正導黑水之黑水也水經注云白水出臨洮西傾山東南流與黑水

合黑水出羌中西南逕黑水城西在陰平西北古
沓中之地意此即從張掖來者乎若漢中黑水出
太白山南流入漢又非雍州所表識 四面積高
曰雍山北二嶠西隴山南商漢改為涼州以西方常
寒涼也地勢西北斜出在南山之間南隔西羌西
通西域獻帝時涼州數有亂河西五郡去州隔遠
乃別為雍州末又合關右為雍州

弱水

按程大昌引西域傳以弱水在條支條支一名大
水在大誠太遠唐書云小勃律王居孽多城臨沙
秦西

音夷水沙夷水即弱水也不能勝草芥去長安九
千里而羸此似得之

涇屬渭汭

黃度曰孔傳水內為汭如古說涇入于渭水之內
而漆沮澧水皆主渭言文義俱協若以汭為一水
而入涇則涇屬渭汭者是涇既入渭汭又入涇下
文漆沮之從澧水之同孰從孰同耶職方氏其川
涇汭易氏解云汭非禹貢之汭禹貢言汭皆水內
此川名蔡氏解媯汭云水北解洛汭云洛水交流
之內此却自背其說當為職方所誤由未睹易氏

解耳況導渭止言灃涇漆沮絕不及汭鄒季友曰
若涇水先合汭後入渭則經當言汭渭不當先渭
而後汭況下文即有渭汭不可異說

余沮

程大昌曰雍地漆沮有三派新平普潤富平也禹
貢漆沮惟富平石川河正當其地何以知其然也
曰導渭自涇源至入于河漆沮僅一見而水行之序
在灃涇之下則自灃涇而上凡後世名為漆沮者
皆非也今以漢唐郡縣求之灃之入渭在盩厔縣
境縣蓋咸陽西南涇之入渭在陽陵則在咸陽之

東漆沮入渭在漢馮翊之懷德即唐同州之朝邑
也朝邑又在陽陵東北三百餘里故石川之漆沮

其派序入渭在灃涇之東全與經應也

程泰之又

土沮漆在岐不在邠愚按詩疏云漆沮在邠二水
東行亦過周地是古扶風之漆無二派也又詩書
兼漆沮言之而諸書止**韓邦奇曰**漆水蔡傳引寰

宇記云自耀州同官縣東北界來他更無證而鳳

翔有漆州出隴鞏昌有沮出階州皆自本境入渭二

水源派甚明但其地在灃水入渭之上與經文不
合考洛水出慶陽府環縣即古洛源縣也經延安
府甘泉縣鄜州宜君縣子午嶺至中部縣入西安

府界經耀州同官縣至富平合沮水歷蒲城同州
至朝邑縣東南入渭至今人呼為洛河顏師古云
漆沮即洛水也水經注渭水過華陰縣北洛水入焉關駟以為即漆沮豈洛
亦名漆歟沮水出宜君縣至子午嶺合子午水經
中部縣東南流至富平合漆水即洛也子午嶺乃
子午山一支其山歷延安慶陽西安三府綿亘八
百里蔡傳合榆谷川非也榆谷在臨洮去渭源者
合榆谷者乃鞏昌沮水也延安沮沮水何由西行數
百里至臨洮既至臨洮又何由至西安之耀州又
曰作記者以二漆為一水而莫究其源但云自同

官縣界來而不知自同官來者洛也一統志遂言
同官之漆出自鳳翔而不知漆水為涇汭所間其
能飛渡涇水而來同官耶同官有漆潭三面山如
壁立水流出東壑間正所謂自同官縣界來者至
富平不百里即入海洛但其水甚小禹何故舍洛而
取漆豈無施勞者雖大亦畧歟抑漆沮實鳳鞏之
水而經文有錯簡漆沮既從當在灃水攸同之前
歟雍大記漆水在武功東門外康海武功志云漆水今謂為武水者也自邠岐之間來縣北受洛水南受漳水入渭鄭漁仲信漆由富平入渭之說蓋括地志未審邠岐涇渭脈絡富平在涇東漆在涇西安有岐梁之水越涇而東再至富平始入渭也愚按何大復此辨與韓苑洛合但武平一統志

不云即漆水今存其說待考

愚按漆沮雖名三派實止二派段

氏謂毛詩漆沮入渭上流在邠岐之間禹貢漆沮入渭

下流在禮涇之下故秦程之以石川河當之據韓苑洛

所云秦之又非定說韓閔中人其言當可信

荆山

北條荆山**蔡傳**即耀州富平縣掘陵原**馬理**曰馬

中掘陵原乃唐之猷陵非山也四夷郡縣圖記謂

黃帝鑄鼎于荆山在今三原縣嵯峨山嵯峨即荆

山也其山高出雲表登其巔則涇渭黃河如在目

前乃嶺有西原中原東原縣所由名

原原濕底績至于豬野

按原隰在邠岐之間豬野在甘涼之境相去幾三

千里而皆底績蓋邠地務農桑好稼穡其本業也

而涼州澤草茂盛魏太武北伐謂姑臧城外泉涌

如河自餘溝渠流入澤中休屠澤其間乃無燥地又

漢書稱涼州之畜為天下饒吏民相親穀糴常賤

誠沃土也是故諸涼以一郡而雄視西河西夏以

一隅而抗衡中國

琅玕

按琅玕石似玉此孔傳也說文云似珠孔疏及蔡

傳從之蓋古人謂石之美者多曰珠廣雅謂琉璃
珊瑚皆曰珠是也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

王樵曰蔡傳雍之東北境則由積石至西河東北
當云西北蓋雍東距河若東北境則直浮西河不
須從積石也河從積石北流入北狄界中折而東
流凡二千餘里漢人謂之北河其內今日河套即
始皇斥奪匈奴河南地也唐虞聲教暨于朔南冀
之北垂遠出河外猶在荒服故此得為通舟轉漕
之道三代之季北狄入居河內始皇逐出之劉項

之餘復為匈奴所據武帝開朔方復取之宋為元

吳所據者幾三百年

凡據河內外州郡二十有二

蓋其地肥饒

其人勍悍又產健馬乃關中之屏蔽得之則強失
之則弱歷代知其為邊境之要害而豈知其為唐
虞之故疆哉李復駁邢恕之說本非積石至龍門
之道蔡傳引之贅也春秋秦輸粟于晉自雍及

絳相繼命曰汎舟之役秦都雍

今鳳翔府

雍臨渭晉都

絳今絳州臨汾由渭入河

渭水至華陰入河是順流

由河沂汾

汾水至汾陰入河是逆流

疑即禹貢西南之貢道也漢歲漕關

東粟以給中都官從渭水而上初止四十萬石武

帝增至六十萬石從鄭當時議發率引渭穿渠以

漕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里溉民田萬頃慎

行曰漢漕山東粟更砥柱之險以達于渭

漢初穿渠引渭以漕其後又引汾引河以漕又其

後通唐初府兵未廢漕甚省開元中裴耀卿主

運凡三歲運七百餘萬石沿河置倉于三門東西

置倉開山十

八里為陸運以避水險隨地轉輸天寶三載韋堅

自河陰西至太原倉

修漢運渠乃占咸陽壅渭為堰絕灞澹並渭而東

至永豐倉下永豐倉在渭水入黃河復與渭合漕

粟四百餘萬石其後劉晏導耀卿法隨江汴河渭

所上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船

之連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

歲運至一百十萬石無升斗溺輯考索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諸書

按雍州崑崙崙蔡傳謂即河源所出鄭端簡非之是

也此崑崙今在西番界近甘肅若河源崙崙去中

國極遠水經崑崙崙虛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穆天

子傳自宗周至崑崙崙合八千一百里其說遠近不

同近世焦竑謂崑崙崙近山在西涼酒泉之地穆后

見西王母之所晉酒泉太守馬岌所言石室玉堂

珠璣鏤飾尚在者也崑崙遠山則博物志所言在

大秦西海之濱成光子云存香山南雪山北山頂
上池周八百里河源出焉佛經謂之蘇迷山也其
言祖崑崙為地中之說雖未可深信要之導河不
及崑崙亦以九域而外荒遠宜畧聖人所以別華
壤限絕域也使在雍州外徼必為禹蹟所經何以
張騫甘英輩久歷西域諸國而卒不得其詳焉哉觀
崑崙與析支渠搜並誌則其地不越玉門嘉峪之
間其國亦在歲見終王之列而必非河源所出之
崑崙明矣析支渠搜馬理謂即今河套直寧夏東
北考唐書吐蕃之先本羌屬散處河湟洮岷間其

昔唐旄等居析支水西

河水遇山處析
二支有析支城

後有樊

尼老西濟河逾積石居跋布川或邏娑州據此則
析支在積石東為河套以西地惟渠搜在今套內
耳 蔡傳引蘇傳云織皮以下文當在厥貢惟球
琳琅玕之下浮于積石之上簡編脫誤不可不正
亦一說但云三國篚織皮則非是鄒晉昭謂梁雍
二州原無入篚之貢此三國敘在章末貢道之後
與萊夷淮夷島夷之類不同

書碑傳下冊

旅葵至末

誤信王柏之說更定多方移置多士之前并
移多方後教節入多士篇是此書大謬
家

尚書埤傳卷之十一

吳江 朱鶴齡長孺 輯

嘉興 朱彝尊錫鬯

休寧 汪文楨周士 訂

旅獒

鄒季友曰五峯胡氏皇王大紀以旅獒為成王

時書或云武王崩周公為師召邵音公為保以輔

成王召公在武王時必未為太保也當從胡氏

說移篇次于金縢之後**愚按**篇中如德盛不狎

悔及不矜細行等語的是對創業之主言之太

係武是史臣追書是時武王年已幾九十矣召
公之語諄諄如教小兒古大臣愛君多如此不
足疑也禹之告舜曰無若丹朱傲斗朱豈所以
戒舜者耶

貢厥獒

附考 **蔡傳** 踏階 **按** 踏丑略反休休注踏猶超遽不暇
以次

惟服食器用

周禮 九貢致用 一曰祀貢包茅之屬 二曰嬪貢絲
枲之屬 三曰器貢石磬丹漆之屬 四曰幣貢玉馬

皮帛之屬 五曰材貢栝柏之屬 六曰貨貢龜貝之
屬 七曰服貢絺紵織纊之屬 八曰旂貢羽毛之屬
九曰物貢魚鹽橘柚之屬 皆服食器用為要 若大
賂南金犀革象齒之類 則聽之要荒之貢而無所
求焉 所謂惟正之供也

展親

展孔傳訓誠信 **朱子曰** 展省視也不當訓信
盡人心

陳師凱曰 君子者人心所同歸狎侮之則失人心
矣安能使人盡心於我 此解勝蔡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王十朋曰玩人則以驕而滅敬故喪德玩物則以慾而勝剛故喪志

不作無益至邇人安

漢景帝詔曰雕文刻鏤傷人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此所謂無益害有益者也文帝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牋豕千里馬獨先安之此可見異不物足貴也晉惠公乘小駟鄭產也及戰陷于淖為秦所獲是非其土性之失也周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

荒服因不至漢武帝求天馬征伐連年中國罷敝是寶遠物求遠人之失也邇人不安則雖單于稽顙于庭越裳重譯而至何益焉 **程子曰**人主之勢雖殊方絕俗之所有深山大澤之所生求無不得蓋上心所好奉之以天下之力也苟能以好珍奇好寶玩之心好賢何岩穴之幽不可求何山林之深不可致

金滕

孔疏此書多用序事體若使周公不遭流言則請命之舉遂無人知史為此篇蓋美大其事

穆卜

西穆字訓敬訓美訓厚訓清孔傳云敬卜吉凶正是本義蔡氏引李氏說釋為和又轉為共去之遠矣新安陳氏以為昭穆之穆取其幽陰深遠亦牽合

三壇同墀

吳澄曰古禮凡于遠祖之無廟者及宗子去其宗廟而在他國者與支子雖在本國而于禮不得入廟者或有禱告必須墀地為壇以棲祖考之神周公支子為臣故不敢告于廟而為墀以告也

元孫某 丕子之責于天

顧炎武曰周人以諱事神泰誓之言今予發武成之言周王發生則不諱也金縢之言元孫某追錄于武王既崩之後則諱之矣故禮卒哭乃諱

朱子曰鬼以道說丕子之責如史傳中責其侍子之責蓋云上帝責三王之侍子侍子指武王也上帝責其來服事左右故周公乞代其死 死生有命周公豈不知之然天者制命者也故欲因三王請代焉此等舉動非周公精誠格天不能為亦不可為後世乃為王莽藉口周公豈及料哉

三龜 啓筮見書

安三龜當以周禮大卜三兆之法為據三兆者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也朱子曰或云三王前各一龜卜之

鄒季友曰籥與鑰通即今鎖也馬氏注云籥者藏卜兆書之管按鄭玄易緯注齊魯之間名門戶及藏物之管曰籥周禮管鍵左傳北門之管亦皆訓籥如黃鍾之龠容千二百黍即黃鍾之律管長九寸者也鎖形如管鑰空中以受鍵故或名管或名籥又籥字從竹以形如竹管也鑰字從金以金為

之也蓋鑰是鎖筒鍵是鎖須措鎖中以搏鍵者即今鎖匙也禮記月令注誤以籥為搏鍵器故周禮疏及禮記疏皆承其誤今詳辨于此 占兆之書即左傳繇辭周禮所云其頌皆千有二百也并是吉言兆頌符同為大吉也

公曰體

周禮太卜三兆之法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又占人云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鄭玄注體兆之象也色兆之氣也墨兆之廣也坼兆之坼音也

金滕之匱中

鄒季友曰蔡傳以金緘之按金謂鎖也即所云籥也王鄭注云滕束也詩緄滕注緄純也滕約也又綠滕注滕繩也廣雅亦云滕繩也蓋藏書之匱金以約之滕以緘之二者兼用故謂之金滕所以致其固也金不可為滕滕無取于金孔傳云緘之以金而蔡傳因之義殊未安也前啓籥見書乃視卜兆吉凶之書此金滕之匱乃藏國有大事穆卜祝冊之書卜兆之書占人掌之但籥而已卜冊之書藏在宗廟之中既金而又滕啟之則必王與大夫

皆弁也

武王既喪

鄒季友曰按經世紀年武王已巳歲即位至十三年辛巳克商壬午有疾而瘳又三年乙酉冬十一

月崩年九十三成王方十三歲

禮記疏王肅以宗

王年十三鄭康成用衛宏之說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與王肅異也

愚按皇甫謐云

武王定位元年歲在乙酉六年庚寅崩與經世紀年不合未詳孰的又按禮記云文王九十七而崩武王九十三而崩大戴禮又云文王十五歲而生武王今考武王即位十三年而伐紂又六年崩則

上去文。上崩年凡十九歲不得謂十五歲而生武王也。况伯邑考為武王兄，俱太姒子，是必文王十四歲娶太姒，生伯邑考，然後次年生武王也。左傳云：國君十四而冠，不聞十四而婚。記禮者之言，豈可盡信乎？**何楷曰**：小戴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以無逸考之，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與小戴九十七終語合。惟武王之年，汲冢竹書云：武王嗣位十七年，陟年五十四，與小戴大懸絕。果如竹書所云，則武王嗣位年止三十七，伐紂時甫及艾耳，中庸何以言未受命耶？若如

小戴九十三終之說，則武王八十七而伐紂，以八十之年娶邑姜為元妃，與之生成王，又生叔虞，且左傳云：刊晉應韓武之穆也。應序韓于晉之下年，必又幼于叔虞矣。何八十以前未聞舉一子，八十以後乃繫繫而生，若是耶？考汲冢周書：度殷解二，王克殷告叔旦曰：惟天不享于殷，發之未生于今六十年。史記亦采用其語。據此文，武王四十七嗣位，六十克殷為天子，六年而崩，是得年六十有六也。計文王享年九十七，則是五十一歲生武王，武王崩時，成王十三，則是五十二歲生成王也。此

似可信古筆之俟學者考焉

居東二年

汪叡曰朱子詩傳鴟鴞篇從漢孔氏說弗辟之辟音闕謂誅殺之也鄭氏謂周公以管蔡流言辟居東都則讀為辭避之避蔡傳從鄭是也流言者危周公問王室然未明所由起何得遽興師問罪迨辟居東都二年然後罪人斯得既曰居東則非東征可知矣意者公雖退居避位必尚多侍衛護從之人及成王感風雷之變而迎之然後奉命東征率友邦御事偕往從前居東護士未易嘗也觀大

誥一篇參以豳風數詩可見矣夫以周公之神聖才藝將王師討有罪必不久淹歲月東山詩所謂三年者居東二年東征又一年也王出郊迎公公必輕身奔赴軍士居東者或未偕行雖行亦不得并留受命東征軍士隨往武庚既誅歸勞東征之士則三年矣故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惟公退讓而避居東都故再言公孫碩膚以贊美之假令公遭流言之變是非之實未明輒假王命以興師旅將孰知而孰信從之乎朱子晚年亦從鄭說于答仲默書可考也

按蔡傳謂居東二年東征又三年汪說亦有理但謂周公東征止一

年則不然當時商奄四國兵以叛在今河北山東之地多士所云昔朕來自奄大降爾四國代命孟子所云周公伐奄三年討其君即東方三年而公之東征未必皆用兵攻戰特經畧東方三年而後歸耳

蔡傳

居國之東不詳其地鄭康成以為避

居東都**愚謂**此說是也周公出居非徒避謗遠嫌亦欲身處要地為訓兵剪除之計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已有營洛之志三塗嶽鄙之間地據中原河山險固公之出也官屬侍衛必依舊自適移鎮其地隱然繫天下之重使挺亂之徒相顧而不敢竊發非畏恐謝事如後世大臣引咎角巾歸第者比也况武庚三叔連衡舉事渡河而南即是鞏

洛鞏洛一有變則華山桃林以東反者四起周事尚可為哉故公居東都所以收地險靖人心陰為鎮撫王室之深謀也應武庚者徐奄淮夷皆在東方而鞏洛以南宴然無恐實公為之控扼所以二年之久武庚雖聲勢甚盛未嘗發一矢西向也武庚兵出吾知公必有以待之使東都無公則勢亦岌岌矣然方是時內則少主疑懷外則四國倡亂二年之間公得以從容坐鎮者亦恃有二公為師保同心調護干內也後世權臣安敢輕去君側出則禍不旋踵矣此又論周公者所當知也近人茅

坤謂居東是返而居魯如漢時大臣罷免歸國殊不知徐奄與魯接壤公歸魯而徐奄煽亂如故恐事理所不宜有且魯去豐鎬甚遠何以繫屬天下之人心哉

鷓鴣

金履祥曰鷓鴣之詩其情危其辭迫蓋憂武庚之必叛也武庚以周公權任問三叔奄君又以周公見疑嗾武庚書大傳曰管蔡流言奄君薄姑謂祿父曰周公見疑矣請舉事則躅躅之變勢所必至故周公汲汲為王陳之鷓鴣比武庚我子比管蔡我室比王室恩勤鬻閔傷管蔡

也二章言王業之備固下民敢侮微武庚煽亂則固未易侮也三章言先王之勤勞四章言王室孤危外患必至其詞不得不迫既而成王悟周公歸管蔡畏罪卒從武庚叛蓋其參謀造禍非一日矣

王樵曰鷓鴣詩今在東山之前是貽詩在前東征在後甚明予有辨詳毛詩通義

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

孔傳皮弁素服以應天疏云周禮視朝則皮弁服皮弁每日常服而云質者皮弁白布衣素積裳故為質也鄭玄以為爵弁必爵弁者承天變降服

愚按周公既得卜而後啓籒見書以觀卜兆二公未卜乃先發金縢之書于此可疑故疏云金縢之書有先王災變故事倡王啓之求消伏之術此本鄭康成說當存之

公命

注疏公命我為句蔡點更之甚當

大誥

史本紀管蔡叛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作大誥**金履祥**曰三叔武庚同畔而不同情武庚意在復商三叔意在于間周公也至于奄之

叛意過不助商而淮夷之叛其意又在于兼魯于是相挺而起以秦漢之勢言之所謂山東大抵皆反者也其他封國雖多率新造之邦不足禦之故邦君御事有艱大之說有在王宮邦君室之說意在欲閉國自守耳朱子謂大誥緩而不切殊不可曉以今觀之當時邦君舊人固皆與于弔伐之事者非不知殷之當黜特以事勢艱大故欲違卜自守大誥一篇所以惟釋其艱大之疑與運卜之說若夫事理則固不待言矣**又**曰篇中止言殷小腆殷逋播臣則畧

而不顯何也不忍言也親親也其卒 可也
天下之大義也

弗弔

朱子語錄書中弗弔只如字讀其義如詩所云不弔昊天耳舊解訓弔為至故音的聲非也

威用

朱子語錄人說荆公穿鑿却不盡然如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孔傳不少為句馬融連延字讀用寧王遺我大寶龜如此點句皆非諸家所及**今按**洪範云威用六極威用二字仍舊連讀為宜

鄙我

左傳華元曰過我不假道鄙我也注云以我比其邊鄙

民獻至圖功

蘇傳周公東征邦君鄉士皆疑天下騷動而此十夫者至故周公喜之表其人以令天下漢高祖討陳豨至趙得四人皆封之千戶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乎此亦周公之意也 **鄒季友**曰注疏民獻有十夫予翼為句以于敎寧武圖功為句按武即 也句

法與後卒寧王圖事救寧王大命相 蔡傳以繼
訓武雖本爾雅然謂撫定商邦而繼嗣武王文義
破碎或云寧武指武王猶稱寧考武王也

在王宮邦君室 考翼

王樵曰始而三叔流言武庚誘之也既而連兵以
叛亦武庚脅之也三叔雖愚豈不知武庚得復鄙
邑周邦不為已利乎特一時為所誘惑耳元占與
建成圖害世民去世民則取建成易耳此武庚之
謀也當日邦君御事但知三叔流言之釁而不知
武庚首禍之情故有在王宮邦君室之語 **陳亮曰**
武王之

伐紂也以至仁順天命以大義拯斯民然君父不
以無道而尊則武庚視太白之旗必有不忍于
中者然而未即死猶有待也及武王既沒嗣子
幼君臣兄弟之間疑問方興遂挾管蔡之隙以起
義成敗之問姑明吾心奮而為之雖隕首而不
顧余以為武庚者古之忠臣孝子也世立是非于
成敗故無褒而孔氏又諱而不道然則武王之死
越二千載載目未之瞑也 **愚謂**周之頑民商之
况武庚乎同父此
論固不可不存

陳第曰考翼父也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是其
義也此考翼邦君御事自言其父老後考翼乃作
室治田者之父老孔蔡二傳彼此異解皆不可從

伐厥子 勸弗敢

蔡傳子以喻百姓 **姚舜牧曰**此即上音若老竹室

厥子乃帝肯堂之厥子也如此則兄弟喻武王友
喻四國民養喻邦君御事尤妥鳩鴉詩既取我子
毋毀我室下章又云胥伐于厥室詩言我子我室
此言厥子厥室正相符

王樵曰勸弗救是相勸以弗救如隋人作母向遼
東浪死歌以相感動

穡夫

袁黃曰穡者農之終事也蔡云若農夫去草乃稼
之事非穡事矣篇意在終武功故此言紂之亡如
既勤敷菑稼事已盡矣今伐武庚是終前人之功

如穡人之刈獲也

率寧人有指疆土

黃度曰武王大封同姓韓齊燕魯布在侯服又嘗
欲作洛遷九鼎焉是為有指疆土觀此及武庚鄙
周一語則當時邦君御事之言似有欲并棄豫洛
以東者矣其時事勢搖動震驚非周公則山東誠
難保

微子之命

陳師凱曰序言殺武庚始命微子為殷後者蓋
紂以嫡子立為天子武庚實為大宗子微子不

過

支子耳武庚在為湯後奉殷祀者武庚也微子

不得與也武庚死殷命黜微子始得代之為殷後也 **愚謂**不曰宋公之命而曰微子之命蓋

周以賓禮待之遂其罔為臣僕之心也 **宋世家**

率其弟微仲行立微仲樂記云武王下車投殷

之後于宋是以成王事為武王誤也史記云微子先封宋武庚誅復申命之亦誤詳篇中語乃

新立國非舊封也 **蘇軾曰**當武庚叛餘以新

造之周侯前代未亡之賢子微子蓋處可疑之地禁戒之辭隄防之具之宜悉也乃命之曰上

帝時歆曰弘乃烈祖曰萬邦作式嗚呼此三代

之所以不可及也後世得國必殺其所忌安知

天下之禍嘗出于其所不足忌者哉 **顧炎武曰**

武王伐商殺紂立其子武庚宗廟不毀 **禮記**不

遷是時殷未嘗亡也特不朝諸侯不有天下耳

故書序言三監及淮夷叛周王相成王將黜殷

作大誥又言成王既黜殷殺武庚命微子啓代

殷後是則殷之亡其天下也在紂之自焚而亡

其國也在武庚之見殺蓋武庚之存殷者猶幾

十年使武庚不叛則殷其不黜矣 **又曰**武王克

商裂土建國不以故都封周之臣而以仍以封武庚者武王無富天下之心初不以叛逆之事疑其子孫也及武庚既叛乃命微子代殷而必于宋焉謂大火之祀商人是因弗遷其地也故宋公朝周則曰臣也周人待之則曰客也自天下言之則曰侯服于周也自其國人言之則以商之臣事商之君無變于其初也蓋自武庚誅而宋復封于是商人知武王周公之心而漸釋其怨懟不平之意與後世人主一戰取人之國而毀其宗廟墟其社稷者不大有異哉

統承先王修其禮物

孔傳二王之後各修其典禮正朔服色與時王並通三統**王炎**曰自正朔外不遵時王制度**愚按**春秋不書列國之卿惟宋書司城司馬蓋得自命官也又律歷志以宋歷與顓頊諸歷並稱則正朔亦不奉周家孔說是也

恪慎克孝

微子克孝本無實事可指蔡傳引抱祭器歸周當

刪

上帝時歆

王氏曰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宋王者之後得郊天故曰上帝時歆

服命

孔疏服謂殷之本服命謂上公九命**愚按**周禮春官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又云上公九命作伯當引之為據

康誥

孔傳康畿內國名封叔字**愚按**康國未聞孔以管蔡霍邲例之也馬融王肅同鄭玄以為謚號林少穎云康乃叔未封時食采之地此說近之

書序謂康誥酒誥梓材三篇皆成王討三監後以殷遺民封康叔而作史記孔傳同左傳祝鮓亦以命以康誥封於殷墟為成王事**今按**篇中有朕其弟小子封與乃寡兄勗等語非成王所命仲默之辨明且當矣但其次在大誥微子之命之後又不敢遽紕書序為非及考左傳云周克商蘇忿生以温為司寇又云武王母弟八人康叔為司寇史記亦云似康叔司寇乃繼忿生為之者而康誥篇中情詞諄複皆慎罰勅法之事其曰外事曰外庶子曰外正以衛事為外正

對王朝而言然後知康誥雖作于武王而就國則在成王時也古者諸侯多入仕王朝至春秋猶然康叔武王愛弟親賢之選故以司寇官之雖封之于衛而不出京師遙領大藩或暫遣即封司如寇故觀成王末年衛侯與太保畢毛諸公同受顧命此可證也周書作雒篇云武王克商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殷即邶鄘東即衛也世紀亦云管叔監衛豈康叔留官京師故管叔權領其任耶三監之叛康叔不與其難及武庚既誅然猶以殷遺民七族陶

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等命之就國鎮撫加地進律當在此時但如漢志所云兼畀邶鄘則必不然以地太廣非周制耳後人因康叔就國在成王時遂以康誥三篇皆為周公作互詳經傳揆之事理斯得其實矣○附考蔡傳布茲鄒季友曰史記注茲者藉席之名爾雅釋器云薦謂之茲荀子正論篇注龍茲即龍鬚席也

三月哉生魄 侯甸男邦采衛 周公咸勤

蔡傳始生魄十六日也 **陳師凱**曰以召誥考之周

公三月十二日乙卯至洛先觀召公啓洛規模十
四丁巳行郊禮十五日戊午行社禮十六己未初
基作洛繼此五日內號召區分至二十一日甲子
朝乃用書命庶殷諸侯丕作召誥所謂用書命丕
作即此所謂弘大誥治也其為洛誥脫簡何疑
孔傳此五服諸侯服五百里侯服去王城千里甸
服千五百里男服去王城二千里采服二千五百
里衛服三千里與禹貢異制 周九服侯甸男采
衛蠻夷鎮蕃此會洛邑者惟內五服也五服男居
其中男言下邦則五服皆邦可知

咸勤**孔傳**皆勞勉五服之人**潘衡**曰勤猶杖杜以
勤歸之勤

孟侯 小子封

孔傳五侯之長謂方伯**疏**云五侯之長五等諸侯
之長也方伯即州牧也**吳棫**曰旄邱詩序言衛不
能修方伯連率之職康叔之為方伯無疑

吳棫曰先儒謂康叔受封時尚幼者以此書稱小
子之故康叔與武王周公皆太姒之子安得為尚
幼今陝右之族凡尊命卑貴命賤雖長且老者亦
以小子呼之表見親愛之意此稱小子亦然

克明德慎罰

王樵曰蔡傳引左氏釋明德慎罰見古人說經詞約理明最不易及如虞書說舜無違教無廢事無凶人及此處務崇之務去之皆一言而盡其旨慎罰何以曰務去之觀篇內云以德行罰終云不用罰而用德可見務去之意矣

弘于天至王命

孔傳若德為句不廢為句疏云闡大于天之道而為順德又加之寬容則乃身不廢常在天命蔡傳以弘于天為句乃身為句稍覺自然袁黃曰荀子

引書云弘覆于天若德裕乃身此蓋脫一覆字若德之若猶言汝也如以注中若是二字為訓若字則決裂甚矣袁說本**愚按**蔡傳弘于天之說實本易大畜意程傳極明

又曰

又曰二字蔡傳以為當在無或刑人殺人之下朱子謂在非汝封三字之上或云當在首與下條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一例

外事 時臬 殷罰

外事衛國有司之事呂東萊此解甚當漸應從之

東齋陳氏亦云以上言王朝用刑此章專言衛國之刑故以外事別之猶下章言外庶子外正也

附考**蔡傳**臬準限之義**鄒季友**曰按說文云臬射的也注謂射之高下準的也爾雅云門中檠為臬故兼取二義

陳第曰當汝陳時臬司為句方回如此讀言陳是法于所司使師此殷罰之有倫者用之與下陳時臬事相對司者用刑之人事者有司之事

孔疏衛居殷墟又周承殷後刑書相因故兼用之當時刑書或無正條而殷有故事可兼用若今律無條求故事之比也

要囚

鄒季友曰要囚二字兩見此章兩見多方篇孔蔡于此章皆釋為獄詞之要孔氏多方篇前釋為要察獄情後釋為執其朋黨蔡氏多方篇皆無釋然多方篇兩章文義皆難同此章孔蔡之釋若如孔氏之前後異義則尤不可按孔傳末章囚執之說甚當蓋要字讀平聲有約勒之義謂繫束拘攣之也周禮掌囚注云囚拘也拘繫當刑殺者凡囚上罪桎梏音拱兩手共一木曰拳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桎以待蔽罪正此義也以此通釋前後三章無不安矣陸

氏三章皆音要為平聲當從之 唐太宗謂羣臣

曰死者不可復生決囚須三覆奏頃刻之間何暇

思自今宜五覆奏正得康誥服念要囚之義歐陽

公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我與死者皆無憾也

天顯 惟弔茲 文王作罰

孔疏孝經云則天之明左傳云為父子兄弟姻媾

以象天明是于天理當然為天顯明之道

弔如蔡傳解音的朱子語錄云音如字言痛憫此

得罪之人也

蔡元度曰先責子之不孝然後責父之不慈先責

弟之不共然後責兄之不友周禮有不孝不友之

刑而無不慈不友之罪即此意也 **呂祖謙**曰以

殷罰治殷俗因人情之所安也以文王罰誅不孝

不友撥殷亂之所在也

外庶子 至諸節

黃度曰庶子即周禮諸子之官諸子掌教治國子

以訓人為職諸侯異其名故稱庶子 **禮記疏**天子諸

侯謂之庶子其所職掌同

孔疏獨舉諸子之官者以訓戒公

卿子弟最為急也正官之人若周禮三百六十職

之長小臣有符節若為官行文書而有符如今之

印章非行道符節也

不能厥家人

朱聚曰不能厥家人如左傳云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也

作求

蘇傳作求者為民所求也王弼曰無者求有有者不求所與危者求安安者不求所保火有其炎寒者附之已苟安焉則不寧方來矣是以謂作求愚按作求與詩言^{世德}求作求同此說亦有理存之勿用非謀非彞

陳大猷曰為治有不易之定論通行之常道明德慎罰是也舍是則為非謀非彞王恐康叔惑于異說謂民難以德化易以刑服如封德彞之惑太宗者故戒以勿用

肆汝小子封

蔡傳肆未詳**董琮**曰肆語辭如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皆語辭愚按爾雅肆故今也注云肆既為故又為今疏云肆為故今因上起下之語

酒誥

按此書作于武王之時故篇中誥戒止及等飲

若如孔傳說以為周公誅武庚代成王作則其時殷遺未靖又不當專以毖酒為言矣

妹邦

孔傳妹地名紂所都朝歌以北是也**愚按**沫水名因以名地鄘詩沫之鄉矣可見妹土屬鄘非衛地黃度曰妹沫古字通沫水在衛之北康叔時為方伯故得以教命及之

誥教小子 惟曰我民

孫奕示兒篇文王戒飲酒于庶邦則曰誥毖于小子則曰誥教庶邦指士大夫而言故以毖戒之毖

之為辭嚴小子指民而言故以教戒之教之為辭寬嚴以責士大夫寬以責小民處之各有道也惟曰二字蒙文王誥教言之迪小子至心臧教父兄之立訓聰聽至惟一教子弟之承訓也蒸傳文王言我民亦常訓導其子孫常字恐當字之誤

羞考合羞饋祀

鄒季友曰蔡氏于前羞考之羞訓養後羞饋祀之羞訓進均言克羞而異訓不可也按羞亦訓膳周禮所謂庶羞也克羞考惟君謂能以膳奉考元供君上也惟語助辭與禹貢惟木同克羞饋祀諱能

以膳羞饋食鬼神或云臣民無享君上之禮然觀
豳七月之卒章則古亦有之

黃度曰本禁酒酒乃教其民以孝養之飲教其士
大夫以燕饗之飲福胙之飲使民能勤于職業士
大夫能進于德行而羣飲之樂不足以易之則酒
禁行矣夫必甚樂乎此而後能絕意于彼也苟無
以趨之而強禁之民弗從也

迪畏天顯小民

天顯即禮記云天明孔傳迪畏天為句顯小民為
句文義難通蔡傳始正之

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 越尹人祇
辟

陳大猷曰庶尹衆官之長樂正酒正之類亞次大
夫服奔走服事者下士府史之類宗工尊官百姓
里居百官族姓不仕而居閭里者

陳啓源曰孔傳云於正人之道必謹身敬法其身
正不令而行蓋上言事君此言率下以外服內服
諸臣兼有事上率下之責也蔡傳引呂氏說謂尹
人為百官諸侯之長即上文御事而以上句為助
君成德此句為助長敬君不知外服內服諸臣即

是御事不得更為助也王炎云經言御事皆兼小大之臣

殷獻臣獻臣百宗工 二史 三父

殷獻臣謂賢臣常仕商而今里居者獻臣百宗工謂周賢臣之為百宗工者

薛肇明曰二史掌邦法在王朝則貳冢宰在侯國

則居賓友之位**吳澄**曰內史猶今之內制即翰林

之職外史猶今之外制即舍人之職也

朱子曰矧惟若疇至定辟古注從父字絕句荆公

從違保辟絕句復出諸儒之表

厥或告曰羣飲至予其殺

袁黃曰羣飲乃紂之遺民所謂庶羣自酒腥聞于

上者也商之故都多大家世族法不易行故盡執

歸周若係細民康叔自治之可矣何必盡歸京師

乎蔡氏又疑其謀為大奸增本文之所無 **方孝**

孺曰聖人之治天下立法也嚴而行法也恕嚴者

所以使民知法之可畏而不犯恕者所以使民知

刑罰行于不得已而不怨斯二者其為事不同其

至仁之心一也吾讀酒誥之書疑武王欲殺羣飲

為過既而思之武王豈好殺之主哉其為是言也

蓋愛其民之深而人不知也示之以姑息陷民于

死地而後刑之孰孰若先之以不可犯之禁使民不陷于罪之為美乎武王以為使殷民酗鬻而至于為亂不謝誅之則害法誅之則害法仁不若威之以至嚴使聞吾言者疑吾過察吾意者感為仁聖人之用心不苟以悅民而民陰受其惠此仁之至也

樵曰周禮司蔬

即暴

掌憲市之禁令禁其以屬游飲

于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邱文莊曰聖王豈以飲食之故戮人哉民不食五穀則死而酒之為物無之不致傷生有之或以致疾而敗性蚩蚩者嗜其味之甘忘其身之大不嚴則禁不絕也按以屬游飲于市羣飲也羣飲不但周禁自漢以來有之文帝戒為酒醪糜穀有因事而開禁者賜酺是也景帝以歲旱禁酺

有斯明享

呂祖謙曰

明享彰明之使享祿位以示勸也

勿辨乃司

孔傳勿辨八字作一句呂東萊勿辨為句蔡點最優辨者別其善惡也左傳主齊盟者誰能辨焉可證

梓材

朱子語錄 吳才老說梓材是洛誥中書甚好

大家

孔傳 卿大夫及都家之政 **疏云** 周禮有都家之官都謂王子弟所封及公卿所食邑家謂大夫所食采地 **王應麟曰** 周封建諸侯與大家巨室共守之以為社稷之鎮周禮九兩所謂以族得民公劉之雅所謂君之宗之此封建之根本也魯之封有六族焉衛之封有七族焉唐之封有九族五正焉皆所以繫人心維國勢然古者世臣必有家學內有師保氏之教外有庶子之訓國子之賢者命之

導訓諸侯若魯孝公是也使博惠者教之文敏者道之果敢者諗之鎮靜者修之若晉公族大夫是也教行然後託以安危之寄而國有與立矣

戕敗人

附考 **蔡傳** 引漢律 **按** 痍音與咫同薛宣傳注以杖手毆擊人剥其皮膚腫起青黑而無瘡癥者律謂痍瘡

王啓監

陳大猷曰 周禮建牧立監以維邦國自黃帝已立左右監以監視萬國乃諸侯之長也康叔孟侯故

稱之為監 **金履祥**曰按逸周書武王之封諸侯蓋以次受封也先管叔蔡叔使監殷其後殷畿內諸侯有不服者分師俘之以衛封康叔以霍封叔處孟子以管叔監殷為周公之過有康叔之賢而不使庸非過乎曰凡封于殷墟者皆監殷者也其後獨管蔡三人叛故止曰三監爾其實康叔亦監殷也 史記云康叔扞祿父之亂漢儒亦云周公善康叔不從管蔡之亂

尚書堯傳卷之十二

吳江 朱鶴齡長孺 輯
崑山 許 虬竹隱
同邑 吳兆寬弘人 訂

召 音 誥

附考 **蔡傳**三塗嶽鄙 **按**左傳注三塗山名在河南

陸渾縣南嶽謂河北太行鄙謂都鄙近嶽之地

粵與越同唐與瞻同

惟二月既望

孔疏洛誥云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洛誥是

攝政七年事也又洛誥周公曰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此篇云乙卯周公朝至于洛正是一事知此二月是周公攝政七年之二月也二月周正建子之二月也漢志周公攝政七年二月乙亥朔庚寅望

步自周至于豐

鎬京謂之宗周林之奇曰后稷始封于邠在漢右扶風鞏音縣公劉立國于豳在栒邑豳鄉太王遷岐山在美陽縣岐山文王遷豐在鄠縣東豐水武王遷鎬在長安西南昆明池所謂鎬池也岐在邠

西北無百里豳在岐西北四百餘里豐在岐山東南一百餘里鎬在豐東二十五里朱子曰豐鎬去洛邑三百餘里

越若來 經營

鄒季友曰蔡傳越若來古語辭按克典篇傳引此越若來三月為句而此乃異釋何也朱子語錄載劉諫議云越若發語辭來三月猶云明三月也又漢律歷志引書武成篇云越若來三月既死霸雖云偽書然亦可見古人文法句讀皆如此劉說尤為有證不當復釋為迤邐而來也漢志三月甲

辰朔三日丙午

孔疏經營考工記所云匠人營國之九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是也又周禮注云上公城方九里則天子城當十二里矣孔無明說庶殷攻位于洛汭位成

孔傳以衆殷之民治都邑之位于洛水北今河南城也**疏云**漢地理志河南郡治洛陽縣河南城別為河南縣莊二十九年傳云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此以周之三月農時役衆者遷都事大不可拘以常制也○**陳啓源**曰蔡傳以殷民之遷

在作洛以前非也周公作洛先之以卜若殷民既遷是後河朔澗瀍又安用卜為此時四方民已大和會豈無殷民在其間舉殷民則友民可知矣**袁黃**曰蔡傳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之位不及城郭說者謂城郭非一時可成故不言若欲一概成就即廟社朝市豈易斷乎但定基址亦何難耶用牲于郊牛二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孔傳郊以后稷配故用二牛**疏云**郊特牲及公羊傳皆云養牲必養二帝牛不吉以六稷牛各用一牛故二牛也**王樵**曰秦誓曰蔡傳曰郊祭天社祭

地至此又云郊祭天地故用二牛前後不合

孔傳共工氏子曰句龍能平水土記以為社周祖

后稷能殖百穀祀以為稷社稷共牢**疏云**秦誓冢

土武成后土傳皆訓社左傳稱句龍為后土后土

為社是也經文有社無稷稷是社類知其同告之

陳祥道曰

社祭五土之神稷祭五穀之神凡祭社

必及稷以同功均利而養人也祭必有配而社配

以句龍稷配以柱商又易柱以**王樵**曰**疏云**左傳

以社稷惟祭句龍后稷人神而已孔傳從之孝經

以社為土神稷為穀神稷為五穀之長句龍后稷配食鄭

玄從之今按左氏稱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本與

黎為祝融等皆以五行之官死配五行之神句龍

配社后稷配稷非即祀以為社祀以為稷也武王

告皇天后土本不當引此為說不然是共工氏子

與皇天並尊矣武成孔氏傳云后土社也以后土

為地社即祭地却是祭法曰為羣姓立社為太社

王自立社為王社張子曰大社祭天下之地祇王

社祭京師之地祇最分明以此知天地不合祭亦

別無北郊以祭地也**陳經**曰郊不曰新邑者郊

在國外社在國內故也**王氏**曰于芻以簡為誠于

粢以豐為貴故郊用特牲而社稷備牛羊豕

牢鳥注牛羊豕各一為一牢

愚按園立用冬至日正月祈穀用

上辛而召誥用丁祀大社王祀社皆日甲而召誥用

戊者召誥是告祭非常禮也

王炎云周人之郊有二皆無所用卜日至

而郊報本也啓蟄而郊祈穀也卜日用辛則魯禮也合之而素其時日諸儒之失也此說存之待考

附北郊辨

胡宏曰

古者祭地于社猶祀天于郊也故泰誓曰

郊社不修而周公祀新邑亦先用一牛于郊復用

太牢于社也記曰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

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周禮以禋祀

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而別無地祇之祀四

圭有邱舞雲門以祀天兩圭有邱舞咸池以祀地

而別無祭社之說則以郊對社可知矣後世既立

社又立北郊失之矣**王炎**曰周禮園丘戴記謂之

南郊又謂之泰壇其名有三其實一也周禮方丘

古人所謂大社詩書謂之冢土戴記謂之泰折折

則方矣其名有三其實一也以周人之行事質

之武王東伐告于皇天后土矣告于皇天則類于

上帝也告于后土則宜于冢土也是天地未嘗合

祭者一也周公之祭于新邑丁巳因牲于郊戊午

社于新邑是天地未嘗合祭者二也至漢匡衡乃

有南北郊之說則失先王尊天親地之意矣新莽始有天地合祭祖妣並配之說則失先王之意益甚矣又曰圜丘謂之南郊方丘不謂之北郊所以定天地之尊卑也記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而公羊氏亦曰天子祭天諸侯祭土諸侯既有社矣謂之祭土不謂之祭地何也吾子孔安國韓嬰之言有證矣天子封土五色以立大社其命諸侯惟以方色之土與之使歸而立社是諸侯有社而無五土之大社其祭社也可謂之祭土不可謂之祭地而天子祭天謂之南郊其祭地不謂之北郊

皆禮經也夫子曰禮者義之實也祭天于郊南面陽也祭地于社北面陰也天尊地卑王者父天母地不敢悖尊卑之大義也方回曰月令季冬命賦犧牲以共皇天上帝后稷之饗又九州之民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以社稷對皇天上帝則知社即是祭地祇也朱文公解中庸郊祭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亦主胡五峯之說蓋郊者祭天之所社者祭地之所先王建國左宗廟右社稷惟天子祭南郊而社則諸侯以下皆得祀之此尊天親而地之義也謂南郊

祭天于地上之圜丘北郊祭地于澤中之方丘者
出周禮大司樂愚嘗覈之圜丘祭天日月從祀東
西方丘祭地日月從祀東西是一歲之內天地之
祭各一而日月乃兩得從祀可疑一也周郊祀后
稷以配天而周禮圜丘祭天並不言配稷之位何
也方丘祭地以夏至則夏至之地祇無所配乎可
疑二也周正建子則子月南郊午月北郊于禮無
礙若建夏正寅月為歲首則是夏五月先祭地冬
十一月後祭天先母後父可疑四也冬至郊天大
裘而冕可也夏至北郊溽暑而大裘可乎可疑五

也舊說周制宗廟向南社稷向北郊特牲祭社之
禮君南向于北墉下答陰之義也又祭法王之太
社在庫門內之右所謂分五色土以茅苞之封諸
侯者或者祭地祇即于此社之壇歟北郊之說惟
周禮有之易詩書無一足證假使有之後世決不
可行也又曰以成周之盛而別無祭地之樂章何
也五峯謂社即是祭地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良耜秋報社稷也此亦人主親祭周頌別無祭地
之詩即知祈報社稷為祭地也圜丘見周禮大司樂八變章方
虛谷深闢之以為劉歆所撰吳草廬亦議其不經
考漢志大司樂乃漢文帝時魏文侯樂工竇公所

獻時年一百八十餘矣此章自是周之遺書不可謂劉歆偽作然虛谷所論極為有據存而考焉可也

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孔疏書賦功屬役之書也邦伯方伯也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即州牧也周公命州牧使州牧各命其所部不徧舉五服者文畧耳

庶殷丕作

林之奇曰召公營洛自戊申至甲寅七日而成周公繼至自乙卯至甲子十日而用書庶殷丕作周召之規模其敏如此豈後世可及

出取幣 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王氏曰庶邦冢君諸侯會于洛者因洛成而獻幣所以為禮且致慶也幣為庭實故用旅陳旅陳列也篇末

用幣即此出取之幣

陳啟源曰周書御事甚多召誥亦三見皆指治事之臣也蔡傳獨解此御事為不敢斥王猶今人言執事然則前後皆直稱王又何說耶疏云我為言誥以告庶殷諸侯及汝御事欲令君臣同聽之此時諸侯皆在故云其實戒成王也如此解儘通

民畧

蘇傳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物無險于民者矣**呂祖謙**曰地之與車莫仁于羊豕而莫仁不于康衢水之于舟莫仁于瞿唐而莫不仁于溪澗蓋戒險則全玩平則覆也

自服土中

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古影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日景移一寸則差千里**疏**云周公置五表測日景中表在潁川陽城去中表十里外四方合置一

表表皆長八尺凡正日景必以夏日至晝漏中中表之北景長一尺五寸東表在日之東晝漏中已得夕景西表在日之西晝漏中仍得朝時之景南表在日之南晝漏中表北景只四寸北表在日之北晝漏中表北景一尺六寸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

孔疏周臣恃功或加凌殷士殷人失勢或疎忌周臣新舊不和政必乖戾故召公戒王當先治殷臣使比近周臣必和協政乃可一也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朱子依孔傳九字作一句讀蔡傳以所字為句真西山謂蔡說為長然蔡說實自東萊解所其無逸發之愚謂作所與北辰居其所之所同朱子不取東萊說以其傷巧然巧而不鑿

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

孔疏智愚由學習而至是無不在其初生此初生謂年長解習學非始初生也

葉夢得曰哲命以

明哲為天所命也王樵曰呂林二氏皆以哲命為性命然性命之命即壽命之命非既有昏明之命又有厚薄長短之命也人以孔顏之未得報而疑

之乃程子所謂以淺狹之見求之者也

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

孔傳民字為句云順行禹湯所以成功以功即嗣若功之功也蔡傳乂字為句云順導其民則有功二說皆通 **正義**云聖王為政當使易從而難犯故令行如流水民從如順風若使設難從之教為易犯之令雖迫以嚴刑終不用命此民若有功之說也

讐民百君子越友民

孔傳解讐民百君子越友民作一句讀頗難通蔡

傳更之以讐民為殷頑民百君子為殷御事庶士
友民為周民文較順矣但其意以讐訓怨讐之讐
與友民相對夫二公方以大澤深仁化殷民之梗
豈顯然目之為讐耶周尚不讐殷也乃忍讐其民
耶愚考讐字義古訓為匹為答為應當此讐民當
从匹言與周家相讐儔匹之民也此時武庚雖亡
而殷民與周民猶名相敵地相次即周公亦自居
小國而目之為商王士此可得儔匹之義矣謹識
之以質高明
洛誥

范浚曰周有天下視夏商最為長久卒所以失
天下者無令王興復周道故凌遲而遂亡也或
者過周之東遷謂為失計是知周自東遷而衰
不知東遷非所以致衰也周居豐鎬謂洛邑為
東都蓋自武王之遷九鼎已有意乎經營矣周
公相成王成武王之志卜洛建邑凡郊土社壇
宗廟市朝無一不備豈真無意于遷乎哉藉令
當時無意乎遷豈無意乎後世子孫計哉使成
王周公無意乎遷又不為後世子孫計何利而
為此紛紛也以書考之周公告王使居新邑為

治王因遂東故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雖不
留都亦既有事于廟祀矣東遷何尤而遽以為
失計哉謂洛邑形勢不如西周之據崤函界褒
隴耶則沂洛背河左伊右瀍豁險要阨猶足守
也謂洛中土地不如西周之為九州上腴天地
奧區耶則風雨之所會水土之所和交灌沃衍
猶足富耶也謂東遷不足以朝萬國耶則赤芾金
舄宣王固嘗會諸侯矣謂東遷不足以撫四夷
耶則堅車齊馬則宣王固嘗伐獫狁矣謂東遷致
王室室之凌夷耶則日蹙國百里周道為已衰謂

東遷致王威之微弱耶則下堂見諸侯君尊為
已替謂東遷致霸國之盛強耶則膠舟不復甚
于問鼎輕重謂東遷致外侮之憑陵耶則四夷
交侵甚于戎伐凡伯然則東遷何尤而以為失
計乎使西周不有宣王吾知板蕩之後不待東
遷而無周矣使遷洛而復有宣王吾知黍離之
初雖移都而周必興矣且堯平陽舜蒲坂禹安
邑商自契至盤庚屢遷唐虞夏商之都罔有定
止漢世祖都洛陽延祚二百魏孝文亦宅洛陽
太和稱治使建國必于西周則前乎周者不都

豐鎬何能國乎使東周必不可都則後乎周者
或都洛邑何以興乎又况周公卜宅土中諸侯
蕃屏乎四面議者謂平王東遷其後齊晉更率
諸侯以尊王室故周于三代最為久長然則周
遷于東實資夾輔以永歷年謂致衰可乎○東
萊大事記婁敬謂周公營洛邑有德則易以王
無德則易以亡王乃戰國陋儒之說**袁黃曰**史載
武王謂周公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無固其有
夏之居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瞻
伊洛毋遠天室將營周居于洛則是遷洛者武

王之志也武王何以欲遷洛曰豐鎬非無事之
地也閔中自始皇斥逐匈奴開榆中地數千里
形勝始甲天下成周以前帝王所不都無金城
千里之固也豳岐之間犬戎居之洮湟以西赤
白翟居之而朔方又獫狁窟穴也長蛇封豕偪
我郊門勢不得與之錯處故武王謂洛為有夏
之居正以豐鎬鄰于戎狄去中夏遠耳若欲更
徙而東則迫近淮夷徐戎又與商奄犄角為敵
仇而貳于我惟有洛介其中西不偪戎東不偪
夷三塗嶽鄙大河伊闕之間有險可拒定鼎于

此藉其形勝為子孫慮遠矣畢命曰慎固封守使洛果平易無固又何以守耶范文正謂洛陽險固表裏山河應接東京屬連關陝太平宜居汴有事必居洛陽其果居易無固者耶傳稱周公卜洛而曰使後世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此蓋非周公語也周公營洛邑遷殷民身自治之經畫周密無事不為億萬年計卜年卜世果欲後人易以亡乎武周而取易亡也何不為禪讓乎堯舜之禪讓或曰聖人愛天下而忘其家此不知堯舜者也朱均之不肖若擁大寶而肆

其害必至家滅身殞堯舜惟欲安之故俾退而就臣列受制于人然後得享其百里之封世世弗替是禪讓者堯舜之愛其子以及天下也武周不為禪讓而置子孫于易亡之地然則國亡之時士民有不塗膏鬢血而邱墟井社者乎安在其為愛天下也周公宅洛本成武志而乃為此言吾不信也

朕復子明辟

葉夢得曰復如孟子有復于王之復自孔氏以復子明辟謂周公攝而歸政古今儒者從之獨王氏

以為不然余考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初無經見惟明堂位云爾明堂位非出吾夫子也蓋武王崩周公以冢宰攝政此禮之常攝其政非攝其位也**王應麟**曰周公得卜復命成王此荆公說也一洗漢儒居攝還政之陋**愚考**曾子問禮本有攝主之名春秋傳魯隱公不書即位攝也又宋穆公云吾立乎此攝也魯隱宋穆并君位攝之而周公止攝其政事以此不同謂周公未嘗攝者此又非通論也特此篇不及還政觀下文云俾來以圖及獻卜則荆公之說為不易矣

我卜河朔黎水至亦惟洛食

呂祖謙曰卜都之意主于商民先卜河朔黎水黎水

即黎陽者因其所安也意在近地者商民之心意在

地中者周公之心並列二說以聽於天下黎水在

先者先人後已之心也**史漸**曰洛邑居天下之中

伊洛瀍澗實周流于其間天子南面則澗水在洛

之右瀍水在洛之左周公於澗瀍之中龜兆告吉

遂為王城是為郊廓今之河南是也又循左越瀍

水之東龜復告吉遂營下都名曰成周又曰東郊

以居殷民今之洛陽是也二城相距蓋十有八里

疏云洛陽即成周敬王自王城遷而都之春秋昭

三十二年城成周是也邵寶云王城下都皆周公

之所營也一則藉平王之遷一

則藉敬王之入蓋東而又東也

鄒季友曰

召公先

營王城已于戊申得卜乙卯周公至洛則攻位已
成不應再卜周公之卜專為定下都耳若卜王城
則不應以河朔為先鄭注謂黎水近紂都為殷民
懷土重遷故先卜近以悅之是也蓋周公遷殷民
初欲處之河北而卜黎水不吉又欲處之澗瀍之
地而卜澗瀍又不吉惟卜洛為吉又卜瀍水東則
去河朔亦不遠而瀍水東又不吉亦惟卜洛為吉
遂定下都于洛陽經文周公云我卜而孔傳云使

人卜強欲牽合傳會召公之卜為周公之卜而以
澗東瀍西為卜王城于經文殊不順蓋黎水澗瀍
皆周公卜而不吉之地此其謬誤之根而錯亂經
旨之尤者也按禹貢蔡傳引地志云瀍澗二水皆
在王城之西東南流入洛澗水出澗池縣至新安
縣入洛則全在漢宏農郡界中瀍水出穀城縣至
偃師縣入洛則在河南郡界中是王城去瀍水為
稍近去澗水為甚遠周公卜澗東瀍西乃澗池穀
城二縣之間在河南縣之西北卜瀍水東乃偃師
縣之東城既非河南王城亦非洛陽下都也又按

寰宇記云水經謂灋水出穀城縣北今驗灋水西
從新安縣東入河南縣界在河南縣治西北六十
里經河南縣北境東入偃師縣界而入洛澗水則
又在灋水之西其去河南縣尤遠可知矣故召誥
但言攻位于洛汭不言澗灋也召誥篇首專記召
公營王城之事洛誥篇首專記周公營下都之事
謂脫簡在康誥四十八字經文本自明白而孔氏亂之竟未有
能辨者敢詳言之以祛千載之惑
陳經曰召誥言大保朝至于洛
卜宅則卜乃召公卜今周公曰我
卜者二公同心
同謀召公之卜即周公之卜也
愚按召公卜于戊
申周公卜于乙卯二人各卜安得
強合為一當從鄒晉昭說無疑王城與下都皆

在河之南洛之北距洛近而距河遠下都尤近洛
水故曰洛陽西漢為洛陽縣河南郡治焉東漢魏
晉後魏皆為帝都而王城累代但為河南縣至隋
大業中遷都城于河南并遷洛陽縣于都城中唐
宋因之而洛陽舊縣遂廢愚按高誘注策注西周
王城今河南東周成周今洛陽史記索隱又云西
周河南也東周鞏也索隱非與國策注異蓋唐之
鞏縣即漢之洛陽爾

匹休 共貞

呂祖謙曰

鞏洛實配宗周匹者對宗周之辭

王十

朋曰鎬京與王之地既休矣作洛以宅中圖治為匹其休詩作豐伊匹此匹休意同此解勝蔡

按貞訓正而固也盡人事之正以固天命是之謂貞馬融云貞當也蔡傳從之未合

殷禮 咸秩無文

附考**蔡傳**五年再殷祭見公羊傳注云殷盛也謂三年禘五年禘胞翟見祭統注云胞肉吏之賤者也翟樂吏之賤者也

王綱振曰觀下惇宗將禮與咸秩無文連說知此句為記功功載張本當時宗禮未定功載尚虛大

小未授秩次故曰無文所以教王咸秩之即命以風厲之無文乃祀典所未載非不載者不得全謂是鬼神也若鬼神無文自屬淫祀何為咸秩或疑咸秩句注言敘而祭之與下記功無異不知當時篤弼諸臣如十亂輩有存有亡亡者秩而祀存者秩而記秩祀記功自不相妨此亦一說

功宗元祀

功宗非指作洛謂平時輔弼王室之功也**呂祖謙**曰論功莫先于宗言宗則凡功臣可得而推矣報功莫重于祀言祀則凡慶賞可得而推矣

丕視功載

視古與示通漢書示例作視

陳師凱曰

功作元祀所以報功臣于既往丕視功

載所以勸功臣于方來載之今日又當祀之後日也

孺子其朋

孔傳

戒成王慎其朋黨朋黨敗俗所以禁絕

疏云

火燃焰焰喻朋黨之起以漸益大羣黨既成不可

復禁止

林之奇曰如漢之朋黨始于甘陵南北部

唐之朋黨始于牛李其終縉紳受禍宗社傾危

惟不役志于享

蘇傳

小人賄以悅人必簡于禮公戒王責諸侯以

禮不以幣恐其役志于物而不役志乎禮則諸侯

慢而王室輕矣此治亂之本故公特言之左傳趙

文子為政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穆叔曰自今以

往兵其少弭矣夫以列國之卿輕幣重禮猶足弭

兵王而賄其致寇也必矣唐之衰君相皆可以賄

取方鎮爭貢羨餘行苞苴而天子始失其政以致

于亡周公之戒王至矣

頌朕不暇

正父

明農

王樵曰

孔傳當分取我之不暇而行之按說文頌

分也周公嘗不暇于先矣王親政而繼行之是分其所不暇也若作頒布我所不暇則非告君之體

或曰武王撥亂反正故稱正父蔡傳引先正未的

孔傳我其退老明教農人以義疏引伏生大傳禮

致仕之臣教于州里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朝夕

坐于門塾而教出入之子弟是教農人以義也

陳師凱曰自肇稱殷禮至此章乃周公在鎬請成

王往洛舉祀禮朝諸侯撫萬民證之召誥公至洛

定宅既還鎬京觀召公錫公幣由公達王此可見

矣自三月至十一月王必當親往新邑舉行大祀

諸禮特簡編脫漏耳況梓材庶邦享庶邦丕享等話其為敬識百辟享之上下文脫簡尤為顯然此

本之葉石
林吳才老

居師

朱子曰居師營洛邑定民居也愚按此語從四方

民大和會來言和恒四方之民居此洛師也

即辟于周辟音壁命公後

王樵曰就君子周周鎬京也蔡氏謂周公本欲成

王遷洛以宅天下之中成王則未欲舍鎬京而廢

祖宗之舊今考經文初曰自服土中曰宅新邑後

止曰來相宅而已是有此意但成王意不果遷必與周召議之已定然後命公留後而經不詳矣及觀漢地理志宗周與洛邑通封畿乃知都洛者必以閩中為根本營洛之初意亦未嘗舍鎬京也是二都並建非至後代始有

朱子曰史丞相浩說書却好如命公後衆說皆云命伯禽為周公之後史云成王歸鎬命周公在後觀下公定予往矣一言便見**愚按**蔡氏據魯世家伯禽征淮徐在周公東征時以為周公營洛伯禽就國已久然考文王世子周公踐阼抗世子法于

伯禽則攝政時伯禽尚在周也又魯頌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可證封伯禽是成王但未審在何年孔氏以命公後為命立公後于經文前後語意不協史氏之說已見是于朱子矣從之何疑

四輔

孔疏引文王世子設四輔及三公**朱子曰**四輔猶四鄰也**愚謂**四輔主洛邑言即後世畿輔之輔耳或曰主鎬京言函岐豐皆先王之舊都與洛為四輔

無斃其康事

陳師凱曰此章之上必有公答王之辭蓋不許王留後之請也上言予冲子夙夜毖祀成王全倚重于公宜公未許留至此曰我無厭于安民之事是王能以安天下自任而不全倚于公宜公下章幡然許留也

秬鬯二卣 明裡休享

鄒季友曰蔡傳一稊二米稊方無反穀皮也按爾雅秬黑黍秠亦黑黍一稊二米毛氏詩傳同錢氏詩詁云秬是黑黍之大名秠則黑黍中之一稊二

米者說文及蔡傳皆言秬一稊二米未知是否按詩

傳云秬黑黍也秠一稊二米也爾雅注同邢疏又以一稊二米之黑黍亦可為名秬蓋本說文蔡傳從蔡氏謂和氣所生若果爾則非常有之物安得

以常供釀哉鬯鬱金按周禮鬯人掌供秬鬯注秬鬯不和鬱者又鬱人和鬱鬯以實彛注云築鬱金

煮之以和鬯酒是鬱為草名而秬鬯鬱鬯皆酒名鬯者以其條暢也此經文但言秬鬯則是未和鬱

者蔡傳失考陳啓源曰鬱金之氣芬芳條達亦名

之命及左傳二十八年傳皆止言秬鬯而注疏皆以鬱金釋之不必過為分別卣中尊爾雅孫炎注云尊以彛為上壘為下卣為中耶璞云

在罍彝之間即犧象壺著大山等六尊是也未祭則秬鬯盛于卣及祭則鬱鬯實于彝 **孔疏**詩大雅江漢及文侯之命皆言秬鬯一卣告于文人彼一卣此二卣者此一告文王一告武王彼王賜臣使告其太祖故惟一卣耳

按明禋者明潔以禋祀與下禋于文武皆祭名蓋營洛既成成王遣使綏寧周公特以秬鬯之酒命公告于文武故卣用二焉休享謂以太平之美享祭也蔡氏謂事公如神明又引享賓之禮以證其說恐不然

予不敢宿

鄒季友曰蔡傳宿與顧命三宿之宿同按顧命釋宿為進爵于神前非謂自飲而進爵也從孔傳不經宿為優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 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太室裸

愚按戊辰乃十二月戊辰日也自召誥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至此章所以終七年歲之事也烝祭即于戊辰日舉之經文甚明孔傳謂王以十二月戊辰晦到洛明月夏正仲冬始于新洛烝祭孔

疏又以算術推之是年閏九月十二月己亥朔大
至三十日戊辰晦周十二月夏正十月也周禮四
時之祭舉于仲月烝祭應在周正月故傳以為在
明月明月己巳日即改歲矣其說雖似有據但如
此則祭歲作冊又是後一年事末章不當結以惟
七年矣況是年閏在九月則十二月內己是夏正
仲冬節氣不必又改明月也從蔡傳為長

釋文云馬孔王

在新邑絕句鄭讀王在新邑烝是蔡說本之鄭也
鄒季友曰蔡傳逸史佚也汲冢周書克殷篇云王
即位尹逸策曰殷之末孫受德云又云乃命南

宮伯達史佚遷九鼎三巫按此則尹逸史佚是兩
人此或是尹逸也讀冊告神謂之祝祭統祭之日
一獻君降立阼階之南南向所命者北面史由君
右執冊命之蓋即此禮也 **按**孔傳以此為成王
封伯禽于魯疏又引左定四年命以伯禽謂即史
逸所告之冊恐屬傳會此其後即上文命公後之
後也自應從蔡解但蔡以留守其後為言則不類
留守留後起于唐之中葉安可以之例成周盛時

耶

方回曰天地大神不灌者不用降神也祭社稷山

川灌用秬鬯不用鬱鬯惟宗廟用鬱鬯以裸詩曰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是也鄒季友曰孔疏以圭瓚
酌鬱鬯之酒以獻尸尸受祭而灌之于地因奠不
飲謂之裸按秬米為酒名秬鬯祭則煮鬱和之名
鬱鬯裸必用鬱鬯取其芳香旁達以降神郊特牲
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是也蔡傳言秬鬯灌地非
是

作冊逸誥

孔疏祭于神謂之祝于人謂之誥袁黃曰此作冊
與上不同上告神此告周公也上記日此記月互

見也

惟七年

按七年乃成王即位之七年非謂周公治洛有七
年也蔡傳留後七年而薨此不知何本明當位云
周公七年致政于成王孔疏引王肅注云成王七
年營洛邑作召誥洛誥致政成王當據之朱子傳
日書稱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駢牛一
武王駢牛一實攝政之七年亦用古說
姚舜牧
曰命公留洛本成王七年十二月戊辰事乃戊辰
記于丞祭之始十有二月記于逸誥之時惟七年
記于誕保受命之後是古文錯綜之法

多士

呂祖謙曰遷洛之事召誥經營之洛誥考成之多士則慰安之也**王氏**曰篇名多士書序以為頑民何也士者在官之總號此書稱士皆其在官者也非民也且周公于洛誥多士多方等篇未始以殷民為頑成王命君陳始有無忿疾于頑之語夫殷民不附周謂之頑可也不忘殷謂之頑可乎此篇稱多士曰商王士曰殷多士曰大邑周曰我小國所以待之者甚重且厚矣非此何以服其心而馴其氣乎

周告商王士

謝枋得曰武王太公既殺紂心焦然不寧君臣合

謀惟有興滅繼絕以謝天下以服人心故立武庚于殷盡有畿內之地姑命三叔以監之其王者位號尚與周並立至三監挾淮夷叛始殺武庚始降王為公黜殷命而封微子于宋故孔子序微子之命曰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又證之周公之誥殷民曰用告商王士可見前此殷命未絕殷王如故

此說先儒未道王魯齋解天
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與此合

弗弔

呂祖謙曰述殷喪亡亦曰弗弔此聖人公天下之心

降格

呂祖謙曰天人之際惟極乃通治極則通格于皇天是也亂極亦通惟帝降格是也董子曰天心仁愛人君必出災異以警戒之降格之謂也自絕于天天亦絕之耳

四國 宗多遜

孔疏四國管蔡商奄與詩合傳**陳大猷**曰周公東征一舉而誅四國獨言來自奄者伐奄在後誅奄即歸

也

按比事臣我宗多遜言親比我事我臣我以宗法我周臣多遜之美本陳氏說即召誥比介于我有周御事意也蔡傳訓宗為宗周雖本古注文義不合

宅爾邑

周禮大司徒九邱為井四井為邑注四井方三里也

尚書坤傳卷之十三

吳江 朱鶴齡長孺 輯

江都 宗元鼎定九

海寧 陳 熹允文 訂

無逸

呂祖謙曰逸者禍亂之原三年東征治外也無
逸陳戒治源也此蓋作于作洛之後成王即政
之初

先知稼穡之艱難

先傳有言民生成周之前其命制乎君民生成周

之後其命制乎天命制乎君凡所以為生者皆道乎天命制凡所以為生者皆數也三代之時豈無水旱蝗螟民生常如有年者惟有道以濟數之窮也人主深居九重輕民事而一委民命于適然之數豈天所以立君之意哉周公七月之詩陳王業艱難皆述農桑之候與無逸此章正相表裏

殷王中宗

王應麟曰史本紀太戊為太甲之孫三代表云太戊小甲弟則亦是沃丁弟太甲子書正義謂本紀世表必有一誤孔傳同本紀蔡用之**呂祖謙**曰中宗惟敬故

壽主靜則淵凝悠裕自強則堅實清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固而不浮自此至文王其壽莫非此理後世人主乃有慕神仙之術以求長生者豈非大愚

爰暨小人

孔疏使與小民同勞其時蓋未為太子也殷道雖質不可既為太子更與小人雜居也**王樵**曰爰暨小人如漢宣帝舊為小人如漢光武

祖甲

按殷世以甲名者六王史本紀于沃甲陽甲皆云

國亂諸侯莫朝又云帝甲淫亂殷道復衰國語亦云帝甲亂之七代而殞自祖甲數紂至恰是七代蓋誤以沃甲陽甲事為祖甲也當據書以正本紀國語之失蔡傳辨之極明楊慎曰孟子賢聖之君六盤庚等按無逸稱殷之賢君以祖甲與中宗高宗並言而不及太甲則祖甲賢於太甲明矣趙岐不取祖甲何哉余考馬遷作史記未見古文尚書乃國又誤以祖甲亂之一語而行之曰祖甲淫亂孔安趙岐蓋信史記之過也

惟耽樂之從

蘇傳人莫不好逸欲而其所甚好者壽也以其所甚好禁其所好庶幾必信此無逸之所為作也然

猶不信者以逸欲未必害生也漢武帝唐明皇豈無欲者哉而壽如此也矣夫多欲而不享國者皆是也漢武唐明十一而已豈可望哉飲酖食野葛必死而曹操獨不死亦可效乎

惠鮮鰥寡

王樵曰惠鮮字難曉蔡傳比舊說有理蔡傳本但

欠證據史記陸賈云數見不鮮後漢馬宮傳君見不鮮不鮮是漢人語也可證惠鮮之義

黃震曰

蔡傳引鮮活之鮮微傷巧按詩云鮮我方將鮮讀平聲訓善作此解惠鮮二字仍相連文義自協

以庶邦惟正之供 受命

蘇軾曰天下未嘗乏財也昔文王之興國不過百里取民不過十一當其受命四方之君長交至于其廷軍旅四出以征伐不義之諸侯而未嘗患無財及其衰也內食千里之租外收千八百國之貢而不足于用由此觀之夫財豈有多少哉人君之于天下俯己以就人則易為功仰人以授己則難為力是故廣取以給用不若節用以廉取後世不知罪其用之不節而以為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貧求愈多而愈不足以供此其為惑吾未知其

所終也

附考

蔡傳送使**按**唐食貨志分天下之賦

為三一日上供二日送使三日留州使謂諸道節度使也

受命**疏**云受先君之命**鄒季友**曰按史文王即位

之元年帝乙之二十九年也帝乙時商道未衰文王受命猶帝乙命之嗣位十有八年帝乙乃崩紂立文王事紂又三十有二年

觀逸游田

隱公觀魚莊公觀社觀也唐敬宗日昊不朝逸也周穆王車轍馬跡游也夏太康畋于洛表田也

昏訓告保惠教誨

程子有言傳德義者在於防聞見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於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又如居寢有警御之箴臨事有警史之導晏居有工師之誦皆謂訓告保惠而教誨之也

厥口詛祝

孔疏以言告神謂之祝請神加殃謂之詛詩曰侯

詛侯祝

人乃或禱張為幻

范祖禹曰明王惟聽正直故讒慝之言不入于耳

暗君好聽邪佞故欺誑之言日至于前**林之奇**曰

以壽張之言妄殺如幽厲之監謗始皇立誹謗法

之類

君奭

書序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

不說周公作君奭**程子**曰師保之任古人難之

召公不說者不敢安于保也**愚按**此語可證史

記召公疑周公之謬此篇亦作於留洛之後

陳大猷曰或謂周公居洛召公獨執政柄所以

欲去今考無逸君奭諸篇周公未嘗不在朝以

輔王業意其往來鎬洛之間也方是時洛邑雖成而殷民尚未孚四方雖安而天命人心未固尚宜周公之諄諄於留召公歟

弗永遠至尤違

朱子曰諸誥多有長句如君奭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只是一句讀

伊尹伊陟臣扈巫咸巫賢

郝敬曰伊尹相成湯湯即天子位十三祀崩又相太甲至沃丁八祀始薨紀見世是伊尹殆百歲人也書序湯勝夏時已有臣扈至太戊中宗凡百三十

年而尚在是扈乃百餘歲人也蔡傳謂二人同名伊尹仕

湯至太戊百五十年而其子伊陟尚在巫咸事太戊至祖乙百四十年而其子巫賢尚在是皆多歷年所者也商先功臣不止六人此舉壽考在位者言之耳 **鄒季友曰**蔡傳不及傳說按商之六賢皆以舊臣相嗣君故周公引之為比以留召公若傳說則高宗所自舉故不及之稱五王而不及其餘賢君亦以此也

陟配天

蘇傳五王配祀于天而其臣亦配祀于廟此殷禮

也至周惟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餘不間配天也黃震曰古說升配天蔡傳以陟為升遐恐未安升遐主人而言升配主禮而言

上帝割申勸寧王

禮記緇衣引此云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盖字之為也愚按多士云有命曰割殷則割為割殷何疑大誥云寧王遺我大寶龜則寧王為武王何疑真西山謂美里之囚為天降割乃所以申勸文王之德特為緇衣注疏所惑耳又陳新安云若作

武王則下接按文王脩和有夏必有闕文此亦不然公意盖主于武王也此由武王而遡文王後又由文王而及武王正古文錯綜處

號叔 閔天泰顛 散上聲宜生 南宮括

孔疏左傳云號仲號叔王季之穆也是號叔為文

王之弟國語文王敬爰二號按號仲封東號括地號國是也號叔封西號左傳注下陽號邑在河東太陽縣是也東魏滅于鄭西魏滅于晉

墨子文王舉閔天泰顛于宜網之中授之政而西

土服**周本紀**武王及商紂宮散宜生泰顛閔天皆

執劔以衛又云命閔天封比干之墓

趙岐孟子注 呂望有勇謀而為將散宜生有文德

而為相 **王應麟**曰 孔傳云散氏宜生名按漢書古

今人表女皇堯妃散宜氏女當以散宜為氏 **愚按**

史載文王美里之囚散宜生閔天求有莘氏美女

及文馬奇怪之物因紂嬖臣費仲獻紂紂大說釋

之夫湯囚夏臺文王囚美里而皆不死天之所興

桀紂不能違也文王演易美里惟明天人之道以

順受之耳豈有意於必釋乎迨七年之久 美里之囚

左傳克盡臣節而紂亦悔悟釋之且賜之弓矢得專

征伐所以致此者實文王聖德之所感也矣待于

美女之獻乎况紂之惡莫甚于冒亂女色今顧中

其所欲以促其凶亦大非文王服事之心矣雖脫

主于難不得謂之忠孟子稱散宜生為文王見知

蓋聖人之徒也而豈出此哉為此說者必戰國策

士之言太史公好奇而信之不可不辨 陳啓源曰

猶未及文王得釋之故左傳北宮文子曰紂囚文

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于是乎懼而歸之春秋

去周初未遠當其 **國語**文王咨于二虢度于闕天而謀于南宮 **周本**

實史記所說定誣 **紀**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 **寶王**

武王惟茲四人

太公興周不與五人之列林少穎謂周公所舉皆世臣舊德故武丁不及傳說武王不及太公然太公嘗事文王不同傳說東萊謂一時隨舉而言非評人物者得之

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

蔡傳上句疑闕文下句未詳**陳師凱**曰誕無我責言大無專責于一人也收罔勗不及言召公收斂退避不勗勉王所不及也此等句實聲牙難通

罔不率俾

陳大猷曰成王伐淮夷踐奄在此書後可見當時尚未能罔不率俾

予不惠

程伯圭曰不惠猶後人自稱不敏不佞也
蔡仲之命

金履祥曰讀蔡仲之命與棠棣之詩未嘗不悲周公之意也嗟乎周公亦幸有蔡仲耳今觀其詞曰改行曰蓋愆又曰無若爾考之違王命惟幸之深故憂之切憂之切故言之詳周公閔管蔡之失道固不容更有懿親之變也如棠棣之

詩自死喪急難以至闕牆之事詞愈詳事愈下感歎愈深蓋處兄弟之變者宜如此也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 管叔蔡叔霍叔 郭隣

卿士

鄒季友曰位冢宰正百工吳氏謂攝政非攝位是

也吳才老辨攝政之說見蔡傳實本歐陽公蔡傳于洛誥首章及此篇

既言周公無攝政之事亦無七年之政之事而康

誥傳云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召誥傳云洛邑既

成成王始政則自相牴牾矣蓋成王免喪之後祭

祀朝覲雖已親之國之大政則自以幼沖不敢專

制而委之周公觀閔予小子諸詩其畏慎可見故

周公雖不踐阼而實政自己出至營洛之年成王

年二十方始即政則謂之七年還政亦其實也

史世家武王克商封叔鮮于管封叔度于蔡左傳疏

二十四年傳富辰言文王之昭十六國蔡在魯上明以長幼為次賈逵等皆以蔡叔周公兄故杜注

從之管蔡世家以蔡封叔處于霍按杜預云管叔為周公弟非也

國在滎陽京縣東北蔡叔封汝南上蔡至春秋時

平侯徙新蔡昭侯徙九江下蔡孔傳謂叔封圻內

之蔡仲封淮汝之間非也霍國今平陽霍邑春秋

閔元年晉侯滅霍既子孫為國君為晉所滅知三

年之後即復故封也世家不著霍封爵孔傳云霍侯
孔疏周公惟討管蔡不言討霍叔蓋霍叔聞管蔡流言謂其實然不與朝廷同心罪輕故退之郭隣無考蘇傳云郭號也周禮六遂五家為隣因**按**韻書郭一音古伯切古號郭同音蓋通用郭隣豈即三號之地耶孔傳以為在中國之外則非矣經言囚不言流放**黃度**曰郭隣逸書作號古字通左傳制巖邑也號叔死焉古東號國有虎牢城即漢成臯其地至今為險塞按管叔國在管城蔡叔國在下蔡號近管遠蔡管叔居商挾主兵也蔡

叔居號以兵塞險拒周也蔡叔獲乎此遂囚乎此以示天下險不足恃也以車七乘囚叛人于此兵衛當嚴也七乘五百二十五人之賦車徒具焉或曰使食七乘之稅所未詳也黃說與余合故錄之

孔疏周禮冢宰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馬鄭云都鄙以封王之子弟在畿內者立其兩立鄉兩人是畿內諸侯立二鄉定四年左傳說此事云周公舉之以為己鄉士是為周公畿內之鄉士也世家云周公舉胡以為魯鄉士周公不之魯安得使胡為魯鄉士馬遷之謬爾

蘇傳蔡叔未卒仲無君國之理蒯瞶在而輒立衛所以亂周公封仲所以必在叔卒之後也蓋前人之愆

陳傅良曰舜命禹未嘗戒以鯨周公命微子未嘗及武庚今命仲而尤其父者于越人疏之于其兄戚之也父子兄弟之間猶有諱而不敢盡者是愈疏也成王于仲親親之道也有禹故鯨得以郊有安世延年故張湯杜周得不列于酷吏

無作聰明

陳經曰周公慮仲懲創乃父之愆用意過當反以

生事為功故有此戒**王樵曰**勿為貴所動不驕勿為慧所使不妄制貴易制慧難作聰明者為慧所使者也

多方

周洪謨曰武王之伐商也書曰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又曰筐厥玄黃紹我周見王見休夫何武王甫崩四國殷民扇亂未已雖化訓三紀之久而閑之尤艱蘇氏謂方紂之虐人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人之德及天下稍定人自膏火中出即念殷先七王如父母雖武王周公之

聖相繼撫之而不能禁也是不然向之倒戈而不敵執篋而來迎者非商之臣也乃紂所虐害之烝民也所播棄之黎老也其後不服周而念商者非商之民也乃紂所比昵之罪人也所崇信之姦回也何以明之書曰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從崇是長是信是使又曰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則商臣之黨紂虐民者皆天下姦回罪人不可謂不衆也故孟子謂驅飛廉于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是皆黨紂虐民者也然滅之云者豈噍類無遺哉不過殲其渠魁而餘孽之

猶存者不知幾千萬人誅之不可勝誅也既不之誅而子弟念其子父兄之死臣僕念其國統之絕者憤怨不已故乘三監之隙而脅其民以叛也多士曰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多方曰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皆謂商民為所脅者也故寬宥之而不之加罪也雖以四國民命為言而曰商王士曰爾殷多士曰殷侯尹民曰胥伯小大多正則實告殷臣而非告殷民也畢命曰毖殷頑民亦指殷之餘孽故下文云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茲殷庶士席寵惟舊則極數殷士之惡而無

一語以及殷民也讀者不得其意乃謂殷民既怨殷而歸周又叛周而思殷且或謂周之頑民乃殷之忠臣夫殷之臣孰有忠于微子箕子而叛周者非微子箕子乃紂子武庚及其餘黨耳使誠以為叛周者非紂餘黨乃前日塗炭之民則聖人伐暴救民之意終無以暴白于天下後世而亂臣賊子得以藉口矣故為詳辨之

王來自奄

孔傳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征奄滅其國五月還鎬京**袁黃曰**注謂

成王即政之明年滅奄非也武王時周公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成王立奄又助武庚叛周公東征誅之厥後成王來伐淮夷遂踐奄踐者至其地也書序謂遷其君于蒲姑蓋此時事未嘗滅之也**蔡傳**奄不知所在**按**左傳注奄嬴姓國鄭立云奄國在淮夷之北說文云在魯括地志云今曲阜縣之奄至鄉是也

內亂

內亂東萊謂妹喜之嬖是也鄭立云習為鳥獸之行于內為淫亂此無稽**王應麟曰**呂氏春秋伊

尹奔夏三年反報于亳曰桀迷惑于妹喜好彼琬
琬按竹書紀年云桀伐嶠山得二女曰琬曰琰斷
其名于苕華之玉苕是琬華是琰

亦克用勸

呂祖謙曰連言用勸者天下非可驅以智力束以
法制惟鼓舞勸導其民使常有欣欣不自己之意
乃維持長久之道也**黃度**曰誅賞利器人主所操
以運動天下者也刑之釋之而不能使人勸則其
道窮矣故明德之為尚

天惟五年

孔傳服喪三年還師二年是為五年**愚按**還師謂
觀兵也漢儒以武王十三年連文王受命九年數
之故有是解歐陽公已正其非蔡云必有指實而
言今亦不敢妄為之說

克堪用德

呂祖謙曰夏之亡也以不克靈承于旅周之興也
以靈承于旅文武于德能勝而用之其力過賁育
遠矣漢唐賢主豈無欲布德于天下者惟力薄而
奪于多欲故駁而不純是知德非真力莫能勝莫
能用也

我周王

袁黃曰 我周王如入用厥辟之入謂治其君之事也蔡傳未及

迪屢不靖 圖忱于正

鄒季友曰 迪屢二字蔡傳與康誥迪屢未同異釋蓋從孔傳而失之應同前說

陳大猷曰 自作不典乃欲人信以為正蓋四國從殷以求興復自以為正義也

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

姚舜牧曰 帝王于不庭之國必先之以文告而後

之以征討戰而要囚分明是征討所俘但要束囚繫之不通加殺耳 **孔傳** 再謂三監淮夷叛時三謂成王即政又叛言迪屢不靖之事

臣我監

監牧伯也如康叔是周禮建其牧立其監

克臬

鄒季友曰 蔡傳解康誥云臬法也此解作事亦異釋何耶孔傳云汝無不能用法當從之

和哉

郝敬曰 當時商舊臣與周臣雜處有附有不附故

不和自作不和者不順于監也爾室不睦者同類相疑也

穆穆在乃位

穆穆和敬服凶人之道也荀子云遇小人而不敬則是狎虎也與此意同

畋爾田 迪簡至大僚

爾田謂胥伯小大多正之祿田也

呂祖謙曰多士序殷民之怨周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則以大義裁之此乃以迪簡在王庭有服在大僚為勸何也爵位上

之所命非下之可干自其怨望而許之姑息之政也示以好惡而勸之磨厲之具也此周公御商士之開閣大用也

敬于和

此正戒殷士蔡傳爾民字誤和即上爾惟和哉之和

王柏曰蘇氏謂康誥大誥多士多方八篇大畧皆為殷人不服周而作又怪取殷之易安殷之難愚觀此八篇者各有所主非盡為殷民作也其化殷民之書不過多士多方兩篇而已熟讀之知其有

錯簡焉竊謂多方當在前多士當在後多方曰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又曰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多士曰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此可以知其先後也多方自首至乃惟爾自速辜中間皆稱多方知此是多方結語自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以下皆稱多士則知此乃多士後錯簡也多士曰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多方後段曰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此

又知其一篇前後相應也多士曰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多方後段曰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其末云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又知兩段相連總結于此也多士結王曰之下有關文當聯多方嗚呼猷一段後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嘗聯多方後又曰下結語如此庶條理貫通文勢明白今考定二篇于左

多方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

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
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
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嫡由乃爾攸聞厥
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
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
洪舒其民亦惟有夏之民切躓日欽劓割夏邑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
夏○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
永于多享亦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

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茲大不克開乃惟成
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
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
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
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嗚
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
釋有殷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
有邦間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
烝天惟降時喪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
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

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
命尹爾多方○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乃
性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此段原雜
前節先儒疑有闕文不知乃是錯簡言武王雖
已受命商之子孫苟能克念有得天之道天亦
畀之誕作民主待爾五年矣爾又無可念可聽
之德蓋武王在位五年故也今爾辟指武庚言
大淫圖天之命應首章 ○命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
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
又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
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靖爾心未愛

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搖天命爾乃自作不
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
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
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
自速辜

多士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誥商王士王若曰
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
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
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

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
畏○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
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
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
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
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
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
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
祇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
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王若

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
割殷告勅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
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
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王若曰猷告爾多士
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
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惟爾知惟
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令爾又曰夏迪簡
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
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
命○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

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逝比事臣我宗多遜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
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
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
爾乃尚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
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
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
小子乃興從爾遷○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
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
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

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昉爾惟克勤乃事
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
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
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
爾事有服在大僚○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
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
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蔡云當探天
之威我亦致天之罰離逖爾土○王曰我不惟
多誥我惟祇告爾命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王肯堂曰告多士亦後于

多方特因上記周公留洛遂并記之多士
多方雖皆公語實則二時今每混而為一
立政

呂祖謙曰無逸立政二篇相為經緯以無逸之
心明立政之體君道始備

常伯常伯任至虎賁

呂祖謙曰常伯等即三宅三代之書他無所見意
者公卿輔相之別名與官有別名如相曰阿衡保
衡三卿曰圻父農父宏父此亦三代輔政別名綴
衣虎賁特于侍御僕從中錯舉二者以見其餘耳
職重者有安危之寄職親者有習染之移其繫天

下之本則一**陳師凱曰**常任即宅事所職必廣凡
任事之大臣也常伯即宅牧主牧養之大臣也準
人即宅準主平法之大臣也**吳澄曰**伯長民者也
文武時召公為伯宣化于外蓋其職也任任事者
也文武時周公為宰兼政于中蓋其職也準人掌
法之官刑法當如準之平故曰準人康叔封衛入
為王朝司寇蓋其職也綴衣幄帳也如幕人掌次
之類虎賁衛王者如虎賁氏旅賁氏之類 周公
綴衣虎賁與三宅大臣列序而于周禮太宰之職
則舉而屬焉武侯所云宮府一體漢也初猶存此

意自武帝時內外始隔絕大臣不復與內政而小人專寵用事于中遂致于漸不可制

顓俊尊上帝至九德之行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

陳師凱曰詩云無競維人中之俊乃天生之以遺國家者也九德之行即臯陶告禹九德之見于躬行者也俊非徒才俊必有德如所謂以克俊有德臯陶亦曰九德咸事俊入在官未嘗岐才與德而二之**林之奇**曰惟禹以顓俊為心故其臣亦以薦賢為務

陳雅言曰宅者居而安之或才德不稱或委任不專皆非宅也東萊謂周公之戒成王綴衣虎賁之外其禮其詞與夏畧同然則圖任三宅為人君之職者三代告君之常法也表親近之職使人君不敢輕者周公養源之精意也

曰三有俊

呂祖謙曰夏止三宅而已湯三宅外又儲三俊為天下長慮也漢高儲參陵平勃于身後定再世之亂孔明儲琬禕允等于身後亦維持數十年

庶習逸德 奄甸萬姓

王樵曰庶習逸德如漢成帝與張放等宴飲禁中

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是也

奄甸即俊民甸四方之甸鄒季友曰周禮小司徒

并牧其田野注云井牧者春秋傳所謂井衍沃牧

隰臯是也田制一夫百畝故百畝為夫九夫為井

隰臯之地九夫為牧二牧而當一井以田有不易

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也什伍周禮士師掌其

民人之什伍又族師五家為比十家為聯五人為

伍十人為聯以受邦職以役國事

立民長伯

王制屬有長州有伯蓋王官出為諸侯也

作三事

三宅為三事即詩之擇三有事三事就緒也三事就緒

依毛傳說

虎賁綴衣趣馬 左右攜僕 庶府

按周禮大司馬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趣以卒伍旅

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太宰幕人掌帷幕幄

帟綬之事注云四物皆以綬連繫焉有連綴之義

豈綴衣即幕人之官乎王臨朝則設之如後世儀

鸞司也又大司馬校人掌王馬之政趣馬其屬也

詩蹶惟趣馬

王樵曰孔傳左右携持器物之僕如漢孔光為侍中執唾壺是也蔡云携持僕御之人則以為二事
司禮太府玉府內府外府皆屬天官**葉夢得**曰周外府治漢之大司農以入軍國大用周玉府內府若漢之少府以充天子私藏周有太府以兼總之歲終會其入出漢無其官故財賦無考**王樵**曰太府之屬官非冗賤以財用所關易導人主侈心故特見之

大都小伯 太史 尹伯 庶常吉士

董琮曰周禮注大都公之采地小都鄉之采地古

人立言之法有互見者如詩鉦人伐鼓之類是也

王制太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注云諱先王名惡忌日若子卯

孔疏尹伯長官大夫周禮每官各有長如大司樂為樂官之長大卜為卜官之長是也**王樵**曰庖人尹庖內外饗尹饗此呂氏原文也蔡傳漏尹庖尹饗四字

庶常吉士一言而上下蒙之古史之體也文武得人之盛由于任用三宅下文復以三宅參錯言之
陳氏曰文武以一人之聰明豈能周知內外遠

近小大之臣哉三宅大臣人主所親擇其下小大之臣又委之三宅高宗曰惟暨乃僚穆王亦曰慎簡乃僚皆然也 **陸贄**曰委任長官簡選僚屬所簡既少所求益精得賢有鑒識之名失賢當闇謬之責 **又**曰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所任愈崇故所擇愈少所試漸下故所舉漸輕

夷微盧丞三亳阪尹

孔疏三亳鄭玄云東成臯南轅轅西降谷也一亳而分為三如云三秦三楚三晉之類 **愚按**蔡傳解

三亳用皇甫謐之說蒙北亳左傳注梁國蒙縣西北有亳城城中有湯冢是也穀熟南亳輿地廣記隋唐宋州有穀熟縣即商之南亳湯所都也偃師西亳漢地理志河南郡有偃師縣在西即湯所居亳也西亳乃帝嚳故都而湯居之故小序云從先王居後盤庚遷殷即此地也湯都在偃師應從鄭氏說詳湯誥

險置尹如漢為西域置都護之比也險阨之地不必邊裔如陝之崤函趙之井陘鄭之虎牢皆參錯于五服之間者

陳傅良曰古之天下無冗官亦無滯人無倖法亦無憾吏用者必公則未獲者不敢議也顯者必賢則繼者不敢倖也內之者非所昵則外者必不敢競也遠之者非所怨則所邇者不敢偷也是舉天下之官皆可以用人抱閔擊柝府史胥徒士不恥為也嘗觀立政之書論文武得人之盛而至于夷微盧之衆三亳阪之尹皆有常之士而其選無異于三宅彼皆遠方也皆卑職也遠方非要地卑職非膴仕以天下之美才居之宜亦有所不安焉而莫之聞者何也有君如文武非棄臣之主有臣如

周公非蔽賢之相則遠之非疎之卑之非薄之也今之用人難于久任非誠難于久任也難于外任非誠難于外任也以古之官視今之官則今冗也以古之法視今之法則今倖也甚冗猶苦其不足甚倖猶恐其不平無他用者未必公人固不甘于退也顯者未必賢人固不屑于小也內之者或所昵人斯競于求也遠之者或所怨人斯難于去也所以官日繁而法日弊也

文王惟克厥宅心

黃度曰人主用人已之心術形焉范正獻謂唐德

宗性與小人合此為知本之論明王立政必先能自治其心然後能盡人之心

文王罔敢知于茲

王應麟曰温公云人君急于知人緩于知事罔攸兼急于知人也罔敢知緩于知事也漢宣帝綜核名實非不明矣而不能知弘石之奸唐宣宗抉摘細數非不察矣而不能知令狐綯之佞明于小而暗于大也

繼

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 灼知厥若

張氏曰王繼文武以立政可謂難矣難之中自有

簡易之道亦曰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而已知三宅之心即所以立政**陳氏**曰孔傳謂立政大臣立事小臣以事字為句非張氏辨句讀甚合經旨立事所即謂宅乃事也下文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立政下列三宅與此並有立事字國則罔有立政用悛人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悛人立政下不列三宅則並無立事字尤為顯證

呂祖謙曰物莫不有所順水順而下火順而上蓋有湮之而不下鬱之而不上者矣終非其所順也人豈無矯飾而為善者苟灼知其所順則心之所

安不得道矣

王樵曰此處備舉三宅官相受民牧之責也和庶

試準之責也和庶慎事之責也此篇三宅有全言

之者有舉其一二以包其餘者有變文者變文如

常任而又曰常事又曰立事前章常事司牧人即常任常伯是

舉其二以包準人也有司之牧夫是舉一以包常

任準人也既是舉一以包二則不必以庶言等三

事為三宅通有也此為定說

自一話一言

蘇傳道隱于小成言隱于榮華二句出輕任人言

不勝其弊以其不勝弊而舉棄之所喪必多矣惟

成德之彥不可以小道小言眩也故一話一言終

必付之而後可此亦**王樵曰**一話一事之始終一

言一句而已此非言時之至淺正謂小人得行說

間言語為之階一出話一矢言思慮專主君子斯

小人無間而入

克由澤之

呂祖謙曰由繹者由其外而繹其中也由言繹其

心由才繹其德由發舒于一時繹其持久于歲晏

陳啓源曰孔傳能用陳之蓋訓由為用也蔡氏讀

作抽謂抽繹用之而盡其才雖本漢書燕見細繹注細讀抽之語然細可通于抽由不可通于細抽也考字書由並無音抽者蔡氏改經不可從其勿以憚人其惟吉士

呂祖謙曰君惟以別白君子小人為職文武有庶常吉士公復以惟吉士望王台公之歌詩王多吉士亦至于再穆王命伯冏亦云其惟吉士周家父祖所傳師保所訓子孫所守惟在是焉一代之治體可識矣憚人者便給佞人正吉士之反周之家法所嚴惡斥絕者也

詰戎兵至不服

呂祖謙曰公非教王用兵恐其晏安而使之自強如易謙卦言利用侵伐亦是于謙抑之中有自強之意也古人治兵乃所以弭兵後世銷兵乃所以名兵**郝敬曰**陟猶虞舜陟方之陟方行者方岳巡行也天下又安王者巡狩六師從行如詩云君子至止韎韐有奭以作六師朝會則必講武所謂詰戎兵也

以列用中罰

蘇傳列猶例也**袁黃曰**按列與例不同條例之說

後世始有之列者輕有輕列重有重歹也凡禮大
司寇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
典中罰即中典也

尚書傳卷之十四

吳江 朱鶴齡 長孺 輯

休寧 汪文柏 季青

同邑 董 閻 方南

訂

周官

朱子曰漢自古文尚書出方有周官伏生所口

授與此篇故漢只置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而

無周三公三少蓋未見古文尚書故也古者諸

侯之國只置司徒司馬司空三卿惟天子得置

三公六卿三公三少本以師道輔佐天子只是

加官周公以太師兼冢宰是以加官而兼宰相之職也後世官職益紊遂以諸子或武臣為之既是天子之子與武臣豈可任師保之責耶

邵寧曰立政三宅在周官前周官六卿在立政後立政圖任人而未定其制周禮擬分職而未見于行周官者周禮之綱而立政之成也

巡侯甸 四征弗庭 六服羣辟

孔疏六服而惟舉侯甸者二服去王圻近畧言之爾

左傳注下之事上皆成禮于庭中弗庭言不趨走

于王庭也

孔疏周禮九服此惟言六者夷鎮蕃三服在九州之外夷狄之地王者羈縻之而已不可同于諸夏也

程伯圭曰按周禮行人職云侯服歲一見以次五服亦歲一見是六服者侯甸男采衛要也畿內不在其數然周有九服而王之巡狩止于侯甸羣

辟承德止于六服視唐虞之世有間已

陳啟源曰 蔡傳解六

何待四征之后始承德也 **黃度曰**必六服承德而後董正治官制度頒行不容或有阻隔也

侯伯 夏高官倍

左傳注侯伯州長也列職于王即日牧於諸侯則謂之侯伯**王樵**曰侯伯即益稷之州十有二師也孔傳以為五國之長蓋本五國以為屬屬有長之說未知唐虞之制然否疏引咸建五長此五長在五服之外豈侯伯也

禮**周記明堂位**有虞氏之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官二百周官三百**蘇傳**堯舜官天下無或失之憂任人而不任法人得自盡也故法簡官少而事省夏商家天下惟恐失之不敢以付人人與法相持而行故法繁官多而事冗後世德日衰故日卑人愈

不信而一付之法吏不敢任事相持以苟免故法愈亂官愈多而事不舉人主知此則幾矣

論道經邦變理陰陽

呂祖謙曰明則邦國幽則陰陽幽明之所以然所謂道也道何待于論論道者擬議以成變化講明而啟沃之也陰陽屬氣天地屬形變理運之者也宣亮承之者也公孤之分于此著矣然弼予一人乃格君心之任獨于孤言之焉公反不與焉何也論道經邦變理陰陽未有不自君心者持成王尊三公之至若不敢以身煩之蓋曰斯人也乃造化

之友非予一人之弼也邵寶曰道貫天人律天以立人于是乎有論論者謀謨于是乎有經經者政事變理陰陽以是而已考祥焉更化焉以人事而贊天功其道固在我也若曰坐而無為如陳平兩吉之云豈知相體者哉

葉夢得曰成王以周召為師保而太傅無聞周公沒召公即為保而不聞設師傅蓋難之也陳啟源曰按賈誼疏曰成王如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則未嘗無太傅也顧命召公為保畢公毛公三公皆備又畢公代周公為太師不得云周公沒後不設師傅也石林語尚未核

傅良曰周召以師保為冢宰是卿兼三公也顧命召太保爽以下皆卿也其人足以兼三公則加其公之職位無其人則止為卿而已三公三孤皆無其人則闕焉而六卿自若也成周以三公三孤待非常之德故曰官不必備惟其人程伯圭曰周禮多言三公三孤但不言其職蓋三公位尊出諸侯之上論道變理若無所職且官不必備或無其職非如諸卿之分職聯事各相統屬也故不必列之于五官篇也

撰兆民

王安石曰善教者決于民心而耳目無聞焉以道

擾民者也不音教者施于民之耳目而求決于心
以道強民者也擾之為言猶山藪之擾毛羽川澤
之擾鱗介也豈有制哉自然焉爾強之為言其猶
困毛羽沼鱗介乎一失其制脫然逝矣

司空掌邦土

孔傳司空主國空土**袁黃**曰當時行井田之法民
間所授之田民自治之惟未授者則空之而掌于
公家故官曰司空孔傳空土二字統無明訓據了
凡解當讀去声然陸氏釋文未
見轉音當
周所設黃度曰周禮司空事官而此曰掌邦土
盖凡居于王土者必有職有職則各以時制其利

故農之地征均此利也工之飭材成此利也賈之
阜財享此利也皆土物也則皆邦事也盖無有不
作而食者**邵竇**曰古為井地故司空專一卿焉井

田廢則司空職亡補以考工而司空職營繕矣

曰有虞之時首命作司空其後又命垂作共工則
知共工與司空乃二職非一官也鄭氏以考工補
司空何**王樵**曰周禮司空之文多錯于他官而地

官尤多漢儒不知本經以考正而妄謂其
廬說

闕因以考工記補之夫考工記記工事耳非設官
也故無員缺且其所謂國有六職者自明言于下
百工特居六職之一何可以之當冬官也

林駟曰嘗觀周之建官也百官聽命于六卿而六卿聽命于冢宰故出納之要職宿衛之親人供奉之近習布滿王朝者若不可得而一不知以冢宰統之別其權未始不一也司徒以旗致萬民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司馬大合兵以從司寇凡兵民之權若不出于一不知以三公兼之則其權未始不一也此上下相維之制然也又觀周之建官也或以公兼宗伯司寇或以公兼司馬司空是公得兼卿職也或以公兼卿大夫或以卿兼軍將是卿得兼有司也此職任無曠之實然也漢之九卿

東漢百官

志九卿者奉常一光祿二衛尉三太僕四鴻臚五少府司農宗正廷尉合為九即周之六官唐有六尚書又有九卿寺因乎漢也然周制上下相維而漢有事權偏重之失周官職任無曠而唐有員數過繁之弊師成周之意而損益焉不失于偏重不失于過冗斯得之矣

六年五服一朝 時巡

孔疏計六年大集應六服俱來而此惟云五服孔傳以五服為侯甸男采衛蓋以要服路遠外逼四夷不必常能及期故不數也**程伯圭**曰周禮云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

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此言五服

蓋指甸男采衛要而侯服之歲見者不在其數也

王廉曰

大行人六服朝見以數見者為親蕃服世

一見謂父死子繼及嗣王即位乃一來以其戎狄

疎之也周時以洛為邦圻邦圻方千里其外各以

五百里分九服一方五百里者九四十五百里也

以二方對計之并邦圻千里通為萬里今姑以二

方計之周公封于魯魯去王圻二千餘里在甸服二

歲一見名公封于燕燕去王圻二千餘里在采服

甸服之間或三歲四歲一見以周召元臣乃在外

服似若疎之者何也若以禹服計之魯

當在綏服燕遠在荒服矣此所未喻

愚按蔡解

五服從注疏程說與周官不合大全王氏又謂每

一歲二服入見五服有一年休息此未知據何書

黃度曰

大行人六服差遠近為節次朝京師六歲

一周此時見曰會也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此殷

見曰同也皆準舜故事惟五載與十二歲不同耳

自武王時邁後見于經者成有岐陽之蒐康有豐

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宣有圃田之狩皆非時巡

也大行人六服此五服者又六年時巡要服見于

方岳不至京師也

議事以制

按先儒有云五帝無傳政夏高無傳人又云繼治

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異學古之所以必待

于裁度也公羊九世復讐之說漢武帝誤信之以

窮兵四夷周禮國服惟息之言王荊公誤信之以
貽殃宋室知好古而不知用古其弊必至于此
令出惟行弗惟反

按君者主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
蓋天子之號令譬之若風霆如風不能動而霆不
擊物則造化之機滯而乾坤之用息矣易漢汗其
大號汗出而不反者也與此同義

惟克果斷

林之竒曰猛虎之猶豫不如蜂蠆之致螫責育之
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所以貴于果斷也曰克果

斷必無非所斷而斷之矣

作僞心勞日拙

黃度曰若有所為而為即僞也載僞而行前闕未
蓋後失復張彭所以心勞日拙也作僞如公孫宏作
德如司馬君實

三事暨大夫

陳啟源曰詩三事大夫注三事指三公引書此語
為證黃氏書說亦訓三公蔡傳則云立政三事此
以經解經法也但謂不及公孤公孤無待戒勅勅
則不然上文凡我有官君子公孤在其中已戒勅

之矣此何獨不及之及耶况六卿上兼師保立政
三事中豈必無公孤耶

君陳

鄒季友曰鄭玄注禮記中庸云君陳周公之子
汲冢紀年亦以為周公子今觀篇中爾尚式時
周公之猷訓與畢公今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
語意畧同未見君陳之必為周公子也使果是
其子不當與畢命同稱周公

王柏曰畢公四

朝元老君陳其後進也周公既沒何不即以畢
公代之蓋周公治洛制度法令已備恐畢公未

必悉遵其舊君陳則親炙周公諳練本末故責
之以周公之事焉及商民既安之後始以旌別
淑慝屬之畢公此用人之道也

尹茲東郊

鄒季友曰

東郊乃下都經文止言東郊者治洛以

化殷民為重也說者謂周公存則王城下都皆自

監之周公沒則分東郊使君陳監之王城之事君

陳不與今考畢命曰祇命公以周公之事畢公之

任即代君陳者也何以見君陳不與王城之事哉

此蓋因書分正東郊一語而誤耳

洛與鎬對立
故曰分正正

長也長治之鄭曉曰東郊是下都亦曰洛邑殷頑民遷于洛邑是也

周公師保萬民

黃度曰東郊鄉遂之地也周禮鄉教孝友睦婣任恤鄉有老二鄉公一人無他職事獨與鄉大夫與賢能獻其書于王而已周公以天子三公為鄉老教其民是之謂師保教其君教其民無異道也凡人未見聖至惟草

蘇傳微獨聖也凡有求而未得也無所容其愛既得則愛衰此人之情也為人上者不能顯諸仁藏諸用凡所以治民之具畢用而常陳則民狎而玩

之矣故教之曰爾惟風下民惟草德復有妙于草風者乎

順之于外

王問曰蔡傳引葛氏與之說以成王為失言夫所

謂順之于外者只是承君之德意而致之于民亦人臣奉君之常體觀周公誥多士多方一則曰王若曰再則曰王若曰可見以此為坊後世猶有厚施于民以叔君權如齊之田氏者鄧元錫曰此非成王失言蓋有為言之也殷頑比煽人臣而有施德于民以沒王惠康誥所以深疾夫造譽鰥君者

也章美歸君含美從王此正格頑之道大臣之職
弘訓

呂祖謙曰周公之訓大矣猶欲宏之者繼前人之
政苟上以持循因襲為心其所成必降前人數等
惟奮然開拓期以光大前業然後僅能不替蓋造
始之與繼成其力量不同也
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按蔡傳解從容為不一于和非是從容與寬和為
類不可與有制為類也東萊云和中之時大體固
貴寬苟無制則流蕩縱肆安能從容以和乎馴擾

于品節之中游息于範圍之內斯其所以和也此
解得之

簡嚴修至或不良

黃度曰鄉法自閭胥至州長歲時讀法書其德行
道藝戒令糾禁備焉修不修皆于此簡別之州長
三年大比大考鄉里贊鄉大夫廢興故有進良退
不肖之法

膺受多福

鄭伯熊曰人君不言福風俗淳厚偕之大道此人
君之福也成王云膺受多福康王云永膺多福皆

以商民式化言之天保報上受福之詩也歸之羣
黎百姓徧為爾德詩之意即成康之意也
顧命

• **呂祖謙曰**天子天下之共主也成王力疾臨廟
朝而命之畢召受遺率諸侯而輔之所以公天
位嚴大寶世稱漢武帝拔霍光于宿衛托以幼
孤為知人不知所謂大臣非可寄安危屬存亡
者不在此選如周召內為師保外統諸侯君存
則輔政君沒則托孤所謂受遺蓋其一職也武
帝垂沒始拔一人付之平時大臣果安用乎無

具甚矣**林之竒曰**後世人主將托後嗣獨引親
信入受遺詔謂之顧命之臣漢唐末雖有嫡嗣
不能属于大臣多立自戚宦之手倉卒之際廢
立紛然顧命一書誠萬世之誠

誓言嗣

鄒季友曰嗣謂君也周禮典命曰諸侯之適子誓
于天子攝其君注云誓猶命也明樹子不易也告
命之詞致其戒勉故曰誓蔡傳不得誓言以嗣續
我志從孔傳也未明當

降疾殆

鄒季友曰：殆子句當從孔傳云疾苦危殆，蔡傳上章兩言疾危殆，此却云殆將何也。

太保奭主毛公師氏

朱子語錄：召公冢畢公司毛公司是三公，芮伯司。

彤伯宗衛侯冠是三孤，孔氏以高官兼攝下司，漢

世以來謂之領，故名畢、毛皆稱公，傳皆稱領，而芮

彤衛則但稱本爵也。彤，姒姓之國。黃度云：彤國在青州北海縣。

餘五國皆姬姓。毛公是文王之子伯爵，見左傳。鄭曉曰：舊說成王

時六卿遷轉，三公不然。初太公為太師，卒周公代

之，周公卒畢公代為太師，召公仍為太保，周公為

冢宰，卒召公以司空代之。代冢宰而不代太師也。

召公歷三朝，皆太保，畢公代太公為司馬，而不代

太師，毛公代召公為司空，而不代太保，蓋毛公代

榮公為太傅，康叔代太史，蘇公為司寇，而不代其

太史，代太史者逸也。以立政太史司寇，蘇公為一人，此注疏之說。

孔疏：周禮師氏下大夫掌以媿詔王居虎門之左

重其所掌，故序于虎賁之上。**周禮注**：虎門，路寢門

也。門畫虎以明勇猛。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王崩。

鄒季友曰：茲既受命，還字句還音旋。孔傳羣臣

已受命各還本位也

周禮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

卿大夫 屬下句讀非

附 **蔡傳** 幄帳 **按** 疏云四合

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帳也上有承塵皆以繒為之張于黼宸之上撤縣縣與懸通謂撤去鐘磬也庭路寢之庭

鄒季友曰成王崩年經典不載漢律歷志云成王

即位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當作十日甲子即

引頤命之文以為三十年崩此劉歆說也皇極經

世書云成王在位三十七年起丙戌盡壬戌

俾爰齊侯呂伋至南門之外

孔傳 呂伋太公子為天子虎賁氏

國云其屬有虎士八百人

按周禮虎賁氏本下大夫齊侯領之蓋以宿衛王

宮為重也後世功臣子弟為列侯入宿衛亦其意

史記稱太公五世及葬于周是時伋必入為王官

故虎賁百人屬其統領

孔傳 將正太子之尊故

出于路寢門外使更逆之 **周禮注** 路寢門一名畢

門 **范祖禹**曰成王崩時太子必在側特出而迎之

所以顯之于眾也

葉時曰虎賁之士非太宰之屬而太保得發之則

太宰兼總兵衛亦明矣然呂伋雖掌兵非有宰臣

之命則不待以擅發召公雖制命非有二卿將命亦不得以專行兵權散主不在一人可見周人制兵之深意

設黼宸綴衣

爾雅戶牖之間謂之宸**孔傳**屏風畫為黼通文置

戶牖間**疏**云考工記畫績之事白與黑謂之斧是

用白黑畫屏風置于宸地言此于四座之上蓋黼

宸綴衣四坐皆設之附**蔡傳**設帳按周禮掌次

掌凡邦之張事凡喪王則張席三重

牖間南嚮 篋席

呂祖謙曰牖序夾房階塾前皆指路寢言之牖間

南嚮就路寢寔牖間南向設此座也間者寔東戶

西戶牖之間也即當宁之所

周禮司几筵云王位設黼宸宸前南向設莞筵

紛純加纁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孔疏**篋席即周禮

次席鄭玄注彼云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與孔

傳合坐席皆敷三重舉其上而言重知其下更有

席也**方回**曰古天子受朝皆立燕則坐坐必有席

席有重敷之不同附**蔡傳**變几仍几按周禮注

吉事謂王祭宗廟祿饋釋每事易几神事文示新

之也凶事則不知伸之所之仍在位皆設爾

西序 底席

孔疏西序東序路寢之東西廂孫炎云堂東西牆所以別序內外也

孔傳底席蕝草**禮記注**謂蒲席為蕝草**王肅**云底

席青蒲席也**愚按**漢書丹伏青蒲即此

東序 豐席

孔疏燕禮云君席阼階之上西向知養國老饗羣臣與燕禮同

孔傳豐席莞**爾雅**莞苻薜注今西方人呼蒲為莞

蒲又云葦鼠莞注纖細似龍須今蜀中所出莞席也**袁黃**曰按莞草似蘭可以為席詩上莞下簟是也蔡傳以為筍席誤

西夾 筍席 玄紛純

孔疏天子之室有左右房房即室也以其夾中央之大室故多夾室此坐在西廂夾室之前**金履祥**曰天子之屋四雷為四阿四个而有東西夾大夫士止有東夾然亦不敢為阿个也今此不言東夾惟言西夾而又南向與當扆同蓋東夾者即初喪宅宗之翼室而西夾者則新陟王西階之殯宮也

卿大夫無可失則殯于西階之上士殯于客位惟
天子有西夾其殯畢塗屋故于西夾為之
孔傳筍藉竹玄紛黑綬**疏**云釋草筍竹萌蓋竹初
萌生者是筍為藉竹取其皮以為席也紛者組之
小別鄭玄周禮注云紛如綬有文而狹于此注云
以玄組為之緣是也

天子朝覲聽治養老和燕各有定處平居四席各
因事而設今則並設於殯前也

越玉五重陳寶赤刀琬琰夷玉天球大
具西房東房

鄒季友曰越玉五重古今異釋皆未妥恐仍以孔
傳為正越即前篇亦越之越承上為義五重者弘
璧也琬琰也大玉也夷玉也天球也重者一雙也
古者雙玉為設陳寶即赤刀大訓河圖也取玉五
重也者間于三寶之中所以重寶也此六字總目
下乃分別言之大全陳大猷
誤與此同

孔疏鄭注云赤刀者武王誅紂時刀赤為飾周正

色**鄒季友**曰蔡傳赤刀赤削也削音笑刀室也今

亦作鞘朱其刀室因曰赤刀也禮記少儀云刀授
穎削授柎
此同又周禮築氏為削讀

如字却非

削為刀之別名禮記疏謂

削為曲刀

禮五誤釋耳

孔疏周禮典瑞云琬圭以治德琬圭以易行則琬
琬別玉而共為一重者其形質同也考工記云琬
圭琬圭皆九寸**古器考**圓玉曰璧銳上曰圭琬有
鋒芒琬無鋒芒

袁黃曰爾雅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玕琪焉
許慎馬融鄭玄皆以為即此夷玉謂東夷之美玉
也蔡傳從孔訓常常則何寶之有

按天球玉之可為磬者孔疏云雍州所貢璞玉未

見琢治故不以禮器名之蔡傳訓鳴球則是樂器
不當列之于玉矣

鄒季友曰貝水中介蟲九真文趾所產大者至一

二尺煮其甲以備器用或白質黃文或黃質白文
或白質如玉紫點為文皆行列相當書大傳云文

王囚于美里散宜生得大貝如車渠以獻紂鄭玄

注云車渠輞也

車輪外

圓曰輞大貝如車之渠沈存中云

車渠蛤屬生南海中大者如箕皆有渠壘如蚌殼
攻以為器如白玉鄭說非也

鄒季友曰

一得以東西序為東西序坐北西房為

西夾室東人為東廂夾室皆未知何據詳東西序皆有室兩坐皆諸器物皆陳列于內室赤刀以下諸物貴重必陳之于前故言東西序舞衣以下諸物必陳之于後故言東西房或言序或言房變文耳東西兩序之室外即兩階之前兩塾之內乃五輅所陳之處也

大輅至之前

孔傳大輅玉綴輅金面前皆南向其輅向南先輅象次

輅木皆在路寢門內左右塾前其輅向北**疏云**四輅兩

兩相配先與大上下相對次與綴上下相對不及革輅者以革輅是

兵戎之用周禮革輅建太白以印于此不必陳之

蔡傳以先輅為木路次輅兼象輅革輅與孔不同

程伯圭曰周禮巾車五輅惟玉輅金輅無副車象

輅革輅木輅皆有副車玉乘玉輅餘四輅皆從是金綴于玉也乘金輅餘三輅皆從是象綴于金也

若乘象路革路木輅則各自有副車他輅不復連綴矣是象輅當附綴路之列不當附次路也路與

輅通**陳啟源曰**周禮巾車玉路為貴金路次之象

與革又次之木路最賤蔡氏知引為證矣然謂賤者行宜表曰在先故謂之先路象革次之為次路

此以意卜人之耳按禮器云禮有以少為貴者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郊特牲云大路繁纓一就先路繁纓三就次路繁纓五就注疏謂五就為是蓋節級相降降每加以兩則三就之下不應七就也要皆以少為貴則先路貴于次路可知矣又左傳襄十六年鄭伯賜子展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時子展位上鄉子產位在四則先路貴于次路又可知矣蔡氏既知象貴于木而反以為次貴于先何其謬耶

孔疏成王殯在路寢下云二人執惠立于畢門之

內畢門是路寢之門知陳車輅在路寢門內也左塾者門內之西右塾者門內之東從北面言之為左右也程伯圭曰蔡傳殯在西序按成王之殯堂在堂上西楹之西序者堂下之室也非殯所在當云殯在西階之上

檀弓周人殯于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此的證

雀弁執惠 階祀 東垂西垂 側階

孔疏士入廟助祭乃服雀弁于此服之者士衛王殯與在廟同垂旒為冕無旒為弁雀弁色赤而微黑如雀頭也惠以下七兵經傳多言戈餘皆無文鄭玄云惠五斜刃直芟刈戈今之白子戟劉今之

饒斧鉞大斧鉞翟蓋今三鋒矛銳矛屬蔡傳引說文云銳當

作銳

孔疏祀堂廉廉者稜也所立在堂下近于堂稜

按東垂西垂在堂東西畫簷下疏謂東西堂之階

上似太遠

鄒季友曰蔡傳側階北陸陸之階誤按鄭玄王肅以

側階為東下階是也雜記稱夫人升自側階注亦

云旁階也嗣王自翼室適殯所往還必由之地故

特備儀衛焉

孔疏立畢門及夾兩階服弁者皆士也以去殯遠

故使士為之立堂上堂外服冕者皆大夫也以去

殯近使大夫為之先門次階次堂從外向內而序

之也次東西垂次側階又從近向遠而序之也前

陳坐位器物皆以西為上由王殯在西序故也此

執兵宿衛之人則先東而後西者以新王在東故

也在東翼室

自狄設黼宸至此幄座靚深寶玉焯熒車輅列峙

兵衛森嚴肅然起嗣王委重投艱懼不克承之意

亦顯然示天下以尊無二上正統相傳陰絕覬覦

不臣之萌也豆徒壯國華彰備物已哉蔡傳引

東萊論極補性棺周廬見秦紀執戟見漢紀

麻冕服裳

賓階

蟻裳

夏撰曰麻冕用極細布即袞冕**胡氏**曰麻積麻為

布冕冠上板也謂之緇布冠者染布為赤黑色也

凡布八十縷為一升麻冕以三十升麻為之是二

千四百縷矣**蘇傳**麻冕之裳四章此獨用黼以釋

喪服吉亦變也下用蟻裳形裳而不用纁亦變也

禮祭服纁裳**朱子曰**麻冕乃是祭服顧命用之者

以其立後繼統事于宗廟故也在廟則凶服不可入

孔疏禮君升阼階此由西階升者未受顧命猶以

子道自居不敢當主也**愚按**成王殯在西階之上

故升自西階以就殯也

蘇傳禮記子張之喪公明儀為之志焉褚幕丹質

蟻結于四隅殷士也鄭玄云畫楮之四角其文如

蟻行往來相交錯殷之蟻結如今蛇文畫豈蟻裳

亦為此文歟

太史 上宗奉同瑁

孔疏太史乃太宗之屬而先于太宗太史之職掌

冊書此禮主為冊命事重故先言之

上宗即太也變文言上者**鄭玄**云宗伯大小三

人此其上二人也一人奉同一人奉瑁愚按同瑁
恐無一人并執之禮禮記此說當存
陳啟源曰按孔傳瑁所以冒諸侯圭以齊瑞信疏云此瑁惟冒
圭不冒璧璧亦稱瑞不以齊信未得而聞之也蔡
并言冒圭璧不知何據
三宿三祭三啜

孔疏爾雅云肅進也宿即肅也三宿謂三進爵者
從立處而三進至神所也三祭酒者三酌酒于神
坐也每一酌酒則一奠爵于地鄒季友曰禮吉祭
尸受酒灌于地此言吉祭不迎尸故王代神祭酒

也

東璋

附考蔡傳圭瓚璋瓚按圭瓚者酌爵也之杓杓下有
槃瓚即槃之名也圭為杓之柄故謂之圭瓚半圭
曰璋

拜王答拜二章

鄒季友曰前太保拜白成王以事畢也王答拜敬
所白也後太保拜飲福酒而拜神賜也王答拜代
神拜也此非正祭不立尸蔡傳以為代尸拜非也
陳師凱曰王答召公拜也君在廟門外則全于

君在廟門則全于子冢宰元老大臣先之拜告
傳頌命繼之拜為禮成康王主喪立柩前其答拜
禮亦宜之冢宰傳頌命以相授見大臣如見先王
也王答名公拜敬大臣即以敬先王也

廟門

鄒季友曰

爾雅室有東西廂曰廟

疏云凡太室有東西廂夾室及

前堂有序

不專以神居為廟也上文東序西序即

東西廂也東西廂惟路門內有之故獨稱路門為
廟門禮記聘義云三讓而後傳命三讓而後入廟
門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則所謂廟門但指

路寢之門而言初非言神居亦非因有殯也周禮
司儀載諸侯相見交幣之禮亦有及廟之文今人
尚有廟堂廟廊之語孔氏謂殯之所處故曰廟而
蔡氏因之蓋泥于神居為廟也

康王之誥

伏生伏以此篇合于顧命共為篇

王出在應門之內 右秉黃朱 壤奠

孔疏天子五門皋雉庫應路也顧命畢門即路寢

之門此云王在應門之內蓋出路門始至應門之
內也 **鄒季友曰**按應字平聲為正音去聲為借音

故陸氏于山無音禮記疏云應當也謂南向當朝
正門也周禮注天子外朝一內朝二外朝在庫門
之外聽獄蔽訟之朝也治朝在路門之外王日親
治之朝也燕朝在路門之內會宗人圖嘉事之朝
也此應門在庫門內路門外蓋治朝之所也 **程**
伯圭曰左右二字當自為句言趨而左趨而右也
孔傳諸侯陳四黃馬朱鬣以為庭實 **疏**云朱非馬
色定十年左傳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
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是古人貴朱鬣知
朱者朱其尾鬣也按周禮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

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黃以黼六物以和
諸侯之好下云奉圭兼幣幣即此馬是也 **王綱**振
曰黃朱是幣當依蔡傳後注古人以一為奇二為
偶三為參四為來此云布乘黃朱者言所布黃朱
之幣各四也故下言奉圭兼幣圭是王朝所頒執
以代瑁此信瑞也幣是諸侯所獻執以為贄此壤
奠也武成言篚厥玄黃幽風言我朱孔陽此黃朱
之證也五色黃中朱正以象君德非陳四黃馬而
朱其鬣也 按乘不止言馬左傳以
乘草尤可證此說亦通
壤奠土壤下出之物以為贄而奠于地如奠雁之

奠諸侯享人其物不一舉圭馬以例其餘依注

鄭玄云禮春受贄于廟受享于廟此朝兼享禮與

常禮不同

咸進相揖 誕受美若

古今考古之揖天子以待臣下以手著胸曰揖蓋

雙拱向胸也下手曰拜 **呂祖謙曰**二伯率諸侯

列門左右朝會分班儀也太保芮伯咸進相揖朝

會合班儀也始而分班則諸侯兩列西伯與東伯

之位相對今而合班則六卿前列冢宰與司徒之

位相次

袁黃曰說文羨進善也若順也言文武能善進順道

故大受天命蔡傳引蘇氏說文王出羨里之囚天

命始順牽強難通且言文王猶可言武王則益謬

矣 周洪謨曰按韻書羨善也若順也誕受美若者

蒙上言皇天以大邦殷之命矣惟周文武大受而善順之大受見極負荷之重善順見有靈承之實也

不平富不務咎

蘇傳詩歌文王之德曰陳錫哉周言其布大利以

賜天下則天下相率而載周依古及其亡也以榮

夷公專利今康王所云不平富者豈非陳錫布利

也歟所謂不務咎者豈非不專利以銷咎怨也哉

即位而首言此其興成王皆致刑措宜也

曰易剝象取厚下以安宅蓋民厚而君可托也乃
哀多益寡稱物平施于謙象發之山高則損地卑
則益以財分人則貧富均矣平乃厚民第一義也

釋冕

釋冕反喪服東坡嘗非之潘元善以問朱子朱子
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如伊訓元祀十
有二月朔亦是新喪伊尹已奉嗣王祇見厥祖固
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主皆行冊禮君臣亦皆吉
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韓文外集順宗實錄

中可考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諸侯
以國為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為私服也五代以來
此禮不講始終之際殊草草矣葉夢得曰康王此
舉必有大不得已而然者蓋成王初即位猶有三
監殷民之變微周公天下未可知况不及成王周
公者乎故召公權一時之宜而遽正君臣之分若
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亦天下之大義也通
喪天下之所同大義天子諸侯之所獨故不以通
喪廢大義而吉凶又不可相亂則以冕服朝諸侯
以為常禮則不可以為非禮亦不可傳及後世卒

不能奪康王之所為然後知此書之錄于經非孔子不能權之于道以盡萬世之變也呂祖謙曰顧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之誥康王所以正其始也舜除堯之喪格廟而咨四岳成王除武之喪朝廟而訪羣臣皆百王之正禮然成湯方沒伊尹遽偕羣后侯甸陳訓太甲焉禮固有時而變矣說者不疑太甲受伊尹之訓于居憂之時乃疑康王受畢召之戒于宅恤之日甚者以晉辭諸侯為證然則隆周之元老反不若衰晉之陪臣耶 按以上諸說當與蘇說並存胡康侯傳春秋乃云是時成

王方崩就殯猶未成服故用麻冕黼裳乃受顧命誥諸侯然後成服宅憂愚謂經文明言王反喪服則先時已成服矣禮天子七日而殯自乙丑至癸酉凡九日無不殯者殯後無不成服之理章俊卿又言古天子諸侯既殯即嗣位改元康王所行正人君即位之常禮春秋時之踰年即位及嗣君稱子乃夫子書之以著其變周制而啓亂源此說吾尤不敢信

尚書埤傳卷之十五

吳江 朱鶴齡長孺 輯

同邑 包 咸自根

甥 王化浩翊蒼 訂

畢命

金履祥曰分正之命惓惓于生厚之遷保釐之

冊汲汲于餘風之殄跡商民之所為自秦漢言之坑戮誅夷而已而乃待之如此此所以為周家之忠厚也前儒謂東遷之後衛之俗淫鄭之俗靡魏之俗嗇齊之俗詐獨東周忠厚之風數

百年不歃盟向之民不肯歸鄭陽樊之民不肯歸晉及其末也九鼎寶器皆入于秦而周民卒東亡豈非王化之入人深乎

弼亮四世 正色

孔疏晉語說文王之事云詢于八虞訪于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則畢公于文王之世已為大臣也

附考

蔡傳

表儀朝著

與守同

按左傳叔向曰朝有著定

杜預注朝內列位常處謂之表著

殊厥井疆 郊圻封守

用也

呂祖謙曰周公始遷商民戒長治者不忌凶德包以大度善惡並育以安反側也至君陳則商民寢服周化故簡修進良猶未大區別也至康王則世變風移矣苟猶兼蓄並容則餘孽不除終為良民之害故命畢公分別里居惡將無以自容勢不得不入于善此周治之成也蓋惟式化之時乃舉此政在易五陽一陰然後可以夬決揚庭不知時義而錯施之為惡者衆或以召亂

王樵曰畢公分正東郊耳以郊圻封守屬之何也

蓋當時洛邑與宗周通封畿宗周方八百里洛邑方六百里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為千里然則洛之封畿即鎬京之封畿鎬為洛之根本為鎬之陪輔形勢合而不可以分周公營洛取四方朝享道里均而已初未嘗欲舍鎬京而廢祖宗之舊也知此乃知康王命畢公申畫慎固之深意不剛不柔

呂祖謙曰始皇以安危係于匈奴而急之以剛德宗以安危係于藩鎮而緩之以柔皆以致亂君牙音雅

陳師凱曰君牙稱君必有國武王時芮伯為司徒伯爵諸侯也君牙或是其後顧炎武曰古有人臣而隆其稱曰君者周公若曰君奭是也成王之書王若曰君陳穆王之書王若曰嗚呼君牙亦此例也漢世人主猶稱丞相為曰君侯

先正舊典

下既言祖考則上言先正字自當指為先賢不應四句之中乃爾重複

罔命

王樵曰金氏以此篇與呂刑為穆王末年悔過

之書註篇首嗣先人宅不后語恐非末年所作
出入起居至不減

鄒季友曰出入起居發號施令正言太僕職也蓋
太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
逆天子起居號令皆與有職焉

繩愆糾謬

黃度曰繩愆糾謬諫諍之事也古者諫無常職百
官官箴王闕然近而易入莫如僕御之臣故穆王
專責伯冏以諫諍之事漢諫大夫議郎博士與郎
官常從得三代餘意唐諫官屬兩者謂之供奉官

隨仗入閣而勢疎遠矣

正于羣僕侍御之臣

周禮夏官祭僕掌眡祭祀隸僕掌五寢掃除戎僕
掌馭戎車齊僕掌馭金路道僕掌馭象路田僕掌

馭田路愚按太御中大夫太僕下大夫並見夏官

此乃太僕正也孔傳以為太馭非孔穎達疑下大

夫不得為正夫太僕之職王出入則自左馭居左

不駢乘而前驅最為親近故以君德責之豈論官

之高下耶 **張栻**曰公卿進見有時僕御褻近無

間有時者見其尊嚴無間者知其情性是故救過

此亦仍曰夏官
掌馭戎車齊僕掌馭金路道僕掌馭象路田僕掌馭田路
此乃太僕

所僕
以正法太僕之屬

于無事之時易為力救過于已發之後難為功
慎簡乃僚 便辟側媚

孔疏府史以下官長所自辟除命士以上皆非人
主自選**黃度**曰如唐時節度使得自選僚佐請命
天子而用之非徑自辟除也

孔疏便辟者前卻俯仰以足為恭媚愛也側媚為
側行以求愛

惟貨其吉

呂祖謙曰後世近習更相表裏鮮不以利合舍人
才而論貨財近習之通弊也自盤庚戒總貨寶至

此復見之成康文武之隆未數數以貨防其臣也
豈非商周之衰乎

呂刑

孔傳呂侯為天子司寇**疏**云篇名呂刑經皆言
王曰知呂侯以穆王命作書也書傳引此篇之

言多稱甫刑大雅崧高云生甫及申王風揚之
水云不與我戍甫必子孫改封于甫也

城四岳所受封括地志故呂
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四十里**董鼎**曰穆王之意

重在贖刑故取金作贖刑以為據孔子未定書
以前舜典猶作夏書序者謂訓夏贖刑蓋本諸

水經注
宛西呂

此鄒季友曰古者刑清律簡至周而律令益繁
穆王哀民之易麗于法也故五刑之疑各以贖
論觀其訖貨惟富之戒必非為斂民財而仁也
刑之可疑者則赦其罪而罰其金乃哀矜敬慎
之至非謂罪皆可贖而使富者得生貧者獨死
也一篇之中察獄情之隱痛鑒天道之難欺咨
嗟懇惻諄復詳練罰贖特篇中之一事耳小序
專言訓夏贖刑遂使解者肆為詆譏惜哉陳啓
源曰呂刑一篇皆哀矜惻怛之意其言贖者不
過墨辟疑赦以下數語耳仲默以為專訓贖刑

蓋誤解書序也書序訓夏贖刑贖謂罰贖刑謂
五刑疏云罪實則刑之罪疑則贖之故並言贖
刑非是惟訓贖罰也其語甚明仲默不察乃誤
合贖刑為一又加以專字而呂刑遂為贖貨鬻
獄之書矣鄒氏善知經意而歸罪書序其亦未
審正義之言乎

百年耄

耄字

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周本紀

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立五十五年崩

孔傳

穆王即位過四十矣疏云孔不知出何書史

遷若在孔後當各有所據此云百年乃從生年而

數

蘇傳

荒大也度量也

鄭樵說同

呂祖謙

曰世衰則

情偽繁人老則經歷熟穆王之時姦宄日勝作書

于老年閱世故察物情者審矣故于古今狂狷言

之畧盡**袁黃**曰穆王命呂侯訓刑有悔其巡遊之

意故夫子錄之若是昏亂荒忽將何以訓耶**王樵**

曰呂侯為王更定贖刑新制具載刑書因諸侯來

朝王使呂侯以書之意告命之蓋周制五刑凡二

千五百未有五刑之贖而此增至三千又為五罰

皆呂侯所參定也 **周禮**太宰之職五曰刑典以

詰邦國

蚩尤

鴟義

矯虔

孔疏傳云九黎之君號曰蚩尤按五帝本紀神農

氏世衰諸侯相侵伐蚩尤最為暴虐黃帝乃徵師

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遂擒殺蚩尤又楚語

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人神雜揉家為巫史禍災

薦臻顛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火

韋昭引唐尚書云火當為

北正黎司地是蚩尤在炎帝之末九黎在少昊之

末二者不得同也韋昭云九黎氏九人蚩尤之徒

也鄭玄云九黎學蚩尤為亂者在蚩尤之後

袁黃曰鄭玄云盜賊狀如鴟梟按鴟梟陰類晝伏

伺物而動得時而張以比盜賊最善名狀

釋詁 虔固也 **韋昭**曰強取為虔 **方言**秦晉之北鄙

燕之北郊謂賊為虔

苗民 唯作五虐之刑 至 劓刵極黥

孔傳三苗之君頑凶若民 **疏**云鄭玄以為顓頊誅

九黎至其子孫為三國高辛之衰又復九黎之惡

堯興誅之 按周語云王無亦監于黎苗之王楚語

九黎亂德顓頊滅之高辛氏衰三苗又亂堯末其

堯誅之三苗九黎之後也與康成說同 堯末其

黨在朝舜臣堯又竄之後禹攝政又在洞庭逆命

禹又徂征之此族三生凶德故著其惡而謂之民

吳澄曰苗民三苗之君也蠻獠之鄉擅自雄長雖

君其國非受天子之命也其實一民而已 **愚按**左

傳縉雲氏有不才子天下之人以比三凶謂之饗

饗下云舜臣堯誅四凶族則饗饗即三苗也三苗

特別于三族以非帝子孫

陳師凱曰呂氏謂古未有五刑制自苗民聖人不

得已而用之非也舜典稱象以典刑流宥五刑下

下方及誅四凶三苗居一焉蓋五刑其末久矣豈

有苗民始作五刑舜乃效尤用之之理鄭殺鄧析

而用其竹刑傳猶譏之孰謂舜誅三苗而乃效尤

其法乎經文五刑曰虐剝刑極黥曰淫可見非即古之五刑必更于無辜之人暴虐淫縱用之如紂之炮烙剖心孫皓之鑿人目剝人面之類耳子討有罪五刑五用帝王相承莫之能改而謂始于苗民乎極是極竅非止宮刑
黥是黥面非止墨刑

遏絕苗民

孔傳皇帝帝堯也**疏云**此言遏苗民下即言命重黎命重黎是帝堯之事知此滅苗民亦帝堯也滅苗民在堯之初興堯末年又有三苗者禮天子不滅國擇其次立之此五虐之君已殄厥世其改立

者復在朝稱凶族故竄之

舜典疏云三凶皆王臣三苗應亦諸侯之國入

仕王朝者

愚按

蔡傳以下章命重黎即羲和其為堯事

明矣而此章皇帝乃釋為舜何也應取注疏正之乃命重黎 絕地天通罔有降格 非常

孔傳重即羲黎即和堯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時之

官

楚語重黎氏世序天地而別其分主

使人神不擾各得其序天神

無有降地地祇不至格天**疏云**堯典乃命羲和欽

若昊天即國語所謂三黎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

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也**愚按**據楚語則堯

命羲和乃是修復顓頊之政揚雄云羲近重和近

黎楊龜山謂義和非即重黎也近之而已重黎司

天地義和掌日月春夏陽也故義近之重秋冬陰也

故和近黎左傳稱重為勾芒黎為祝融釋六事少

融重為南正而楚世家黎高陽之後困學紀聞黎膏祝

同以重黎為祝融謬矣王樵曰不曰絕天地通而曰絕地天通者地民也

天神也神本無通乎民興之常自于下故曰絕地

相通降格即通天地地通蘇傳苗民瀆于詛盟神人

相亂如左傳統之亡有神降于莘此類是也

按歐陽永叔本論謂佛老之害在修其本以勝之

本于孟子反經反經之說則本于此章經反常也人

之元氣實則邪氣不得干世之常道明則誕說無

由入

皇帝清問下民

按皇訓大皇帝猶言大帝也上章皇帝謂堯此章

謂舜陳師凱曰表記引德威惟畏德明惟明繼之

曰非虞舜其孰能如是乎則皇帝為舜明矣上言遏絕苗民此云有辭于苗明是二時二事孔

傳此章亦以為堯者舜之竄苗在受終居攝以前

其時舜未稱帝也

伯夷降典折民惟刑 農殖嘉穀

孔疏三后之次禹功當在先經首及伯夷者典禮

是民心之所急將言制刑先言用禮刑禮相須重禮故先言之也呂祖謙曰當時承蚩尤之後人心盡惑已久未易遽勝伯夷乃降天地人之祀與使知天地之性鬼神之神德森然各有明法向之盡惑者始消蕩無餘所謂折民惟刑也吳澄曰折斷斯後賢亦謂先正神祠然後民知為善王應麟曰人心不正雖有土不得而居有穀不得而食呂刑所以先伯夷而後禹稷也小雅盡廢其禍烈于涿水四維不張其害惜于阻饑

孔傳農畝生嘉穀農謂三農也前此民猶雜食草

木實自稷教稼穡民始殖嘉穀矣蔡傳農訓厚恐不如古注率乂于民棐彞

蘇傳苟悅有言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形後漢書荀悅傳作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笞以加小人化其形也君子不犯辱况于刑乎小人不忌刑况于辱乎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墮于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小人而納于君子之塗此率乂于民之謂也

訖威訖富 自作元命

王綱振曰訖字當依商書訖我殷命解謂威福二

者盡斷絕也

訖絕心言當絕威虐之事與貨賄賂之門

按元命注疏皆以壽命言蔡傳無明解惟金吉甫

云獄者民之司命天之司所托令生殺予奪上與天對

此說最佳所謂代天討也

王樵曰典獄非訖于威一章當移置四方司政典獄章下舊接棐彛句後語意不倫威富奪法乃末世事虞廷蓋未有此而訖于威訖于富亦未足以言臯陶也穆穆在上章結上文之意已盡此下更端欲今之典獄者以伯夷為法以苗民為戒法伯夷敬忌其要也戒苗民威富其首也舊本錯簡無

疑

格命

格孔疏云至也謂至善之命國曰言感格爾心之

誥命

何度非及

蘇傳罪非已造為人所累曰及秦漢間謂之逮獄吏以不遺支黨為忠以多逮廣繫為利故大獄有逮萬人者國之安危位祚長短咸係于此

正于五罰正于五過

王樵曰正于五罰即流宥五刑正于五過即青災

肆赦但穆王新定贖法罰以贖言非復古者降等之用矣

按呂刑所謂正漢人謂之當言情法相當也東萊曰古者因情而求法故有不可入之刑後世移情而合法故無不可加之刑罪

五過之疵

此病在惟出人罪孔蔡二傳以為出入人罪蓋有罪而妄出則無必罪而妄入也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惟貌有稽

黃度曰赦者直免之刑罰之疑皆直免之故別出

孔傳刑疑赦從罰罰疑赦從免非也上文不簡不服皆謂有不盡之情非疑也疑則直免耳

周禮以五辭聽獄訟辭聽色聽氣聽耳聽目聽也

鄭注辭聽觀其言不直則煩色聽觀其顏色不直

則報然氣聽觀其氣息不直則喘耳聽觀其聽聆

不直則惑目聽觀其眸子視不直則眊**王樵**曰經

文貌字該氣色耳目蓋以詢鞠覈其言因察之于

視聽氣息之間也心在辭則情在貌不暇相顧

罰鍰閱實其罪宮辟五刑之屬三千上下

比罪至不行惟察惟法

爾雅 錕六兩所罰皆銅大辟千錕為銅三百七十五斤

馬端臨曰閱實其罪蓋言罪之無疑則刑可疑則贖皆當閱其實也所謂疑者何也唐虞之時刑清法簡是以贖金之法止及鞭朴至周而文繁俗敝五刑之屬至于三千若一按之法而刑之則舉足入牢矣是以穆王哀之而五刑之疑各以贖論即以大辟言之其屬二百豈無疑赦而在可議之列者如漢世出師失期之類于法當死而贖為庶人亦其遺意也或曰罪疑則降等施刑可矣何必贖

也曰古之議疑罪者降等一法也罰贖亦一法也虞書罪疑惟輕此書上刑適輕下服降等法也虞書金作贖刑此書五刑有贖罰贖法也固並行而不悖也

孔疏宮刑本制為淫者後人蒙此罪未必皆為淫如小雅巷伯以被讒太史公以救李陵非坐淫也

王應麟曰崔浩漢律序文帝除肉刑而宮刑不易

書正義隋開皇之初始除宮刑按通鑑西魏大統

十三年三月除宮刑非隋也按疏云近代反逆

應死者皆宮之隋開皇初始除男子宮刑婦人猶幽閉于宮孔仲達唐初人其言必核

三禮考注書大傳決閔梁踰城郭而畧盜者其刑

贖即刑刑周禮作刑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觸易君令

革輿服制度姦宄盜攘傷人者其刑劓非其事而

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祥之辭者其刑墨降

叛盜賊劫畧攘奪矯虔者其刑死呂祖謙曰周禮

五刑之屬二千五百穆王雖多五百章而輕刑增

重刑減墨劓所增皆輕刑宮所損二百大辟所損

三百皆重刑刑刑無增減居輕重之間也

陳師凱曰天下之情無窮刑書所載有限不可以

有限之法而盡無窮之情又在用法者斟酌而損

益之蓋古者任人不任法法所載者任法法不載

者參以人上下比罪是也陳大猷曰當上下比罪

之時吏多因緣為奸故戒以無差亂其辭而妄比

附用今所不行之法而強比附不行謂昔嘗有此

例今不可行如漢長安賈人與渾邪王市者罪當

死汲黯曰愚民安所知市賈長安中而文吏以為

闡出財物如邊閔乎此類以乃不可行者比附也

蘇傳察我心也法我法也內合我心外合國法乃

為得之

非佞折獄 有并兩刑

王樵曰口給者屈人以言不能求情其弊將有如路溫舒所云囚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却則鍛鍊而周納之此酷吏之弊也然以折佞獄其流必至于是

陳師凱曰兩刑謂一人有兩罪一罪有二法并具上之以聽命于上不敢專也蔡傳欠詳

私家

呂祖謙曰以私意而家于獄謂出沒變化于獄詞之中以為囊橐窟穴也**陳師凱**曰私家如禮記君子不家于喪之家

五極

不曰五刑曰五極者刑乃毒民之具即洪範六極之極

文侯之命

夏撰曰此書作于平王遷洛初年錫命文侯猶有天子之權苟能自是振刷周道亦未至盡墜奈何至魯隱初在位且五十年竟以不振故孔子託始隱公而春秋作焉書終文侯之命孔子猶有望于平王春秋始于隱公孔子蓋絕望于平王也**金履祥**曰東遷君臣皆非有中興之才

與志平王頽墮前儒固論之矣當是時定難立君惟秦晉鄭衛四國耳秦襄與戎世仇勢亦不兩立其與戎力戰固亦自為不獨為王室也平王以岐豐之地與之使之自取時犬戎蟠據平王不得不以許秦秦以不得不取父子力戰二十一年而始得之固已不暇東畧矣傳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晉居河北表裏山河足為屏輔然文侯前有殤叔之難後有曲沃之封晉之替實自此始平王命以歸視爾師則固不以興復期之而興復亦豈文侯所能哉平王申出也鄭

武公娶于申當桓公敗亡之餘其衆又散為南鄭武公以婚姻之故迎王于申立之東取虢鄆以為己邑志願足矣遑問王室獨衛武公之賢足以有為然觀平王戍申之舉則可得其依鄭之心想其柄任衛武未必若鄭武之專且久四國之外又未聞有將兵匡衛者東遷之初事勢如此所以不復能中興也豈獨平王之罪哉○
愚按周本紀平王東遷不載歲月以年表推之幽王驪山之禍在庚午平王東遷洛邑在辛未世家却盡連書于一年愚嘗攷之西周亡後不

即東遷本紀云犬戎殺幽王于驪山下虜褒姒
盡取周賂而去諸侯乃即申侯共立故太子宜
臼是為平王據此則平王先逃在申諸侯求而
立之立後乃遷洛也又左傳云幽王用愆厥位
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郊廓攜王
不言何人曰奸命則必不當立而立者杜預以
為幽王少子伯服非也幽王在位十一年三年
嬖褒姒伯服之生不過數齒且幽王以褒姒亡
國褒姒既為犬戎虜去必無復立其子之理考
竹書紀年幽王見弑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太

子宜臼于申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攜

攜地未詳所在

是謂攜王竹書之言雖未可深信而攜王則不
妄當是幽王既隕攜王僭位諸侯乃共舉兵黜
之而迎立故太子宜臼其遷洛未定何時大抵
自犬戎發難至平王東遷必非止一二年間事
正月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又云哀我人斯
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正西周亡後王
位未定時作也竹書又云攜王為晉文侯所殺
以此書用會紹乃辟及多修扞于艱等語驗之
正合其時衛武公鄭武公秦襄公同獎王室而

平王于文侯獨加殊禮有秬鬯圭瓚之賜殆以
殺檇王之故歟太史公紀幽平間事甚畧故為
詳考之如此

先正之臣

鄒季友曰詳先正蓋指亂臣十人之徒如言先正
保衡非謂文侯祖父也唐叔受封時尚幼未嘗逮
事文武

殄資澤于下民

呂祖謙曰資澤下殄如詩所謂喪亂茂資曾莫惠
我師蓋推原禍亂所由本實先撥也百圍之木膏

液內涸然後大風得而拔之未有斯民資澤未殄
而我狄能乘之者也

會紹乃辟

袁黃曰平王失愛于父依託母家此離也戎殺其
父國統已亡此絕也文侯起定其難正是合其離
繼其絕也

秬鬯一卣

黃度曰周禮九命作伯錫秬鬯蓋謂以三公為二
伯者周公宅洛成王賜秬鬯其時周公以三公分
陝也召穆公平江漢宣王賜秬鬯穆公亦必為三

公晉文侯不為三公而用此禮考其命辭亦非伯蓋非周之舊典矣其後文公不為三公而襄王賜之秬鬯弓矢乃以文侯為故事故曰鄭伯傳王用平禮也

費誓

[按]費本魯附庸國併于魯後為季氏邑今沂州費縣西有古費城去曲阜故城三百里費非魯近郊蓋當時治兵于費○**[呂祖謙]**曰徐戎淮夷世為周患者之大誥及大雅江漢常武二詩自成王至宣王每有叛亂朝廷為之動搖非小寇

也禹之家學見于甘誓周公之家學見于費誓啓之嗣位驟當有扈之變伯禽就封驟當徐夷之擾觀其誓辭曲折纖悉若老于行陣者是以知古聖人之家學蓋本末具舉而無所遺也○**[王應麟]**曰子夏問金革之事無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鄭注云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征之作柴誓後世起復者皆以伯禽藉口考多方篇王來自奄孔注云周公歸周之明年淮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誓魯世家伯禽即位之後有管

蔡等反淮夷徐戎並興于是伯禽率師伐之于
盼費史記作盼誓二說雖不同然可證伯禽在
淮徐在周公未沒之時非居喪即戎也左傳殺
之役晉始墨若伯禽行之則晉不言始矣記禮
之言恐非謂費誓也

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孔傳伯禽為方伯監七百里之諸侯帥之以往征
此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並起為寇此戎夷帝王所
羈縻統敘故錯之九州之內秦始皇逐出之
蔡傳
猶云往者
疏云始皇逐戎夷經傳不載始皇距孔
本蘇說

君初僅可三四十一年古老猶在及見其事故孔知
之也**愚按**西周之末戎偪諸夏自隴山以東往往
有戎渭北有翟獯邽冀之戎涇北有義渠之戎洛
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驪戎伊洛有陸渾之戎始
皇所驅斥者當是此種故漢初不聞為患若徐戎
淮夷則被服中華已久當始皇時固不得以戎夷
名之矣○**何楷曰**徂茲淮夷徐戎並興言往已中
淮夷之難矣今徐戎又蠢動也費誓之作惟征徐
戎如此讀便瞭然
敵乃干 備乃弓矢

敵猶繫也孔疏楯紛如綬而小繫于楯以為飾

孔疏備訓足每弓百矢弓十矢千使其數備足詩傳束矢五十矢也或臨戰用五十矢為束

牝牛馬 杜乃獲

牝即易童牛之牝施橫木于牛角也馬當是施之于脚此鄭玄說

孔傳獲捕獸機檻疏云獲作鄂也捕獸之器檻欄

也圈也設機于上曰機檻

馬牛其風 臣妾逋逃

孔疏牝牡相誘謂之風因牝牡相誘而至放逸去

也

袁黃曰古時邱甸法行牛馬皆養于民間此牛馬

臣妾斷是居民之物不然軍中安得有臣妾乎疏云古人或以婦女從軍故云臣妾逋逃此豈可訓

杜甫不云乎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

征徐戎 三郊三遂 甲戌我惟築

黃度曰徐戎興師壓魯境本牽制魯使不得會王

師伐淮夷魯征徐所以散淮夷之黨袁黃曰參觀

孔氏多方傳時成王已伐淮夷故魯惟征徐戎若曰量敵之堅瑕緩急必臨陣而後可見也

禮記疏古者兵賦之法王畿之內六鄉家出一人萬二千五百家為鄉則萬二千五百家為軍是一鄉出一軍也凡出軍之法鄉為正遂為副則遂之出軍與鄉同其王畿之外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出鄉遂故費誓云魯入三郊三遂是知諸侯有鄉有遂蓋鄉在郊內遂在郊外也魯頌公車千乘謂大總計地出軍公走三萬謂鄉遂之兵數也**林之奇**曰三遂意是指魯之三軍故說者多以為魯有三軍之証然苟以魯之軍制言何不言三鄉三遂乃謂之三郊蓋國必有四郊郊外為遂鄉

近于郊故以郊言之鄉遂之民分在國之四面當有四郊四遂其曰三郊三遂者因東郊受敵故使之專意拒守而調發儲峙則以責此外郊遂之民取給于不受敵之地也

蘇傳於我淮夷近在魯東郊不伐之于郊而載糗糧遠征其國既以甲戌築又以甲戌行何也伯禽初至魯魯人未盡附若伐之于東郊魯人自戰其地易以敗散築城而守之徐夷必征使土功不得成故以是日築即以是日行徐夷方空國寇魯魯侯乃以大兵往攻其巢穴興師之日東郊之圍自

解所謂攻其必救築者亦得成功也費誓言征言築而終不言戰蓋善于用兵者也

陳啓源曰蘇子之說固是機

但築者注疏言至日即築是築攻敵之壘距闡之屬兵法攻城築土為山以闚望城內謂之距堙非謂築城東郊以自守也東郊近國門已有城可守矣又何待築乎

吳澄曰峙糗糧不言魯人蓋伯禽為侯伯監七百里之邑侯率以同征糧食當自齊持蓋統告諸侯在會之人也楨幹芻芟北遠國所能齎故責之魯人也

秦誓

秦本紀 穆公三十三年敗于峭三十六年自茅

津渡河封峭中尸為發喪哭之三日乃誓于軍中思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謀令後世以記予之過與書序敗峭歸作誓不合**金履祥**曰左氏記秦晉之故甚詳而不及作事之事史遷繫作誓于取王官封峭尸之役蓋穆公自是不復用兵矣若如書序以為敗峭還歸之作則其後復有彭衙濟河之師安在其為悔過哉

民訖自若是多盤

蔡傳 凡人盡自若是多安于徇已此注不明**孔疏**

云 訖盡也自用若順盤樂也人之行已盡用順道

則身多樂稱古人言者悔前不順忠臣之謀也此
解當參之黃文叔用此說

番番 旅力 諠言

葉夢得曰番番猶世稱皤然**王十朋**曰番番與詩

申伯番番同

旅力引傳訓衆力詩傳旅力方剛亦訓衆夏氏曰
衆力如目力耳力手足力是也朱子詩傳云旅與
齊同**按**說文齊本作呂脊骨也韻會云齊通作旅
人之一身以脊骨為主故曰齊力朱傳得之

黃震曰蔡傳諠言謂杞子蓋穀之役實杞子啓之

然始禍雖在杞子成之者實在孟明孟明違父誤
君再敗秦師焚舟之役終無功自此秦晉連兵
數十年不解豈可以杞子始禍薄孟明之罪哉

沉隍

杙如木之動搖隍如阜之圯壞

林之奇曰書于呂刑下有文侯之命費誓秦誓三
篇竊意周太史所藏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至呂刑
而止自時厥後歷幽厲之亂簡編不接其間如宣
王中興會諸侯復境土任賢使能南征北伐錫命
韓侯申伯用張仲仲山甫其時大誥命多矣乃無

一篇見于書意宣王之書必亡失于驪山之亂孔子既取周太史所藏斷自堯典訖于呂刑于列國復得命誓三篇遂取而附益于其後愚按書錄文侯之命者何存晉也王迹熄而霸圖興晉于同姓最強主夏盟又最久微晉周其喪鼎矣故以此存之也釁費誓者何望魯也魯周公之胤文武不作矣東周猶可為乎元公之初國勢甚張故以此望之也錄秦誓者何警周也秦穆據有岐豐之地天下大勢駸駸而趨于秦文武成康之澤其燿乎故以此警之也刪詩之先唐風于秦風而躋魯風于

頌猶此志也